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马兰小说集

 **E-BOOK**
内网资料 非卖品

《双向街》

马兰

1

女人把自己从身体上解放出来等同于心灵的解放。

妇女的解放不单是走入社会工作就业赚一份薪水自用或养家糊口。

我的身体，我自己的。做自己的女人。

从身体入手，回到身体中去。

脱离男人几千年来为女人设计的形象之一整套男人话语。

女人不是做给男人看的。

富于自恋情结的女人别有一番风情。

女人向往腰瘦、臀肥无非因为这是男人对女人的性想象、性要求，女人便在此倾向中节衣缩食。不知这是女人的误区还是男人色盲。

难道只有当男人扬起鞭子抽打在身才感到自己是女人？

我当女人也有些年头了，年轻时把女人分为好看和不好看两大类，如今认为女人不过是假正经和不正经而已，万变不离其宗。

2

这是个奇异的时代。

男扮女装，女扮男装，主要是男扮女装。

猫不仅不吃老鼠而且老鼠过街大模大样。

井水不犯河水，河水在犯井水。

电影《东方不败》。主角为了上乘的功夫从男人变为女人，是女人必落入爱情的陷阱，于是有了戏剧性，最终命丧情人手。

男人不说自己是男人，男人反串旦角，于是男人喜欢，女人乐观其成。一方面以性别尽可能明确为时尚，另一方面热衷性别对换尝试他性。

3

女人的温柔是对付男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核武器。

温柔五彩缤纷。

柔情似水，柔弱无骨都是成语。

女人的法宝“一哭二闹三上吊。”哭高居第一可见其重要性。哭是有学问的是一门技术活。

女人泪多，但哭能哭出美来也不是太容易。

身为女人对同性号陶大哭顿足挫胸鼻涕与眼泪齐飞之壮观场面时常疑心到达相反的效果。

哭，默默缀泣抽泣，或者不出声、微低头、咬住上嘴唇任泪水随流而下，这样哭方显女儿本色。如此楚楚可怜惹人心痛，不怕男人不上当。))

4

女人似乎只能属于情感的世界，在此广阔天地上演人间悲喜剧掀惊涛骇浪，耍十八般武艺，即使装神弄鬼、装疯卖傻也罢，这是女人撼天地、泣鬼神的天空和土地，是女人一生的兴衰。

两个男人之间会说，为个女人，何苦呢。两个女人不可能说为男人何

必伤我们的友情。

女人定为男人恶语相向，反目成仇。

女人的一切是男人，男人是女人的出发点和归宿。男人的一部份是女人，除了女人，男人还拥有世界，他们为所谓的信仰或事业能牺牲女人。女人是男人的第二性是他生活的附属设施是娱乐是安慰。

妻子是种职业，她们为此而生存。丈夫不是能当职业做的最多不过是兼职而已。

女人的一生面对男人的世界。面对男人，女人与女人明晃晃地争斗厮杀或暧昧、婉约地排斥。胜败与否又在于男人世界中的展现，拥有一位按时尚眼光判定的佳偶，她的人生几乎就大获全胜。丈夫成为资本，不动产，存本取息是也。不少女人通过婚恋走向社会，借助男人赢得世界的承认。

女人无法超脱、避免男人。她们注定与男人纠缠，要么血肉模糊要么四目生辉、神采奕奕。男人们却不在女人身上做太深学问，下死功夫，仅仅是成家嘛，生儿育女何苦把命搭上。男人的价值和意义没必要也不好意思体现于婚姻。是男人就应在社会上拳打脚踢赢得同性的尊敬仍至仇恨，随后女人的事就水到渠成。

千百年来，男人对女人的选择简单、明僚又大统一，无外乎漂亮、贤淑。女人则复杂多了，择偶标准随历史风潮、时代不断变化，但总的来说经济、政治在其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甚至具扭转乾坤的作用。

男人按自己的理想、情趣塑造着女人。

女人一旦结婚很容易标志作为女性的她消失进入工具性阶段。

女人善变如同好时装，时装的意义就在变化。

女人虽然比男人容易衰老但也比男人长寿，大自然公平得很。

据哲学家叔本华说女人还没有发育成熟。

一般男人也说女人终于是流行歌曲、电影明星、言情小说此类消费文化、娱乐工具的追逐者。女人除男人之外如有余暇也便是娱乐大众社会，唱唱歌、组织舞会抑或从事社会福利的软件事业比如做幼儿教师。然而男人无须指责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再丑再蠢的女人一生中自有真情在。她们为情所生所困所灭。

5

男人包罗万象，中国的名旦是男人，没有生成女人，在戏台扮女人，过做女人的瘾，学呀学，女人的动作、女人的声音。挪下装回到家或者去某一种楼则男人继续做，可谓戏梦人生。

男人背负着教育、指导女人的责任，尤其是有知识的男人。天降“女人”于男人。

色情的《肉蒲团》为男人所写。夸女人的《红楼梦》也是男人写的。女人是男人眼中的、男人身体里的女人。

男人去嫖妓回头说女人肮脏。

谁在写着《嫖客与文明》，嫖客与妓女相映成趣相交辉映。

妓女自然是男人才聊起来过瘾的问题。女人，也来说妓女，说对男人进行性服务的女人？先看些男人写的书吧。男人居高临下地教育女人说。男人具有雄心壮志的，不失时机给女人开书目。

我，这个女人要逃得恰恰是男人的思维男人的写作角度男人认知体会男人心中的女人。

他们的书在我长大成人的生活中铺天盖地。慢性中毒的过程。

回到女人自身，回到自己的肉体。

历史由一帮帮的男人写着，制造层出不穷的男人的英雄形象。男人的生活。男人的思想。男人脸不红地夺走了女人的权利，女人不懈地努力斗争才得读书选举的权利，生育权基本还在男人手中。全世界的女弃婴有多少？借助科学查明是女体被扼杀在母腹中又多少？

我是女人，我是幸运者，幸运地出生了。

我心中的女人是谁？我自己是喜欢女人还是怕女人？我眼中的对男人进行性服务的女人又是谁？

何为女人，女权主义，女性主义文学，男人不妨多看女人自己说什么。当代大陆的林白、陈染、中国有了自己的女性文学，弗吉利亚伍尔夫早写了《自己的房间》。

女性的抒写。不以男人为主要牺牲对象，男人是女人眼中的男人，女人是女人眼中的女人，更深入地观照我们自身，我们自己的欲望而不是男人的欲望而是女人眼中投入男人的社会实验之自身。

必须认识到血。血泊中的女体的痛苦、欲望和命定。“墨水写在纸上正如血写在床单上。”血来到了又消失了。

女性如水，女性无形。只有你能证明你自己只有我能证明我自己男人和女人一切都是命定，一切都是缘份一切都是无奈，一切都是未知

中国的文化都说是女性的直感的神秘的以及凭悟性而行。近年来男性导演在国际得奖的电影以女性为主要述说对象，女人是主角几乎是支配男人命运的动力。“大红灯高高挂中”男人连脸都没了。中国男人的孱弱。中国男人不面对自己，他们不表现自己。男人在表演艺术中自我作践男性形象。

女人是存在。女人在使用肉体。肉体是生命。女人是以肉体去认同爱情、生活这更铭心刻骨。

女人不是肋骨作成，女人吸天地灵气与自然一体。

女人生育，女人变化着形体，以自身的肉体推动了生命，女人贴近了生命。

女人生活在毕竟由男人占领、支配财富和权力的世界。女人是第二性。女人是布景。女人是配角。女人是业余爱好。丈夫不是一种职业。

据说女人被男人怜爱。

女人是物化的。女人是没有灵魂的，嫁给谁谁就是她的头。女人是被男人欣赏和作贱的。

而女人爱着或者恨着男人，女人很难有距离地欣赏或者不在乎男人。

社会问题就是家庭问题，家庭问题就是男女关系问题。

女人如衣服，兄弟如手足，如衣服倒也罢了，男人图谋 - - 采阴补阳。

女人的身体供男人所有，男人的性欲天经地义，而性欲的女人难脱坏女人之嫌甚至就是荡妇。男人三妻四妾无可，女人红杏出墙则挨刀。

女人嘛漂亮是第一要紧的，后来虽可以补救但那有天生丽质那么自然，而女人的灵魂是可以改造的，气质是可以塑造的。

男人对女人长相持之以恒的热情关注是缺乏姿色的女人一生的心理负担尤其面对同性的美丽几乎致命的痛。

美容成为一种全方位的生产，一种跨国界跨文化的企业。

男人的手捏造着女人，她必须听话温柔她最好浪漫诗意她在关键时候

得有主见她表现点儿才华但不可高过男人。

男人制造了女人的肉体是女人肉体的合作者。

女人渴望捏造。女人在等待着鞭子吗。宿命的悲哀。

西人杀父娶母，中国男人杀子娶妾。不可同日而语的传统。

“我们自言自语，这就是我们的命运。”（语出《自然女性》苏珊·格里芬著。）

6

夏天，女人不得不多露一些，这一露就几家欢乐、几家愁了。

电子网络上几位客人来纽约，说好去五大道五十三街现代美术馆看毕加索的专门画展。

先吃饭，物质第一性，饿着看画展的热情差不多消失了只少对我来说吃饱了才有精神在人头攒动的画布前坚持。

吃就吃热了，我把外套脱下，身上还有一件无袖的短裙。一抬胳膊拿水喝，说话一心急比划手势，露的地方不自觉比较放开了。

“你怎么没刮腋毛。”

鸣鸿、晓佛俩位女友几乎大惊失色，我也惊得非同小可，怎么那，这犯啥错误了。“这是很不礼貌，很不尊重人的，在美国女人都刮毛。”

是吗，我没有听说过呀。席间有男士二三。

没听说总看过吧。

我也算爱看女人的，一般我注意力集中在女人的面部，一旦把五官搞个水落石出我的眼睛很快越过中间的凸起地段往下直扫，这一直扫便到了我很看重的小腿了。亚洲女人的小腿相对而言不如欧裔和黑人姑娘长的有曲线而且饱满有力，黄种女人的小腿要么短要么细显示不出弧度。天生一条美腿是少数女人的福气，后天的锻炼对缺乏上帝看顾又想招蜂引蝶的你我很要紧。

老公呀，你怎么不告诉我，让我出洋相。回到家我朝他嚷。

你讲清楚一些。

我如些这般一说，我说我是一个入乡随俗的女人嘛，他总算明白我所指为何了。没有你说这么严重了，有些女人刮，有些女人不刮，六十年代美国女权主义者反对为了取悦男人的刮干净腋毛，她们好像都不刮的。

为什么要刮。

顺眼吧，表示一种服从吧。

我倒是觉得有点腋毛，性感呢？

我还是不理解当遇上与我的审美观相冲突的事。

他见我纠缠不放说，无所谓了，反正你的又不隆重。

我如御重负，但也心存疑虑，不是为了省钱吧，我小心地问。

怕你麻烦。老公肯定地说。

我是一个怕麻烦的女人我迄今留着与年龄不相称的长发肯定也是怕麻烦之故，三十多岁的女人应该梳个齐肩的短发朝气蓬勃。

我是一个骨子里想活的省心的女人，让身体随时间随意地生长或收缩。就是这个样子了。

男人长久以来图谋控制、重整女人的身体。

残忍的消灭女人自娱的割礼，残忍的让女人不能自然行走如风的缠足。女人自己在生存中早开始流行割双眼皮、扯眉毛、隆胸包括高科技的处女膜

“完璧归赵”。

女人的身体为男人而活着以男人的美为美着。

女人的身体在异性世界中被选择，女人更多体现身体的价值。女人为什么渴望瘦还不是因为男人认为瘦的女人更好看而已。如果那天男人以胖为美，所有的减肥药会被束之高阁，厂商闭门大吉了事。

就是这个样子了。

爱一个人，拚命想讨这人的好。女便为悦己者容了。

爱人，就做不成自己。

也有人说爱人则实现了自己。

就是这个样子，此事古难全。

马兰九六年三月九号于纽约匆匆

《闲话》

马兰

我是惯于沉湎过去的人。生性缺乏对未来富于诗意的憧憬，如今我几乎依托回想确定我现在的的生活。生活太难，不似一滴晶莹的露珠也非海的怒吼，似梦但不是梦，无止尽的机械循环。当然我可以说，“上帝”选择人类并不仅是他有奴役自己的聪明而是还有超越自我的理性。

以前的事了。封存记忆偶而裂开缝，透出一缕缕青光紫线，抖动于我的体内，四处游弋。

—

空气持续乾燥充盈血腥的闷热。

我汗涔涔、滑润的全身骚痒似的不自在。太阳、尖叫、大喘气等激烈的事物和行为有悖于我寂寞的天性。我想象一位白面书生，瘦高、清矚、肌肤冰凉，他迷茫、凄凉地吹箫，远处有些水鸟、渔火出没，水光粼粼，我身不由己陷入如梦如泣的风光中。

我“活着”显然是一种滑稽的说法。

我喜欢猫以及猫不依附人、独立自主的个性。我看不惯狗见人就吠的坏脾气。

被拘捕的理由和经过都非常简单。一位春风满颐的警察或许恼怒我的镇定自若、似笑非笑之表情。

“我跟你们去吧。”我为我预料的准确如卸重负同时也茫然无奈。我没有嚣张气焰需要打击，我心平气和如梦游般轻盈、飘忽几乎是非常可笑的顾影自怜。

我想我对人事知之甚少，在我虚无的生活中，构成一件行成证据的事，可能不失为意义。

二

大哥建华放下箸大肆批判我对女人散漫、漫不经心、无所用心、守株待兔的生活作风。

他说：“女人是要追的”。

我姑且听之任之，客厅里柔和、桔黄色的灯光很适合进餐。“我有权利去指点女人吗？”我早被祖国精美的烹饪术和老庄的催眠术所迷醉养成隋波逐流的习惯。想必世纪末莅临之际女人很难轻松、愉悦的生存。（男人都虚心着呢。）眼看女人深圳、日本、美国满世界疯跑瞎窜顿生凄惶之情，莫名地心疼她们，心疼她们喧哗中的寂寞和热闹中的漂泊。

我深知女人因情而感人至深催人泪下最终香消玉殒。

建华提起儿子松动的裤腰讥笑我的古典情绪，“你那位文学朋友玉呢？”他说“玉很特别，有点神经质，不过满善良，这年月聪明又善良的姑娘不多了，个个邪火烧身似的鬼计多端。”我放下碗，摸摸侄儿的大脑袋，“我回去了，妈来时你就通知我。”

我不愿意和任何人谈论玉。

五年以后，玉神秘、传奇般远嫁他乡，我也娶妻生女。隔两年也便是九二年玉又神秘、传奇般远嫁异国，她仿佛在重温旧梦故计重演。玉怎么样走进又走出我的生活，玉对我的情感所产生的影响将继续怎样的影响，我都认为不真实了包括她本人的形像。她自然是美丽的，一副三十年代女明星的乖样子。

很多年以前，玉穿一件绿军装那年月很时髦也很普通，头发长长的太长了到了膝盖有种古怪的感觉。玉羞涩又兴奋地走下火车。我和建华站在月台上向她招手“我哥，建华。”玉嗯一声，低头，拘谨的不知所措。玉经常表现在人际交往场合的愚笨和腼腆。很多女孩子从小熟稔招呼应酬，口齿伶俐。

建华摆手说“不用叫了，坐车累了吧。”

“还好有人让我坐。”玉说。

建华大笑，女孩子出门总有男人挺身而出。不是的，我只在三个人坐的位置上挂个角，玉急急地解释。

玉问我还记得大院里的姜疯子吗？我含糊地点头，“她死了。死得不明不白”她又说。

我们闲聊着，我们的关系似是而非，温暖而伤感。在此之前我们在峨眉山名叫万年寺的寺庙相拥一夜。雪花漫天飞舞，我们和和尚东拉西扯，火炉旁的和尚说他是社会主义和尚，他正在学邓选，玉和我都深感佛门包罗万象。假如不从楼梯走下金发碧眼的青年男子，大家会纷纷回房休息明天还要各自上山或下山，我和玉的关系将停留在暧昧的点上不知如何深入找不到突破的契机只好呈现为所谓的男女友谊，可往往某些纯偶然的因素，特殊的环境气氛冷不妨改变我们的生活。

玉惊呼“哈姆雷特来了”。于是兴趣从和尚转向洋人。我只管往火盆加炭在如此之类高谈阔论的场合我无心参与论战。我专注地看雪真是白呵但一想到春天雪化时，它顺势流向山脚流入城市变为浊水就不免气馁。

“你也是学生？”洋人问

“工人，”我说：“他们是。”我指指周围的年轻人，反正学生能引发许多话题。

在和家乡的燥热不分伯仲的山城重庆我已读了三年的中文，最大的收获不过是站在校园看母鸡下蛋、看玫瑰花开，偶而立于窗前有多少情抒抒多少情，有多少牢骚发多少牢骚。

你想家吗？玉问“哈姆雷特”。有时候黄昏有一阵惆怅不知是不是在想家。你喜欢莎切尔夫人吗？我不喜欢但她能在我们国家形成某种规律。我不明白你们大学为何象军营同时起床同时熄灯……他的话未说完寺庙心有灵犀地关灯了，谈兴意犹未尽的学生、学邓选的和尚以及玉无奈之极只得作鸟兽散。

我送玉回房，上楼梯后她却忘了往左转还是往右拐，但无论左右的门全锁了，不便打扰别人也不可能挨个敲门。看来今晚睡不成了，玉说。我哪还有睡意，判断半天该进哪个门，我笑道。也许暗中期待意外的事件使我们的男女关系平添暧昧。我扶着玉下楼除了白的雪漆黑一片，玉又哎哟一声说她脚拐了，我们身体的接触无法避免了，我几乎拦腰抱着玉重回火炉边，随水推舟吧自然谈不上奉场作戏。我亲吻了她，我第一次亲年轻的女子。她还是孩子至少给我这样的印象，单纯又锋芒毕露总想干什么似的。我抱着她不知下一步做什么，心情平静而忧伤。

玉把手伸向火盆：“我们怎么那，我们有未来吗？”

飞飞扬扬的雪花静静飘落在屋顶或天井，玉半卧在我怀里，迷迷糊糊。“我睡着了吗？”玉挪动身体仰头问。“继续睡，离天亮还早。”

我不停地加炭，火盆里蓝色的火苗悠然地燃烧和夜空中缓缓下坠的雪交相辉映，我此时心态安详几近童年那知东方之既白。和尚们在大殿开始念经一阵嗯嗯呀呀，窗烟升起了，我朝身后的厨房张望，学邓选的胖和尚正在吃猪肉准确地说香肠我不能不感到困惑，老和尚笑着解释说，佛伏寺的尼姑比他们吃得还好。我也跟着笑了。玉愤愤不平说没有戒算那门子和尚，世界真奇妙呵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不由喟叹，人是不自然的，人本来就是自然的反叛，地球上和有和人类同样的生命吗。

三

大约四岁我在玉所居住的银行宿舍和她有一面之缘，那时她坐在门坎上，孤苦又冷漠，如梦般洁郁的神情仿佛是幻影。八三年我们重新聚首相约登山旅游已各自渡过了童年。玉已在做与她性情极不合适对我无疑是酷刑的银行会计工作一年有余。

一个漂亮的女孩带着问题专注地读文学、哲学方面的书很容易心高气傲，孤芳自赏。她竟然有四大书柜的藏书，闺房变成图书室了，可怜的误入歧途的玉。玉那阵子大有才女林妹妹之势，在季节交替时生不伤大雅的小病引发凄凉享受以便对月伤怀、对花喟叹。她眼睛深度近视却坚持不戴眼镜：“世上很多人完全看不见，不也活着吗。重要的是体验。”

八三年暑期我躺在玉的床上兀自无端地叹息，看着稀里哗啦的暴雨这是洪水的季节，水退时我就该返校了。那晚月光清澈明亮，县城的广播说深夜有雷阵雨故而停电。玉点燃蜡烛痴迷地读英国女作家弗吉利亚·沃尔夫的小说《海浪》，她说沃尔夫怕精神病而自杀此事让她想入非非紧张心跳。

玉放下手中的沃尔夫，念念有词，郑重其事对我说：“别浪费了你的才华，你那么有才华。”她如此忧心忡忡。我似乎豁然开朗，与其说她爱文学不如说她爱生活，她体内奔涌着由敏感多情青春疼纠结成的河，要做人杰的志向和追求的迷茫以及不甘心失败的倔强层层叠叠交错缠绕在她文静乖巧甚至忧郁的外表下。我想我该调整我和她的关系，对雪地上匆匆确定的爱顿生不详之感。她在青春期而我似乎没有青春的骚动突然进入成人。但我多想和她在相知中渡过也许非常短暂的一生呵。

女人为何物。毫无疑问女人在情感领域具有天然优势，作为文学的青年玉自然期待惊心动魄、荡气回肠要死要活的爱情，玉自然不满我们的平静、顺理成章。我尽量沉浸到浪漫的感觉中，我重温《约翰·克利斯朵夫》、《红楼梦》，险些也孩童般迷离、忧郁。我改掉不善写信的习惯，用文字形成与她亲密的联系，信的末尾签上“你的丘，吻你”“紧紧抱你，抱你”“愿今晚你来入梦”等等恋爱用语。我一般隔三天提笔向她倾泄，挖空心思以抒情般成熟的辞藻安慰身陷迷乱又寂寞小县城的玉。她周围的环境实在太恶劣了。没人能就人生、生命、爱情，她所喜欢的话题与她漫无边际地交谈。她老实谨慎的双亲无疑很难理解心绪不宁，整天若有所思写写划划的独生女儿。她几位名不符实的女友则背后说她神经病、不食人间烟火。

她沦为县城人们非议的对像她如同异类。听说她十二岁她妈还给她喂饭。她高中时就和她物理老师好，开放得很。她脾气怪，常和她妈吵架。她孤僻得很，你怎么和她来往。

传言真真假假离奇新鲜莫衷一是，传言送入玉的耳朵。我招谁惹谁，我关他们什么事，李平她是谁我不认识她为何私下乱说我，呵丑陋的中国人。于是不善交际的玉更在孤独中自怜自傲，买书写诗投稿主宰了本该在大街小巷飞来飞去的少女生活。另外，玉宫廷仕女般的漂亮模样也是小城人们关注她的主要愿因之一。

我怂恿玉坚持写作，写作给她以幻想、脱离现实投向遥远的彼岸。尽管她文学不具天赋才能但涂些玲珑剔透、伤感的短文也不是不可为之。我为她祝福愿更多的人为她祝福。我也写几首所谓的诗为配合她对爱情的想象，床前明月光之类的调子。“你才应该写作，”她来信劝告：“你要写呵！”好像我不写便是文坛的一大损失，我最该投稿投稿不成就办刊物私下传阅。可是玉，人的手首先不是为写而存在，何况文学的点滴新绿在社会巨大的绞肉机面前何等委屈地招摇抑或染红宦官的领子做了铺路石还以为找到路了。

必定是老五勾结小王拐走了价值八万元的乐器。我作为担保人在银行贷款书上签字画押盖上红光家电经营部的公章，本公司为政府二轻局名下的经济实体。老五用贷款租用成套设备局的乐器，我们合伙承包了青年男女大展拳脚灯光混乱人群错落有致的锦江歌舞厅。我偶而颇有兴致观赏这男女共同完成的跳舞娱乐，真妙不可言。你可以将赏心悦目但素昧平生的女子揽入怀，款款舞之互通曲款。夏天衣衫单薄，肌肤不时相亲给人无限遐想，闺中怨妇、失婚男人应该深谙此道乐此不疲。谁说中国人是保守含蓄之民族时机一到男女老幼赤膊上阵，在享乐方面中国人绝不逊于白肤蓝眼的洋人。道家的房中术民间的《金瓶梅》历代文人狎妓的优美诗篇可谓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结合使人获益非浅。

很多年以后玉从美国来信说，纽约基本上没有跳交际舞的舞厅那是四十年代的产物早不时兴了，美国人或准美国人热衷看电影听爵士乐去酒吧聊天到健身中心锻炼身体。而东方文明的奇葩在国内日器甚上的卡拉OK更是鲜见。你唱得再好也是重复倒不如倾听，唱得难听又何苦唱不如另辟捷径找自己的擅长。可在参予的精神鼓舞下中国人越来越理直气壮，难得脸红。

“舞厅里的那伙人，你要多费心，别太相信人，”建华明察秋毫：“小王品行不正，你小心他。”

“随他们去吧。”我作大智若愚状，我坚信犯罪是天性，教育提防都无济于事何况儿时常和老五下河摸鱼，他要我帮忙我有何理由拒绝呢。老五自称

红黑白道全来，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练就一副铁石心肠，“百无一用是书生。”他中气十足地说：“钱这东西通神，能改变你的血液能换你的性别宛如精液能改变女人的智力结构，挣钱吧下海吧成为先富起来的那批人和当年带头下乡一样。”

老五说得气宇轩昂，激动的男人比动情的女人还可思议。国人似乎性喜集体活动群众运动或运动群众在集体的归宿中寻同样的安慰和自悲。经历都大同小异，本不为怪的个性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我宁愿饿死也不上班了，反正饿不死。”小王灌口酒大叫。小王辞去亚美纺织厂团委书记长期在外跟着感觉走或潇洒走几回。“这年头不挣钱不泡妞还有什么活头。”小王早些年写爱情诗收几束纯情女孩的情书洋洋自得。我想他日后如果不好意思见我不禁哑然失笑。老五可能变卖乐器去深圳闯天下办他梦中的印刷公司，他完成了他原始的资本积累。兵慌马乱象魔术的日子说不清钱究竟是谁的。

“先交五万元，就放你，余款可展期。”银行的律师对我宣布政策，毕竟是商品经济了，远非写张悔过书便能重获自由。如些事情颇简单明瞭，只需五万元。母亲急得破口大骂老五小王属无耻之徒。遥想当年的我母亲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不仅毫发未损且和同一战壕的我父亲结为夫妻。妈是把一生交给党安排的女同志。有组织替你筹划生活不能不说是一件省心的美事，你不用寻找选择也就无怨无悔了。打败美帝野心狼之后母亲到人民大学攻读马列主义哲学，她把物质和精神、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谁第一又如何转变背得滴水不漏。正所谓世事沧桑，我初恋女友玉的丈夫美国人卡克四十年后在同一所大学进修中国现代文学。母亲完成学业又无条件参加三线建设再一次雄纠纠气昂昂开赴蛮荒之地渡口现叫攀枝花市。

长年生活在高温下我尤其厌倦太阳里人们呼呼的喘气声，大街上陡然升腾盘旋头顶的人欢马叫挥之不去多么不宁呵，市民的脾气一触即发一不小心各种恶毒的诅骂尖叫喷薄而出不绝于耳。东方人讲究以柔克刚，我不得不幻想雨露、温柔的微笑，欣赏阴性的月光而不奢望手握佩剑起舞弄清影的潇洒浪漫。我无非是想活得使自己和少许的亲友安宁。近代中国人活得太紧张太惊心动魄骇人听闻了。一次次的革命和背叛革命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和平反冤假错案从打倒孔家店到防止和平演变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复杂浪漫呵。

四

玉穿桃红色齐腰毛衣，超短皮裙，神情落寞在我房间晃动。

“生活真没意思，我不知该做什么，我们去买只猪来养吧。”我听任她的喃喃自语，不想用逻辑清理她一团浆糊的思维。得到了一切又怎样死是绝对的死无葬身之地。爱情什么，鸟玩艺。要爱就全身心地爱爱得血肉模糊物我两忘。

“除了时间 / 我一无所 / 而时间最终把我溶化为标点。”玉念叨她的诗，悲苦又兴奋。玉确实是聪明美貌又善良的女子，她应该有好的生活她也这么想。

女人极少智慧和纯思辩的想象，她们在似是而非时最易肯定总之不能向女人问路。但让女人憎恶四周的环境或许是男人的罪过，男人毕竟拥有世界绝对的财富的权力。女人不过是要男人爱或爱男人何等无辜。再丑再蠢的女人一生都自有一份真情在。与女人奋不顾身的力量相比我深知男人在爱情

领域无所作为也将一无所有在性欲的苦闷和幻想的美丽中徒有虚名或浪得虚名。

女性难免夸张生活尤其夸张异性，这是她们的可爱与荒诞之处。玉今天闪烁飞蛾赴火的勇毅，一扫平日的慵倦、茫然。

“你好吗？”她满目含情，娉婷而立。

玉在给自己制造、酝酿想象中的火烈燃烧神魂颠倒的爱情故事。而我们主要是相知的朋友关系其实这就够了，可玉不相信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绵长、厚实也是爱情。玉不宁的心似乎将是婚姻的受害者，事实上确实如些。三十岁的玉离婚的途中，尘土满面，狐苦、凄然又倔强，然而她被一股亢奋的精神笼罩、包裹，当生活出现意外的变故和戏剧性的嗜血场面就呼之欲出进而迎风怒放。她在不安，动荡中感受她爱的价值，她是需要激情浇灌胜于安宁生活的女人，我身陷官司她便义无反顾。

“我给你带来些吃的，”玉说，她托老爸去借钱，“你没什么事吧，男人坐次牢没关系吧，当然不能说天经地义。”

“放心，我又不会被活埋，世界上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活埋。”

我想我面对其它女孩子常无端地紧张，不是无话可说就熟视无睹乱开玩笑。偶而，冷不妨在她们炯炯的目光下打个寒噤。我不知她们需要我什么。她们循序渐进声东击西引蛇出洞的治人邀宠招术令人眼花僚乱。

玉恋恋不舍，一步三回头生离死别般走了。

我预料当我的生活风平浪静如常人，约朋友搓几圈麻将，随便闲聊或独自看些书，玉又将困顿、失重似的不习惯，开口诅骂生活黯然无光充满陷阱日子是一股股呛人的煤气时间把她吊起来而她只能面对绳索。她会故技重演，攒一年奖金去远游在旅行的新鲜中自慰自爱。

可怜的玉迷狂的玉。玉是十九世纪末的小妇人她和三十年代文学作品中革命加恋爱的人物一脉相承。时代的遗憾和时代的爱都是太多。我们不断地受诱惑又不断地诱惑人我们不安地忏悔不停地恋爱似乎真有愿罪。玉，也许桥梁的存在使人忽视河流更使某些人真正懂得了河流。

清晨，母亲送来换洗的衣服，她喜不自胜告诉我，二哥回来了，也就是说离开看守所是朝夕之功。建华操纵上百万的资金。他时常感叹在中国生活真有意思，新闻多意想不到的事多你可以创造性地发挥，好象什么都可以做。他到海南办丝绸公司，丝绸罩着他密密匝匝和嫂子的小乌依人状有异曲同工之妙。建华精力充沛、神采奕奕，相形之下我散淡的眼光、病态的思容，上有脱发下有脚气多么不合时宜。

据建华追忆我婴儿期向上翘的嘴唇在吃奶时的吮吸动作他百看不厌。

三岁背唐诗“床前明月光，凝是地上霜。”字正腔圆，亲友纷纷夸奖皆大欢喜。小时候他活泼顽皮，那知越长越狐僻，整天泡在书堆里弄得痴痴呆呆，叫他打醋回家他却坐在街上睡着了。上大学时专挑旧衣服穿，害得我妈一位老战友直问是不是手头紧张。有年暑假他把自己反锁在屋三天不出门也不吃东西，今不如昔呵，他对玉说。

五

我靠床而坐，玉把自己搁在床对面的沙发，她仿佛很尴尬。我唤她过来，“我想好好和你谈谈，我们应该谈谈了。”

“就这样谈吧，我听着。”

我用手拉她，她蜷似的缩回去，“我们就这样不是很好吗？”她倦气十

足地说。她反感、抗拒我的亲近，她解释说已经习惯我们缺乏肉体关系的关系，不是愚蠢的故作姿态，真的难以想象和你再有那种事“我们是朋友，对吗？”

“你知道除你之外我没别人，我无法和其它女人，”我体内翻滚难堪、急人的欲望，肉体的需要但愿是暂是改变了我的思维和语言表达方式，“我，我很想你，我要你。”

“不行，我不行了，何必呢。”玉很不耐烦，情绪恶劣地躲闪。我坚持着我坚信她炽热如火的情欲必将卷土重来。我把她拖到床沿，试着老练实际上手忙脚乱，毕竟我阳事不举之阴影即深重又悠长。玉气哼哼扭头向墙背对我，“怎么了，玉，你以前……”

“那是过去了。”

我蓦地索然寡味一股股烦躁怅惘但剑在弦上不得不发。玉忽然放弃抵制无奈地叫：“好吧，好吧。”

玉的乳房日臻完美，她坚挺、光润、白皙。严格意义上说，玉身材也性感，腰细、臀宽。

没有玉如梦的声音如歌的动作所谓房事只能徒增伤感，我疲惫乏力，辜丸仍然疼痛难忍。“你真是，叫你不做你偏做，做了又痛。”

“是呀，做不好男人的日子。”我拉过被子盖住赤身裸体的我。我自觉很难看，头轰轰作响。

玉穿好衣服，“我要走了”她夺门而去。她真的走了，我冲着她的背影大声说新年好玉。

玉，我们真越活越荒唐可怜为些莫名其妙的小事争吵不是自怨自艾就是相互埋怨掩藏不了无助的茫然。我把钥匙交给看门的师傅，我就沉沉地睡着了。我想等待你哪一天返回。我那知要等到你婚后我们才有一次温暖多礼又酸楚无奈的交谈。玉，当我们老了希望是在一条船上为所有的误会而微笑。玉，世界从不拒绝时光的流逝。我们殊途同归。

很多年以前玉坐在她家门坎上独自玩耍糖纸，她脖颈上有颗鲜明的黑痣。她象小人书里的洋娃娃、七仙女。我送她一只弹弓，“陪我玩，好吗。”她说。

她高高兴兴回屋拿出塑料胶带在手上翻出各种花样，这是桥，这是被子，这是腰鼓，你看象不象。她举起双手伸到我面前，那一天玉是快乐的。玉对门坐着涂脂抹粉的少妇傻兮兮冲玉笑，玉也笑。玉对我说她是疯子姓姜从前是地主婆，你不要怕，她不打人不骂人，她说没有道理是没有理道，丘你说好玩不好玩。

二十岁的玉裹着红头巾在峨眉山冬天的雪地上踟蹰闪烁。她是少女。我拉着她的手拾级而上以一种喜乐的心情注视南方人难得蒙面的大雪。

十年后的玉和我隔着陌生的大洋她打算在地球的另一端过下半辈子。她家居纽约曼哈顿，我忘了是中城还是下城，那条街有个古怪的名字叫早晨的边。

女人需要归宿，依附于生命。要去爱是女人先天性的缺陷，再怎么张牙舞爪的女人也难逃“英雄”关与男人不敌“美人”计如出一辙。人类的世界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关系问题。如今的玉认为有家了，她相信她活得轻松、安宁，她心平气和做家庭主妇。她说，卡克是极单纯善良的男人哟。

我想着玉以前对男人缺乏耐心希望太高要求太多。他要会生活又得有

意思、即有个性又不古怪。他的灵魂经得起一层层往里剥。女人经历了一次婚姻似乎能收获触目惊心的变化。

建华自信千百次深刻的思想远逊于一夜酣畅的睡梦主要是和女人。他宣称凡事去做去试，到所有的地方、进入所有的时代，那怕被一切所抛弃。他说他是行动主义和实用主义以及少许浪漫主义的混合品。建华以热情洋溢又老奸巨滑的风度谈生意谈恋爱包括和妓女交谈甚欢。建华不失时机给老人让坐请女士先行也毫不犹豫夺得局里最好的房子堪称雅俗共赏。

每逢春天他爱和我闲扯影响深远的名著《快乐的科学》、《百年孤独》、《历史研究》。近来迷上《易经》跟一帮人鬼鬼祟祟占卜彻夜不眠，古老的文化躬逢其盛事必发扬光大了。小侄子长得活泼健壮，整天捣弄他的电子游戏机。他三室一厅家中新添了鬼哭狼嚎的卡拉OK。建华的饮食大概颇精细，他说很长时间不放屁了。因为有空调汗也很少出。

玉高耸的乳峰遮挡视线，我俯卧在她胸膛头晕目眩。玉饱含期待的泪水：“我是第一次。”

我抚摸她，对她所说第一次稍感诧异。

“抱紧我，”玉对我耳语：“感到罪恶吗？”

也许是孤独的天性作祟抑或我长期浸泡在柏拉图的理念，黑格尔的逻辑追踪探求抽象的名词远离生动、具体琐碎的女人世界。我只能抚摸她，亲吻她。我心静如水，抱着年轻美丽的女子。“不，要我，要我。”玉几乎快哭了。

“怎么会不行呢，怎么会。”玉沮丧之极，无可奈何翻身坐起直瞧着我：“是把你那个放进我那那里没错，对吗？”

玉忧郁固持浪漫任性又率真不时羞怯的天性对我不期而至，一股股忧伤的温暖随我拥抱她的身体流淌从我的指缝。玉是蓄谋三天的修假坐火车来蓉城完成她由少女到小妇人之路。

她要做女人。她刚得知男女结婚的真象仅一个月。女友躺在床上如此如此地一番描绘，玉恍然大悟，玉二十岁。她想试试，她以为听到了体内的呼唤。她直到十二岁月经来潮还相信男人坐过的凳子女人立即去坐便会怀孕。十五岁看电影《望乡》她大胆问老师什么叫妓女，老师说是出卖肉体的人。再问何为出卖肉体，老师又说你长大了就知道了，全班轰堂大笑。老师是中年男人。

盛夏的夜晚狂风呼啸闪电雷鸣符合要出大事的镜头。“不行吗？还不行吗？为什么？”玉焦躁、委屈如大难临头的小鱼游来游去。我继续吻她、摸她。她伏下身用手轻轻捏弄我的睾丸。

“一点感觉也没有？”她问。

“嗯，看来不会有什么事了。”我笑道。

我似乎并不惭愧恼怒也不急切渴望热血沸腾使房事来之能战战无不胜。我仅满腹狐疑我原以为男女交媾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从未想象会成尴尬的问题。可怜的玉目瞪口呆，我那里的无动于衷宣告她锲而不舍的努力徒劳无功。玉不甘心：“去医院看看吧。”玉如瀑布的长发覆盖她裸着的胸。她冰凉，美艳，忧郁使她的美透出令我心酸的无奈。“玉，我想我不会去医院。”阳痿算疾病吗它没有危害我的身体何况在生人面前脱裤子让或男或女的人察看生殖器这真是一件很写实的事情，要做的事还很多首先要写毕业论文。玉苦笑道，“我很高兴我们都是第一次，尽管……”我当时大概说了“来

日方长”的废话。玉轻轻一笑，转变话题闲扯中国文化是十足的口腔文化中国人讲究吃一往情深什么都敢吃吃得天翻地覆人仰马翻中国人是多么朴素又聪明地了解生命的渊源呵。中国人关于男女关系的说词之丰富之含蓄堪称博大精深誉满全球。所谓说的艺术相声不就拿人逗乐开玩笑你扮女我装男口淫而已。

你觉得你是中国人吗，民族和国家是有区别的。回族在吃上不是很有所顾忌吗？玉是不吃猪肉的回民的子孙。玉还是多愁善感的冲血青年，真想劝她做俗女人，多关心小是小非的事。中国太多自以为横空出世抱打天下的英雄，结果往往祸国殃民带来灾难性的毁灭。但为大众献身的左倾思潮、反抗执政者、反抗时尚的革命情结、无疑能深深诱惑纠缠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可怜的生在当代的青年。

第二天我就送玉回家，在火车南站和她“吻别”。我使劲把她推上车“找个位置坐下。”我大声叮嘱，我看见她赤手空拳无遮无拦仿佛在小县城人群中瞎撞。想象中的离别大约为风潇潇兮易水寒的悲壮苍凉而事实是被撕裂的软弱身体轻浮。

我和玉在日后三年间的来往时断时续，我一如既往亲吻她、抚摸她从头到脚从左到右从前到后。她大汗淋漓，凄然忧悒又兴奋莫名，偶尔她和我贼心不死冒险一试皆告失败。有次玉竟然闭经半年，玉惊恐万状，我不敢肯定磨擦中没有漏网之鱼也惶惶不可终日。

命运的伟大在于它变幻莫测，时而危机四伏时而柳岸花明。八九年命运对我露出喜剧色彩，不知基于何故，猛然间身体炸裂般冲撞着男人纯粹的情欲，它坚硬如铁，锐利痛苦。我被突如其来的变化弄得啼笑皆非。我从此不敢对事物下本质上的判断，也许、可能、说不清立即成为论证自身的循词。

六

建华尽心竭力为我筹措到五万元。一手交钱一手放人。我信步走出看守所。阳光太刺眼了，街上又闹烘烘的，车水马龙象有座金山近在咫尺，人们如饿虎扑食吃了迷幻药癫癇发作，招商引资高新技术开发区文艺搭台经贸唱戏K T V包间卡拉O K小姐你会白话吗……

无雪的冬天过去了，我挑个春暖花开日子去找音讯消失的玉。她母亲把我赌在门外：“她谈恋爱去了。”

我知道玉有时和别的男人交往她毫不忌口告诉我，我猜想她并不愉快从那些乱七八糟的男人身上。我在街上转来转去神情可疑，十年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交十年这是怎样的概念。又过了几月我出差顺路到梅县，看守银行大门的老头说，她呀她五天前到深圳结婚去了。我怀疑是她单位里的人捕风捉影，她也许又去旅行了她毕竟是游牧民族的後代。

春天了，四月这残忍的日子昭示万物复苏。我终于找着她，我如释重负。四月二十三日我们坐在泝江河堤上。河面宽阔，水天一色空.气弥漫着晚春的雾气。

“我怀孕了。”

“那你真结婚了？”

“我要离婚。”玉咬牙切齿地说。

她的婚姻为何开始她所受伤害的来龙去脉，我不敢深问。大凡认真的人难免自找麻烦他人也跟着受累。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男人也不好做呀。玉又开始新的折腾她注定漂泊自己一生，情无所系，居无定所之类。

“离开梅县到深圳路过容城怎不来看看我。”在记忆里她是我的妻子似的，心一阵刺痛。

玉的眼角缓慢渗出泪水，继而是极力压抑的抽泣。

听说怀孕很难受，这里凉不要久坐，我说。我不要他，我去做手术，玉恶狠狠道。那怎么行，会要你命的。我们无法相处，他害了我，我好恨。反正婚姻都差不多，调到一起会好些，处久了就习惯成自然了。我们好不了，他为什么要毁我。玉呐喊。

“好了，玉。”我把玉抱到我腿上。还是清凉的脸，无助的倦容，长发飘飘仍象未婚女子。一切已是结局的尾声了整整十年作为男人这种概念上的人和一個名叫玉的女人她是无形的存在。女人通过情感肉体悄然颠到阴阳胜过男人与男人间灵魂的对挤对搞肉体比灵魂更铭心刻骨。“我们恋爱过吗？”，玉叹息地回答“也许我们不会恋爱，否则早结婚了。”我接着说“对，孩子都该上小学了。”

你好吗下雨了怎不多穿件衣服全怪我都是我不好你毕业那年我们结婚就好了我应该和你过活着没有意思我自己过不好也没使别人好过真一点意思没有怎么办呢。玉唠唠叨叨，丧魂落魄。

玉，你还写作吗？建华常提起你说你的好话。我说。

我会死的。会得种暴病。我想死了。

玉，死不是可以闲聊的话题，当然想到死很正常。如果说幸福是一种素质的话，死或许更是高境界，可望而不可及。玉反正你比我先做长辈。多注意身体，我走了。有时间我就来看你。

我好后悔……

面对我和她最终分手的现况如一定要找原因我想最该归罪我的某些习惯思维。玉，原谅我高估了你比一般女人深重的理性和智力而忽视你的感性成份。你仍然是不成熟，需要宠爱的女人，也许女人不需要成熟。玉，我未能劝阻你东奔西跑中的东找西寻，我仅是忧郁地注视静待你的回归，等待你确认你我之爱虽不风风火火但骨子里相知的线维系着对彼此的思恋和心痛。玉，我们可以不需要靠感情的变化来充实我们贫乏的生活，可以把我们互相埋怨的争吵看成是以年轻人的方式对生活作不自量力的较量。玉那时太年轻了，对完美情感的固执追求使她的耐心温柔消退在急躁任性的背后。玉没能找到她理想的爱情又脱离现实中的女人生活而我是冥想者。她的世界太复杂了，很长时期我不知她在做什么想什么，我想玉也充满对将来的想象以及对现状所拥有的人和物的失望叛逆。玉是去年冬天走的，如果玉做了我的妻子她真实的面孔在层层包装的现代女性中奇特无比令我倾心安详。我们幻想吧。

三个月后，我和我父亲老战友的女儿林林匆匆完婚。她在我一次食物中毒时对我进行无微不至的照料家庭就此形成。我们很快育有一女，这给我笃信无生育能力以致命的打击。

玉也是剖腹也产下女婴。她坚持离婚的信念在她脸上涂满苍桑、孤愤。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脾气仍然故我。只是谈锋锐利好辩论的玉消失的无影无踪。

九二年岁末，岁末是地主逼债的日子。玉来找我要我帮买去深圳的卧铺票。她把长至大腿的长发剪成乱乱的很不合理的短发，产后又短头的玉充满怪诞失真。

“想好呵，”隔着车窗，我再次劝阻她“调到一块过日子吧。”

玉仿佛被肢解似的对我摇头，整个人松松垮垮。她直瞅我那哀怨的绝望的目光我不忍目睹。她情绪化地独自狂奔而去。她慌乱忧伤浪漫不知爱惜自己。玉不是精打细算人生，目的性强动机分明的女子。追忆后悔过去和畅想时隐时现的未来或无法企及的梦给她迷狂的力量和无边的空想。

一年半之后玉从北京邮来明信片说离婚了又结婚了秋天去美国纽约。我问她的精神状态还好吗。她在电话里说还好反正彻底改变环境，形式有时就决定内容。如今玉成为地道的家庭主妇她非常乐意她觉得整个人都轻松了日子简单方便除了英文头痛其它都可口可乐。她说丈夫卡克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博士生讲一口地道到的普通话四声分明博士论文为抗战中的报告文学。我开玩笑说她真是卖身投靠美帝国主义。玉淡然笑道，我本来就是异族是少数民族也许和多数民族汉人无缘，没有几个汉人是好人，埋头种水稻一肚子的尖酸狠毒。你是唯一的，你知道我会想你的。玉计划二千年以前生出中美混血儿，我不得不感到世事变幻难料听凭偶然毫无规律可循。

二千年时的玉想必旧貌换新颜。喝着牛奶啃着炸鸡咬着土豆片，食物改变她的消化系统，她逐渐走向富态，声调细软，穿得花花绿绿谈话不时渗入美语打着手势。当然也有其它多种的可能。但玉总是不甘寂寞的，先做好一个妻子吧，如果说丈夫是兼职是种社会身份那么做妻子是本性是可以做一辈子的事。玉，珍重，东方人的身体本不算太好。玉打电话来说，亲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在新环境很容易好奇，当新鲜感过去寂寞就容易破窗而入。而我对玉的思恋随着她的远走更为突出。

妻属勤劳善良之辈，买菜洗衣全包了根本不让我动手，她骄傲这个家由她来支配。妻极易高兴满足，只要看得见我影子在家。她喜欢吃火锅我尽量陪她去，有时间乐陶陶地抱着孩子玩讲童话故事，我给妻讲市井新闻让流言蜚语充斥我们的想象我感到内疚对她不够好似的。她一直要我说爱她。这是显然的嘛，我说。妻苦笑了。

幸福真是种素质。所幸我们轻薄如蝉翼如飞尘。九四年底

《桂圆干》

马兰

—

她的乳房在冬天的阳光下显得猖狂颇有份量。她叫李儿。这是我的毛病，每次和一个陌生的女子碰面我的眼睛绝不会放过她的乳房。我是个被称为亚的女人，我做女人也做了些年头了，年轻时把女人分为好看和不好看两大类，如今认定女人无非是假正经和不正经而已。

是假正经女人不得不上街买菜做饭洗衣恋爱结婚生子上床睡觉对那些不结婚只找情人不生育身材依然故我凭著单身的诱惑在男人的世界跳来跳去的不正经的女人充满怅然的嫉妒。

故我热爱世俗小妇人，热爱物质小女人。同时热爱想作不正经女人而不得的假正经的女人。

我是忽如其来的，我从小迷恋奇怪的女人，我一如既往在只身漫游中寻找她们，她们是一朵朵罌粟花在鲜为人知的角落我必须把她们挖掘出来，让她们在城市生根开花结果，在每一个有月光或者没有月光的夜晚。

但我决没料到李儿为了我或者说我们借车杀了我的丈夫平阳。我决没料到在事情过去很多年的今天我的心里并没完全有放弃李儿，她时隐时现象只病猫在我的记忆中令我防不胜防。我决没料到李儿会以那么触目惊心的方式表明她的存在。

形容女人的词汇之多之广阔无边但我偏爱此句：女人是水性的女人，是水做的女人就该水性扬花。水没有形态，放在园的盒里，水放肆地展试出园，由此可推论女人没有独立性。

但婚后二年的李儿意志坚强，一意孤行去每家每户说服梅镇人吃桂圆，她讲的头头是道，条理清楚晓之于理动之于情。桂圆滋阴补阳修心养性桂圆不冷不燥属中性吃了它条条大路通上帝吃了它无钱能买鬼推磨吃了它心想那个事成。

李儿和我的关系若即若离。她每次来我的精品内衣店无非是先问我去C市进回新式的内裤了吗？如果有她就很高兴，脸上呈现层母性的光辉照万代。我说我羡慕她的丈夫以她为中心，李儿却说还是平阳好。

好，他倒是好，他在吃毒，没钱就在我这里拿，我等于是帮他开店。我捏直一张五十元的钞票，放进黑皮包里，刚买出条收腹的红色内裤。

二

我希望我有个儿子他不生病即使生病也不得尿频便秘脚气这类非人的折磨的病。我希望青春永在青春多么好简直太好了，你说还有什么比青春好。是的，女人就是这样没有逻辑女人就是一堆泛情主义者，女人就是用来生孩子还有什么用，女人最多表现出一点美，我最怕女人谈哲学谈爱国女人一旦爱起国来还有家吗女人也不能求真她们在是事而非之际最易肯定。

但我与女人有缘，我真欢喜看漂亮的女人。

她们梦幻般的表情，她们咯咯地笑，她们遇事一惊一乍的天真包括她们勾心斗角的小把戏。当然我对经历了男人的成熟妇人同样感兴趣，她们学会不少对付生活的计谋，那种老娘决不放过你之朝气蓬勃煞是好看。几个女人和几个男人在一起的气氛别致奇异彼此妒忌又装模作样冷不妨酸酸地来几句热讽。

不过想必即使最丑最蠢的女人一生中都有场梦至少是白马王了梦，唯梦想使她们周而复始有时几乎陷入灭顶之灾生活添份诱人的亮色。她们也随之生动活泼。

李儿喜欢吃干桂圆，她此刻就正吃着，坐在沙发上。这个爱好可上朔到她在沱江边读二年的警察学校始，她绝大部时候把警校写成紧笑，她觉得这很有趣。当年她拿着警校的录取通知书心跳气喘了好一阵，妈问她收到通知书没有，她说还没有。

她不想去，倒不是身为女人做警察的诸多不便，一时间她说不清楚为什么心慌，她只是不想到外地去上学，李儿不是喜欢走动的女人。

李儿走进通常令女人们心潮起伏的百货公司就恍入梦境，女人来回穿梭表情丰富，这是生产平房的时代，她坚强地想。她一口吞下一个桂圆，眯着眼笑了笑，警校是中等专业学校但好歹是个学校日后毕业了应该是有工作的，穿上制服走在街上招摇过市如同明媚的阳光粉墨登场。

那个男人一直图谋走进她，他们在同一条街长大俗话说青梅竹马，但男人不吸引她，因为此男生的动作太过大方舒展，说话爱激动，一激动五官表情难免抽象，她不清楚有什么好激动的。难道是因为猫不再吃老鼠了，老鼠大模大样过街人人不喊打了。难道是时兴男扮女装、女扮男装？

难道井水没犯河水，河水倒犯井水了不成？

你知道吧红红考上清华了？张一把李波搞到手了！张一有海外关系！

那男人时常说些人际关系以及熟人半生

不熟的同学之走向。海外关系？她想着这词，这是中国人的词汇。何为内陆关系？

你吃不吃桂圆，现在有卖的了。男人亲切地问。

那你去买来吃吧。她说。他怎么知道我喜欢吃桂圆当然不可以理解成缘份。

你吃我才去买。男人很执着地说。

那好，我吃。我想吃就要吃。

记忆突然涌出，很多记忆如洪水铺天盖地，她压也压不住，记忆在体内横冲直闯。

她和这个他不欣赏的男人骑着自行车去结婚了。有桂圆吃，她一时找不到别的理由结婚，可惜不是为了性，她感到遗憾，能做到为了性生活而结婚该多么地好、多么地纯粹。她真的是想结婚，性变成是另外一回事，她要结婚这种形式，形式给她安全感，她预言自己在不久的将来必将精神涣散、四肢解体成白色的液体状态，慢慢地流失。结婚固定人，况且他每天给自己弄桂圆吃不论春夏秋冬。他不告诉她从那儿来的，说怕另外的男人找着去处。

她吃着桂圆的时候则不心慌了。

就这样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二年，她象所有结婚的女人不定期地发胖除此之外她从内心深处不想生小孩，新生的生命太恐怖而危险，从逻辑上未来属于小孩而未来恐怖而危险况且是小孩子远比大人想象的更明悉人世。

你不知道小孩子在想什么，令人恐怖的是大人以为自己知道。

三

洪水冲毁了李儿所建立的事业，看着洪水漫过桂圆树，桂圆纷纷落地象从天而降的圣品。镇民们四散奔逃，叽叽喳喳，李儿目光忧郁神情专注，她换上了新衣，象一出戏的配角、一个男人的姨太太心事重重。

四

那和李儿结婚的男人每次在冬季红光满面喜气洋洋，做爱频繁。

男人坚决不和李儿离婚，不离婚的原因是扬言李儿其实离不开他，吃桂圆已经上了瘾，到了桂圆收市季节她如何找到桂圆。男人象在帮李儿解决一个民生问题地说。

李儿闻言不觉气馁沮丧，有趣的是她真切地感到内裤湿乎乎的，纯生理的冲动开始进军她的肉体。她拉开抽屉拿出一条干内裤换上，精神多少振作了几分从她灿烂的笑容可见端倪。

说，说我是你的爸爸。

爸爸，李儿说。

说爸爸强奸我。

爸爸强奸我。李儿说。

他们在进入做爱前奏。男人使用嘴，头在她的两胯之间。

桂圆已经转变成肉欲的需要，她不是她自己的。她被制约着或者说是谁手中的产品、准产品、半成品。

谁在控制我？

李儿在她自家屋外种上桂圆，在一次富于创新的做爱之后，她向他要了桂圆种子。

洪水来临的时候正是桂圆成熟的佳节，园园的像人眼的桂圆在洪水中飘浮在水面而且覆盖了河面，人们蜂涌而出争相目睹这几千年没有的风景，白色的园园的桂圆在河水中随流而下，金光闪闪。

李儿如御重负坐在河岸上，她知道由于气候的变化此地已长不出桂圆，一切结束了。从此吃不到自己种的桂圆了，她感到阵阵轻松体内安然仿佛一切都没发生，洪水来的块去的也块。这是水的美妙之处。

她平静地走着，慈眉善目在梅镇的木丁街走着，她目光平视好像有一种不经意地微笑挂在左脸上，她随着一妇人走进了我的“玩一把”内衣店。

好久不见，李儿。我向她打招呼。

李儿笑笑说生意怎么样。她在卖胸罩的专柜停下。

给我大号的，白色、黑色各一个。

我知道李儿一直是拒绝戴那东西的女子，一直让她的奶子自自由由挂在胸前。夏天穿的单薄乳晕还很分明呢，我觉得不戴罩子的女人最性感。李儿很喜欢穿高跟鞋，高跟鞋使她吃桂圆的时候更为心平气和。

五

李儿回到家，拉开灯，扒下衣服开始穿胸罩，男人在黑暗中窥视着她，男人觉得洪水之后李儿变化实太大特别表现在性事上。以往她在床上收发自如，浪起来象个妓女做什么下流的动作都肯，完事了象什么也没发生，安安静静地躺在稀松的灯光下，安安静静地吃一把桂圆。李儿现在的性行为随他而动，全失去了创意，对他搞来的三级片也视若无睹，她曾是那么迷色情的动作和声音呵。这真是一门技术一门学问，李儿情不自禁要他学着做，作为男人他当然喜欢李儿迷恋床第之欢，热爱性生活等于热爱他离不开他，性是一种办法。

李儿咬着桂圆，吞下去觉得很爽口，但她对婚姻深深地失望甚至厌恶。厌恶这个无事生非的男人偷撤她的信件，那不过是邮购了一本谈如何自杀成功的书，厌恶他当自己拿回工资买来香烟他贪婪的眼神，厌恶这个故作神秘的男人婚后坚持锁着一个抽屉，厌恶他每晚高低不平地打酣，真是的，为什么要结婚呢？

李儿想起骑车结婚去登记的头一天，刚出大门，迎面冲来一妇人，快速住左拐，而她朝直走，可她怎么也刹不住车，平时她是很自信车技的。连人带车摔倒在地，当时的李儿没有太在意这不吉利的徵兆。到了登记处，忽然感到害怕，坐在门外的长椅上不敢进去，她也说不清楚为什么。

“到了这个时候你还犹豫。”男人简直觉得这个女人不可思议了。

“我不知道。”李儿满脸无奈地说，“就这样了吗？”

“还要怎么样，都到这份上了。”他的声音提高了，显示不耐烦。

他怎么不体谅我的疑惑呢，我这是初婚呵！

二十七岁的李儿感到背后有一块黑布，挡住了她与未来的交往，恐惧似乎是毛骨耸然的。生活真难，你面临选择，谁知道前面是墙还是水？李儿低头不语，惶惶不可终日。

男人拉她一把，说，走吧，进去吧，登记完了还要去买糖呀。

“今天是离婚登记日，二四六是结婚的。今天是星期三。”负责登记的女同志面无表情地宣布。

我后来才知没有一个亲人在场、没有一束鲜花的婚礼给李儿何等难堪的记忆。他的一位女同事替他们选了餐厅，价钱说商量好了，三百元一桌，一共开了多少桌李儿再也想不起，全是他红星工厂的同事以及俩三位同学，李儿的父母远在离梅镇大概三百里的大山里，他们收到她的通知不愿来还是邮局遗失了信件，李儿一头雾水。总之李儿一个人面对着婚礼，好像这不是她的婚礼一切与她无关，她只是走错了房间。

六

我看见雪了，我是已婚的亚。

“我要和一个漂亮的男人结婚”，成为我青春期的全部渴望。女人难道就不能洋洋自得以貌取人吗？一见钟情往往归结于天生丽质自难弃。美貌的男人和女人必将在异性世界大放异彩写满警句、传奇以及血泪。我是个主动的女人我如愿以偿，皇天不负有心人呵。但我那知他先学会赌，然后赶上吸白粉的时髦。

春天的最后一场雪，有雪的地方象出了一次车祸，行人踏上自然脏，刚下的时候还比较洁白清新尤其是挂在树枝上的雪。我走在木丁街，我拿了相机准备照雪，吸毒成瘾的老公说雪要化了，算了吧。

我想了想说，正因为雪是要化的我才要作纪念的呀。

他也仿佛想了想说，女人就是长不大。

这就是说与女人相处是人生的一件轻松事，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牙痛的时候笑自觉有几分迷人或者说阴险。

平阳现在很瘦，走路飘飘欲仙，脸色发青。

我说离婚吧，他说要杀我。我知道他思想单纯干事明快做得到做得到。“遇人不淑”这是句成语，可是他和我结婚时是多少地漂亮多么朝气蓬勃呵。他穿件淡黄色短袖，松开前胸三四个纽扣露出一撮黑黑的胸毛，一脸灿烂的笑容骑车在木丁街晃来晃去。我是色迷心窍。

我天性喜欢和漂亮男人交往，甭管一个男人多么才华纵横多么幽默有趣只要五官不出众身材不坚挺，我就打不起一点儿精神，人象病了，恹恹地。唯有美貌的男人使我容光焕发、口齿伶俐。

梅镇近来的空气中飘浮着令人心疼的尸臭。吸毒成瘾的老公温柔地扬言如果我离成婚他一定能让我死后发臭，遗臭万年。他说完眼泪汪汪，毒瘾犯时他情不自禁先流眼泪。他又从我的黑皮包里拿到钱，晃悠悠地在很高的阳光下走出了木丁街，他现在是好一个瘦字了得，象苍白的诗人，不过他不愧郁。有次他死盯着空无一物的白墙长达几个小时，他说好看极了有很多色彩，他还非常迷人地微笑不已。

我的眼睛瞅着钉在墙上的那些分行成套排列的三角裤、胸罩浮想连翩，女人们从我手中买去性感内衣装饰她们的肉体躺在有男人的床上，而我赚的钱流入他吃毒血液中，我是一座桥吗？显然这是多情的自怜，但他与我无关了，他已不再美貌，让他从我的生活中退出去。

我是主动的女人，事情来了，我迎头解决它，我相信生活的意义包括在其中。是的，软硬嫌施逼他戒毒。

七

李儿离婚的雄心壮志被怀孕彻底击垮。我所未料到她生下死婴后仍固执地坚决离婚把大家闹得鸡飞狗跳，她确实是一个奇怪的女人以及于迷信的老人们说她半夜三更的叫喊引来了洪水，少男少女在李儿的身后指手划脚。他们说李儿是一个淫荡的女人，真实和谣言交织在梅镇的空气中飞飞扬扬经久不散。

女人是洪水。

李儿穿一件深棕色大衣长至脚裸，似笑非笑缓慢地向我的内衣店走来。她的臀部非常押韵极富乐感。我觉得她身体的异样主要因为她历来拒绝长大衣，她爱穿黑、红两色的皮短裙，警服她一下班就三下五除二地脱下换上流行的衣饰。

我说怀孕的感觉好吗？

她说很正常，不发酸，跟平时一样，好像没有这么回事。

你很幸运。我倒有点发酸地说。

谁知道，也许不正常。李儿说。

三年前我为开这个店做掉了孩子，是引产，四个月。出来时我看着她小小的手指甲，？然后是清宫非人地痛，从左到右。

八

李儿和我的丈夫在岷水河，背对着河堤性交，那晚想必有风或者星星，他们被梅镇联防队员捉个正着。据说是李儿疯狂进入性高潮的喊叫引来路过回家的联防队员，他们没想到有公安局的李儿吧。早晨，几个穿制服的男人兴高采烈地通知我去派出所领人并须交罚款三千元，交了钱他就可以放回。生活真比小说还戏剧性，每天绽放新鲜的难于意料的事象四月的花充满情调。李儿在上面还是我丈夫？我拿出昨天的货款，脑子里固执地纠缠着对细节的疑惑。

日后梅镇的木丁街传扬公安局的工作报告，说我丈夫诱奸了人民警察，听到女人高声呼救出于人民警察的责任感寻着声音救出李儿同志。

我在屋里等着李儿。她会来的，来解释。

依我的丈夫的说法是李儿引诱他，诱饵为二十克“二号”。李儿在我丈夫的心目中是梅镇人人皆知又神秘莫测冷艳女人。

他别无选择。

李儿想离婚想得发疯，王忠提出条件只要李儿和一个男人通奸被逮才离婚。李儿就找我了嘛。

李儿的丈夫王忠听了笑得很兴奋，说，他会这样做吗？那有作丈夫的希望老婆去通奸？

李儿没有出现，她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李儿或许是我虚构的女人但我认为虚构是人生的本质。因为这是个没有奇迹的时代。我祖母的年代惊心动魄、兵慌马乱。

一个月后，我重新打开铺子挂出新式的内衣和胸罩，现在时行内衣外穿。木丁街街民的牌桌上已热烈地谈论李儿精神失常进了思和神经病院。她的母亲在照顾她。他已不认得她丈夫王忠，不认得钱。王忠不相信她疯了，跑到医院李儿不停嘿嘿直笑，王忠上前去扒李儿的婚戒，李儿没有任何反映，他又脱下李儿脖颈的金链，李儿仍然嘿嘿直笑，王忠还不死心，去问院长以及主治医生，他们严肃地一口同声说李儿脑子是出问题了，忧郁性、瞬时精神病受刺激过度而至。平时她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医生问。王忠老实地说，

她想离婚，我不同意。

李儿究竟在思和医院是真病还是装病，众说纷云、莫衷一是。

事隔三月李儿如入无人之境出现在木丁街，道路拥挤，她宛如一个若无其事但臀部非常押韵的旅人。此时的李儿已办妥离婚。王忠自从到过思和医院就下定决心离婚，如果李儿不离他都要离了，可他知道在法律上和女精神病人离婚将很有难度。当他第二次到思和医院，对李儿温柔地说他成全李儿无条件离婚并摸出协议书请李儿签字。主治医生在现场，他说只要李儿听到离婚可行，精神必将恢复到正常。李儿眼泪含在眶内，医生正儿八经地拿出仪器查李儿的身体，脑电波、心电图。“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医生在出院单上写道。

九

我和他几乎不做爱了，他的身体越来越轻，脸色出奇地白，血管清晰可见躺在床上气息奄奄。他以自杀、绝食相挟坚决反对把他送到省城的戒毒所。“去找李儿，李儿手中有货。”他的口水又吐出来了。

他和我结婚时健康英俊在木丁街骑着摩托横冲直闯如今可是一去不复反了，人生苍海桑田地变化着。我说我们离了算了，他说有本事不用上医院就能帮他除毒。我说试试看。

找李儿得先找到王忠。这是我第一次到李儿家。厚厚的窗帘，一层白再加一层花布，流行的黑皮三人沙发，墙上一把工艺美术店常挂着的大扇子。家里不伦不类的摆设让我疑心李儿去医院之后，王忠的重新打点了家。

王忠很热情招呼。他说李儿玩完了，都不认识他了，我去了也白费工夫。“你真是个大公无私的女人。”

什么意思？

我当然明白他指我不但不嫉恨李儿与我丈夫的那事儿言语之间还颇关心李儿的病情。我恨不上李儿，没这冲动。李儿罢死地而生的勇敢形像与自怜自恋的多情样子交织不时在我面前晃荡。

王忠坦然自信地告诉我他有解药，祖传的秘方。他说他有预感我总有一天要来找他。我说难道他祖上有人吸白粉。他说这是他家的一个秘密。

王忠神秘兮兮告诉我他的药一吃准灵，不过药引子不太好配。

是什么，只要不是处女血就行了。

差不多，要清明节前处女菜的茶。

我说这好办，我有亲戚在山上种茶，亲戚想必有几个待嫁的姑娘。

王忠的眼珠子又动了动，手中无措站起身，“秋天的天气真好呀。”他发着感慨。接下来该说我漂亮多了，一个人生活多么寂寞呀。他的身体往我这儿挪着。我突然替李儿不值，当初怎么要了他，梅镇又不是没有追李儿的男人。美貌而聪明的女人往往在婚姻路上出人意料地以悲剧收场。

十

李儿的孩子死在肚子里。足月，男婴。

那天她肚子痛，打电话告我，她快生了。女人生孩子是大事，人生人，生死人。我妈就是生我弟弟大出血而死，当时正值批林批孔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梅镇的老妇科医生张主治借到外县去做报告，又逢星期天，只有一值班护士。不知为何妈的血，势发破竹地滚出，一团团的开遍产床，那护士慌了情急之下往妈的产道塞大块大块的棉花。妈在抬往G市的路上闭气。传言在梅镇的上空飘着如飞絮，“张家嫂是犯了冲了，她一定在生前一天还在搞

X。”在长大成人的日子里，每听见妇人们谈生孩子我本能地恐惧仿佛看见大团团的血在我的身上翻滚。

我提前收拾好铺子回家换了衣服，又给李儿买些鸡蛋、几套婴儿宝宝服。我到医院的时候李儿已进了手术室。我问王忠情况怎么样。王忠说不生出个怪胎就谢天谢地了。

李儿把孩子生下来了，脐带紧紧缠着他的脖胫，他是在母腹内缺氧窒息而亡。

十一

“李儿，你真是与众不同的女子。”我认真地说，但听起来肉麻兮兮。

“你这是骂我还是在夸我，‘与众不同’，怪吓人的。”李儿笑道。

李儿在梅镇笑骂由人的气势，相对于一目了然、无处不在的自恋自怜（尽管别有一番风情）我更钟意女人富于幽默感的自嘲自省（损）。幽默是以旷大的性情一支撑着的，幽默的女人自解风情。

李儿离婚后义无反顾退掉了公安局的公职在梅县堪称豪举人们又议论纷纷，她一定是被开除的还不是那次偷男人被逮住了吗？算起来她也有三十好几了，她的脸还艳如桃花妖精相。你说她上次住思和医院是真疯还是装疯？我看是装的，她鬼着呢！装，怎么能装一个多月有不露倪。

他们都是我的知己呵。李儿听到木丁街的闲话，充满深情地叹息。

李儿太我行我素了这也是她的迷我之处。她生活在她自己的内心视觉中。

十二

我选择太阳照得人昏昏欲睡的中午，又一次去王忠家。我说我已找到了处女茶，你快给我解毒药吧。我想起金庸武侠小说那些带毒之人，他们的亲人走万水千山向毒王讨回解药的传奇故事。

我丈夫平阳还躺在床上，他几乎不讲话，他的身体如一张纸符随时都会飘飞而去。我给他清水喝，我们离了吧，你自个好好过吧，他说。这是不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告诉他王忠有解药。

那小子你也信？

死马当活马医吧。我说。

走出家门平阳的预言在我心中荡起异样的感觉。“王忠会要你和他做爱才给药。”

王忠这么做也不是没有逻辑，一剑三雕但他主要还是为了打击李儿。我摸出小圆镜加深口红的颜色，我又把指甲染成绿色极为夸张的造型。

平阳的预言没有在我的身上实现。王忠自从和李儿签字画押离婚的当天莫名其妙阳事不举，他全身猛出虚汗。

李儿一走他就痿了，吃药打针全没效。王忠从一民间秘医中听说处女茶喝了能救他于不倒。王忠心里其实也不太相信不过急病乱投医罢了。他要我给他处女茶。我说没带来。那你什么时候带处女茶来我什么时候给你解药。

我笑了说好吧，明天一手交茶一手交药。

一言为定呵。王忠从沙发上一跃而起。

十三

李儿的又一惊人之举是伙同号称梅镇四大金钢之一张全开家名叫“小雨点”的卡拉OK厅。张全曾判刑五年，靠偷窃起家。梅镇人传说他二指禅的功夫也入化境，来如风去如风、来无影去无影。

李儿打电话要我去玩玩，我说没心情，平阳的病弄得我烦躁得很。她说正因为此出来散散心吧，她那里有好些个年轻美貌的小姑娘。

小姑娘有什么意思，又不是小伙子。我说。

李儿郑重地声明她也有小伙子，只要我说声要，保证满意，不满意退货。

直到我多次去过“小雨点”我才基本上明白李儿真正的兴趣所在。李儿从外镇弄些十七八岁的小丫头，每月给她们一佰元，客人的小费除外，以张全的口吻说她们在乡下喂条猪也要三个月，言下之意在这儿裤带一松便大功告成。李儿和张全在每一个小包间按上监视镜，慌张偷情的客人一般不会注意这个小孔，李儿就躲在后面看着不声不响。有时候客人和小丫头们的动作实在离奇她忍不住失声大笑，这时刻她感到这一天很充实。慢慢地李儿从窥视中体会到越来越广大的乐趣其乐无穷。

我陷在大厅中软硬适度的沙发里，李儿把我安排在三号台。厅的左侧便是十三平方尺的小舞厅，可以说没有灯光。先唱歌再跳舞最后进里屋的休息室，标准的三大步上蓝程序。

李儿身着大胆的红色旗袍，端盘水果向我走来，我卖给她的新式的胸罩使她的乳房富于乐还真有点扬武扬威的架子，她的腰也极到位。

我们都是介于虎狼之间的女人。

我问生意好吗？她说现在还好，以后就难说了。难道有人找你麻烦还是竞争太激烈。

李儿轻轻地转了转杯子说，一遇严打这儿就清静了。你知道我也是公安局出来的人。

“我是一个受伤的女人”，一号台的男人在学女人样唱港台流行歌曲，另一个男人接着唱到“爱上一个不回家的女人”。男男女女在调情，气氛算有了，轮到我点的容易让我滔滔不绝的“涛声仍旧”，我让李儿帮我唱了算了，李儿不肯说没有听过我唱试试吧。我咬口苹果继续说，皮肉身涯刺激人，但你有无从良的打算。李儿说，不在干什么，她要有兴趣才行，她是奢侈的人。

听到她唱歌不知为何我的心又闷又空，她唱的还行象个正常的失婚少妇的哀怨。我说我要走了，明天还得开铺子。李儿突然问平阳的毒瘾现在怎样。

你手头有货吗，有就给他吧，一日夫妻百日恩嘛。

李儿仿佛自言自语说我还是在在意那事的。

我只在意细节，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做时的位置？

真要知道？

是的。

他从后门进的！

那天晚上我随李儿到她独居的家，那天晚上是我和她之间交往高潮的开始。平阳仍然在床上气息奄奄。

两张厚厚的床垫席地而放，我害怕触着她的身体，我穿上她宽大棉制的内衣，躺在床垫的右边。我伸手触到墙，光滑、冰冷。她倒随便轻松，脱掉外衣，把从我店买去的三角内裤、胸罩暴露在我面前，走来走去，旁如无我，这是一个成熟的女人的身体，线条非常分明，几乎无可挑剔或者说如同画家们的人体写生画。

生活中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一些事，很多时候比梦还象梦，于是才

有人生如梦的醒悟。

我感到热呼呼的李儿的身体，她随我也往右边躺下。我们都不吱声，当然不是在等待什么。李儿的手似乎是很自然地放在我的腹部，没有动作。李儿的细长、圆滑，十字纤纤非常地古典。这算不算点到为止？

十四

平阳成了植物人，一车人活着的是车主张全包括受轻伤的李儿。

他们开的桑塔拉在通向G市路上与土地上碰得四脚朝天。以李儿的合伙人张全的话说他们为平阳庆生开车去公路旁的凤皇城吃火锅。那天我去G市进货当天没有返回梅镇，他们在吃饱喝足的回程途中平阳要求开车说他曾经学过。张全拗不过他，把方向盘让给平阳。平阳没有开到五分钟，车就毫不客气地冲到水田里了。

死者沉默不语。死者身体上的血凝固为铁锈红，我的目光掠过现场，我不知道我看到的车祸对我以后的视觉、口味有没有不良影响。事实上在我未来的生活中我吃的越来越少，我摸摸我的嘴唇，口红还在，我是幸运者。但我怀疑是不是李儿捣的鬼？蓄意谋害平阳以绝我的后路使我死心塌地和她好下去如同我们有过的几个月生活一样？我不得而知。

医生说平阳不会醒来除非出现奇迹，这不是生产奇迹而是相互说相声的时代。

几个星期以后，我到医院接出平阳再把小红从李儿的歌厅带到家，让她暂时照顾平阳，给他做做稀饭，炒点青菜等家务。平阳的肠胃功能、消化系统都没问题，心跳也很正常，只是大脑死了没反映。然而平阳好像喜欢小红，他的左眼皮无力地颤抖了几次，小红虽说不明亮光艳但自有股青春少女的鲜嫩，皮肤白里透红，脸圆圆的，身体看上去也很结实。

小红今年十八岁，有次李儿的卡拉OK厅来个包工头指明要个没开过苞的妞，出三百元开苞费。李儿便把刚从乡下找来的小红领出。他们没有进去包厢五分钟，就听见小红的尖叫，进去一看，小红下身正大出血。结果去医院缝了三针，花三百元医药费。李儿很生气大叫大嚷说你出了三百元就可以这样对待她吗？

我问过李儿那小妞怎么会出那么多血，怎么个搞法？李儿肯定地说那包工头是个植珠族，现在时髦往阴颈放几颗珠子把女人搞得死去活来、鬼哭狼嚎。

我白天上铺子晚上到李儿那去，我们之间不提平阳的事，我们的关系仍然一如既往，我们上床我们彼此抚摸亲吻说很多甜言蜜语，我们从张全手中租些录相带看得如醉如痴，但我最疯狂的时刻我有一只眼睁着、半只耳竖着，我要明白是不是李儿以置死地后生的精神出谋化策借我丈夫之手杀了他自己或者根本就不是他开的车，肇事者是车主张全？如此说来李儿这个险冒得也太大了，死者可能是李儿他们自己，难道李儿所做的一切仅仅因仇视男人王忠转而喜欢上我，另一种原因可能李儿从骨子里就是个双性恋者。

在我与李儿共同生活的秋天，时常下雨的秋天，李儿从不在我面前提出她的前夫王忠，王忠是她的禁区。有次我说她是不是去看看王忠，他也过得不好。李儿脸色吓人地白，白如雪，头发似乎也乱起来，她几乎又哭着说，你要杀我吗？

她是个奇怪的女人，她应有不同凡响的举止。仇恨在她的心中生根开花，仇恨绵绵不绝，究竟王忠给她致命的一击来自何处为何而来，李儿咬紧

牙还是哭腔说，你要杀我吗？李儿坚守着她与王忠关系最为黑暗的一幕，我和平阳的痛苦是现实的真切的平常夫妻过日子不顺的痛苦。如果平阳恢复美貌，不再吸白粉，我们仍然是平凡的恩爱夫妻。太阳照样升起。

十五

她的手继续在我的腹部逗留，指尖温柔地划着圆圈。“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楼下的男声唱着宛如积劳成疾怀抱伤痛仍然叫春不休不止的情人在歌唱。李儿猛然用她全部的身体如丧家犬般扑到我的上身，冷静地说她很早就喜欢我了，相信我不会拒绝她，我会接受她。

这是真实的事件，水果具体地说是桂圆又含在她的口中。

李儿的手在我的沉默中继续前进，她一把抓住我的乳房说，“我可不可以亲你？”

我要她告诉我她上次是装疯还是真疯。

真要知道。

是的。

我是真疯。李儿的手并没有停止抚摸我，她说，瞬时性精神病，你一定听说过。

我为什么不屈不挠守着对她好奇的欲望，不管是她的风景在木丁街飘扬还是她作为一个静物和我同床共眠。李儿知道自己是真疯那不说明她不是真疯吗，如果她说是装疯难道就说明她真的清醒吗？这样一步步推论下去我会陷入我的神经是否正常的疑问怪圈。在李儿手指的引导下，我决心听凭我蠢蠢欲动的激情荡开从体内破身而出。我反抱她、亲她吧，让她在我的身下化去象一幅泼墨的山水画穿过欲望进入至高的境界。她的身体优美无比尤其是乳房坚实光艳让我嫉妒。她把手放在我的口里，我顺势咬了一口。她没有叫出声，忍着痛满意地吮着放回嘴里的手指，她吮了好长时间。我们僵在床上，我不知她下一步动作，我想我们继续这样玩，我们定能为之迷乱，高潮迭起。

“我欢喜女人，不知是不是由于打小我骨子里倾向女性，以至于对男人平添层隔膜。二十三岁以前对男人可说是若视无睹不住心里去。在作女人的意思方面我成熟的太晚。怪事呵。我和男人终于没法交融，我现在才明白我喜欢女人。男人的身体太单调，没有曲线，没有富于弹性的白白的皮肤，而且男人除了激情还是激情，做完了就完了，我很不喜欢。我喜欢女人，女人的欲望藏得很深，深到我们都不明白的深不可测，我在女人身上能发现自己，我们的欲望层出不穷。亚”李儿呼喊我的名字，她不再舔她的手指，她的嘴空了，她说话，“亚，放松你自己。”

我不是梦见过和李儿在床上吗，我也要她的，这是从未经历的体验，生命太短暂，当我老了把往事浸在水中一层又一层地剥开心中翻腾股股时光如闪电飞逝故人离去的真切忧伤，不会因镇压欲望而遗憾，秋天，收获的季节感动我至少应该有接进李儿肉体的决心。平阳如果看到我和李儿兴高采烈滚在一块，分不清谁是谁，他会象犯毒瘾吐出口水吗？我不能说我们在爱着，我和李儿，在做爱的过程中爱似乎被吸干了，做爱成为极为客观的事件。我们都太关心我们自身，赋予每个动作、手势甚至每次呼吸以爱意而不在于对方的身体。我们表达了，我们在做爱就行了。

李儿的目光朝前凝视快乐而硬实，她饱满地坐在一张红椅子上赤身裸体，安适、细致并且透出某种危险的幸福情调生动再现了她最为欣赏的诗句

“灯心绒幸福的舞蹈”，她容光焕发光彩照人，她梦幻般地叹息这样真好、真好。

我疲惫不堪，我偃旗息鼓。秋天的夜晚空旷、冷寂并且微妙，我独自走到阳台急促地呼吸，生活的意义是可以被忽略的，李儿仍然饱满地坐在红椅子上目光如炬但我已嗅到她体内埋藏着的桂圆气息正在腐烂。我为之动容忧伤，美是瞬间的事如昙花一现，女人的美尤其如此。李儿的内心以及她行为做事太过激烈，最尖的东西最易破碎。与她相比我生活化多了，我守着我的铺子我的那些三角内裤。李儿是不宁的，世界上又有多少新鲜事供李儿寻求呢？

十六

梅镇人发现并啧啧称奇我与李儿的同居关系是通过王忠的嘴出去的。不知何时他弄到了李儿的钥匙，在九月二号站在我们的面前。我清楚地记得李儿说不出话，整个人瘫倒似地痛苦，她想呕吐，但又吐不出，憋得难受。李儿两次分别与男人、女人做爱被人捉着，可怜的李儿无处可逃、无地自容。

只有我还能让不屑一顾的神情从嘴角溢出，而王忠似乎大获全胜满载而归。他冷冷地笑，“果不出我所料。”，出门时他没有忘记诅骂声“贱货”。

十七

我英俊过的唯一和我有肉体关系的男人死了，他偷吃大量的安眠药。他死的那天，木丁街有家餐馆开业，业主请来一帮吹号的家伙，锣鼓掀天。我得知他的死讯时正在和一大早赶来退货的男顾客争吵，我叫他下午来退，早晨退货不吉利，会坏一天生意。他声明他路过此地马上要走。我说这样好不好我给你钱，算我送你。

男顾客大叫起来说你以为你有钱吗，有钱就可以侮辱我吗？

我说他有没有搞错，人心不足蛇吞象。

男顾客站在铺子中央挥舞着金黄色大号乳罩不停地叫“神经病，神经病。”

我看见小红穿过马路，气喘，她分明吓坏了。我说没什么大事。

小红啐地哭着说，怎么办，亚姐，他死了，我第一次看死人在床上。

谁都有第一次，我这就去第一次。

我从男顾客手中接过乳罩使劲扔到街上，从黑包中抓几张钞票往他身上塞，锁门直往几个月没回的家跑。

十八

现在李儿来陪我守灵，身着白衣，施淡妆，她和我丈夫平阳一夜露水夫妻。男人和女人只有撕开友谊的面具踏入性爱的领域才能表现出真正自然的男女关系，恨之入骨或爱得血肉模糊，才容易不做态、不矫情、不心怀鬼胎暗度陈仓。女人最不会忘记和她有性关系的男人，他们显示在梦中在不经意的日常生活中是一个又一个无形的陷阱。

我双手合十，一张大白布罩着平阳瘦可见骨的肉身，李儿点燃蜡烛，我注意到她面孔触目惊心之美。

我和李儿相对无言默默坐了一夜，我又嗅到了她身上深埋着的桂圆的味道。李儿不愿意参加平阳火化的仪式，她正在恐惧着什么，平阳的死似乎有所象征。假如有来世我宁愿做一个美貌的年轻巫婆到处显灵在单身的房间遍插玫瑰香气袭入鲜花朵朵。

我告诉李儿，明天我把“处女茶”交给王忠，虽然平阳已经死了。

为何还要提王忠的名字，难道他要了你。李儿悲愤盯着我说。

你病了。我认真地说。我不相信李儿竟愚蠢以为我在演出换夫的喜剧，我于是明白李儿的占有欲如此地强，我对王忠并无好感，那种自以为读了几本书就以为一加一不等于二的男人满街随处可拾，上面说过王忠企图靠近我有可能是抱我，一个单身男人和一个单身女人在房内阳光又是那么明媚，但他坦言他不行了，性能力随李儿而去，变化突如奇来不可思议。

我靠墙而立，王忠与平阳相比太过阴冷，每说一句话好似话里还有话。王忠在我身后说，离开李儿，她很危险。

我回过头直视王忠涣散的身体，李儿在梅镇很不容易，你为何要伤她的心。

是吗？王忠冷笑。

现在，李儿双手抱着身体，平淡地自言自语，我是疯过的人，我还怕病吗？

你应该去打理下卡拉OK，全部给张全了吗？我企图转换话题。

还要活下去吗？李儿自顾自说话。

秋天是有风的，也有雨水，两个女人面对一个男人的尸骨室内别无他人，李儿借来了一盘哀乐，放着。我此刻听出哀乐为慢三步，可以用来跳舞。

我们俩围着平阳的尸体旋转，一个圈接一个圈，李儿带着我，歪歪斜斜的影子印在墙上，轻歌曼舞。李儿很投入，安静地微笑，朝着我，跳了一会，我们都感到一股鬼气从脚底下流出，慢慢地浸到腰部，李儿好像握不住我的腰，手竟无力地降落下来。而就在这时，有人敲门，不要去开。李儿说。好吧，不开。门，仍然在响。

我知道你们在，开门吧。李儿听出是张全的声音。

张全和小红站在我们面前。小红身着拖地的黑色长裙，张权则西服、领带。

今天是你们的大喜的日子吗？李儿问。

是的，我们今天结婚。张权回答，小红小鸟依人样勾住张权的手臂，笑着。

你们走吧，我们的丧事还没完呢。我看不惯小红在笑，当然结婚的她顺理成章地笑。为什么不呢？但我仍然赶走这对新人，没有什么，李儿说，我们继续跳吧。好吧，跳。

十九

日子混乱不堪，日子又过得很快。已经是早春的气象了，张全和小红远走深圳说有家夜总会老板请他们，李儿便把“小雨点”卡拉OK顶给张权的兄弟张力，办完一些手续，李儿很无助的样子。我的心情也不好基本上没心情，可我的“玩一把”铺子得开，李儿帮我守了几天，守得她冲我叫喊说恨不得把这铺子烧了，放一把火，冬天里的一把火。李儿月经前几天一如即往凶巴巴地乱发脾气，我怀疑李儿和王忠结婚的决定就是在经前做出的。听说西方妇女有药可吃，专门治此种妇科病——经期骚乱症。我似乎没有特别不良的反映，我不影响他人我只是爱吃零食，不停地咬东西。我咬着东西又去G市进货，回来将三角内裤挂满了墙很是晃眼。

李儿穿件大红宽摆长裙子，紧身半透明上衣和我并肩坐在铺子内。我们打量着木丁街走来走去的行人时而评论几句针对男人的衣着，这领带不配他的裤子，深色的西服应搭配浅色的衬衫，那个平头很滑稽，走路外八字。

呀，你看呵，这是对情侣，不象。这对象在搞婚外恋，打八折买给他们吧。这样的日子又过了一个季度。

二十

如果说我丈夫平阳的死对李儿是人生无常的感叹，张全和小红远走高飞则是个刺激的话，王忠的暴死（据说是食物中毒）对她就是打击。

李儿是在王忠死前一天搬出我的家，她并有说出原因，我懒的再问。我开始疑心李儿爱过王忠，恨意也是爱着的依据，她忘不掉他，我疑心她以前告诉我的关于王忠的一些事全是她虚构的。她因爱而结婚因激情而结婚而且是难以抑制的激情。谁知道呢？

女人与女人之间关系的脆弱就表现在不肯说出全部的真实，无论如何得藏点什么在身后，明里暗里为之争夺着什么。李儿走到哪里当然是闪亮处于中心的女人，我喜欢看她快乐的样子荡来荡去，她的笑很漂亮。

王忠的丧事她没有出席，二、三辆送葬车开出梅镇朝火葬场驰去，我正好在必经之地的木丁街守着铺子。而就在这一天李儿放火烧了她原来的家。纵火后的李儿以梦游的步法逃出梅镇。我无法打听到李儿的消息，和她有关系的人非死即走，远走他乡，我们注定错过了，在同一条路上走失。我也形影孤单地活地，穿着紧身衣。接连而三的死人事件加上李儿的失踪把梅镇的空气调拨得阴冷紧张怪异好象随时都要爆炸，人们在不安地等待，下一步是什么？老人们又说李儿是不散的阴魂，只要有她在一天梅镇就别想安宁，她什么时候才死呢？她是灾星。流言越来越多越结越广，我似乎也相信她还是不要再回来的好，她不属于梅镇，她是异乡人，水土不服，犯冲。我的疑心病随著流言滚动到平阳的最早的毒品从何而来，平阳只说是社会上的一些朋友从南边偷运来的。也许是李儿带给他的，李儿当时在公安局，常听她说收缴的白粉如何如何，人的意志力终是无法和物质抗拒，子弹穿过人的身体，发出清脆的响声。人在药物下也不堪一击。

李儿消失了一个冬天至到春天出人预料地返回。在她消失的冬天里梅镇又发生一些不大不小的事，三个从G大中文系结业的女学生分配到镇高中，她们青春的脸皮上充沛著血色，老人们说又来了一张群妖精，她们要我们种苹果树吗？老人们在嘀咕。我坐在铺子里接待这三位学生，她们扭扭妮妮、叽叽喳喳买了我的新式内裤和胸罩，分别织著梅花图案。而就在这时李儿站在我的面前，我几乎没有认出她，她裹一身的黑衣，手握一支《消象西式鬼节》的人物。

李儿我要走了，父亲来接我去美国，我对李儿说，我的父亲来找我了。

你要去认一个陌生的父亲。

是的。

保重吧。李儿说完她的祝福话飘飘然走出我的铺子，我冲她笑笑，我想她看见了我的笑容。第二天梅镇的老人们大声地议论李儿自首事件。你说她会判多少年？现在还严不严打？

李儿正式宣判的那天我手握一张国际航班的机票，我与李儿将隔开一个大洋，但她服刑的世界和我的世界可想而知充满戏剧性，首先李儿的美定使男犯们不知所措，而李儿不宁的心必手出惊人之举令大家措手不及，而我之于美国必将是一个更为不知所措的陌生人，我首先要对付一个陌生的父亲以及陌生的兄弟，我变得更为陌生对于陌生人。但我必须起程，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我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我在打扫屋子时发现不少李儿吃完了的桂圆壳积在床底，我轻轻一扫，打开窗子时桂圆壳全部腾空而起飘在空中，我大声地咳嗽，捂着嘴跑了出去。
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号完

《猪大肠的故事》

王德顺四川梅县人，祖籍不详，年龄在四十五与四十七之间。德顺的身高是时下流行的一米七十四的标准。德顺虽然出生在农村年少时也很做了些农活但走起路来据他的妻说有飘逸之感，这种变化得力于德顺十七岁时扔下锄头斧头链刀凭着初中的文化击败德昌德发德好三个竞争对手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座革命的大熔炉。当他第一次登上火车，他暗暗下定决心他将一去不复还，无论如何不能再过这穷山恶水的挖地球的生活了，这不是人的生活至少不是他王德顺的生活。

德顺当兵进城了。德顺一路顺着，提干升级官至正排长，如果不是秀秀来一次闹一次要结束分居两地的生活，要他转业或复员到地方，管他什么地方什么单位把家安下来再说，秀秀说：“你聪明能干，不信就混不出个明堂来，早一点到地方，年纪轻单位上也愿意要你。

况且孩子都大了，不能老跟着我在小城念书。”德顺想想在理，留老婆一个在乡办小学教书他也不放心，秀秀生了一儿一女后还有不相识的人要跟他谈婆家，那个德昌一直都没安好心，男人风流风流没啥，自家女人万万不可，我一刀杀了她。

三姑？德顺的心晴天打个寒颤，三姑！德顺左想右想，他朝四个兜奋斗的理想已经实现。回梅县，可是三姑？

奇迹总是突如其来如地震人们一直在跟踪预测但总有漏网之鱼。一个白肤、黄发的婴儿诞生了从三姑的肚子里爬出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一九七九年的春天。

三姑是本县吃商品粮但专种蔬菜介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妇女，三十五岁，体健貌端，热情大方，已婚十年无子。

县医院立即把三姑产小洋鬼子的重大新闻报告给了妇联，妇联的李同志立即连夜汇报给县党委县人大县政协等有关单位。

县党委第二天召开党委会讨论三姑事件，经过激烈论争决定如下：先将三姑隔离审查，她的儿子暂由县医院负责照顾，暂不向地区报告，等水落石出时或者有目眉再向上级通告。

德顺和三姑做爱细节省略不记此时不表。

德顺当时所在的部队在梅县的党校搞默营拉练，三姑被党校请来临时帮厨。

接头暗号：粉蒸肥肠。

三姑第一天，哭得昏天地暗说想孩子，说奶胀，孩子要吃，你们还我孩子。

说，你和谁生得这个野种。

孩子是我生的。

根据医院报告说你丈夫无生育能力，你们结婚十多年了都没有孩子，而且算得出你怀孕的时期你丈夫出差在外，据说还是去陕西某县找偏方治不育症，等他回家你却生孩子了？说吧，是和谁做的？说出来呢就放你回去，就没你的事了，那个男的是要对你负责的嘛，我们是为你着想，说出来吧？

孩子是我生的。三姑说来说去就这句，孩子是我生的。

孩子是你生可是你和谁生的你一个人不能生吧？五同志不紧不慢地说，你总不是圣母玛丽亚自己也能生孩子吧？五同志不耐烦了可他还不能对刚生产还在坐月子的女人动粗。

第二天，三姑仍然不开金口。

事发之后三姑的丈夫提刀在街上转悠了三天，他来去慌张。

此时的王德顺刚好用一大笔转业费打通县委组织部的关系把他分配到工商银行会计处。

德顺此时紧张惶恐不安的心情可以想象。他担心三姑供出他，那他真算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这个贱女人就那么几下就生出孩子了？她不是十多年都不下蛋吗？德顺更害怕比三姑漂亮十倍的老婆跟他离婚，老婆早生下一儿一女鲜活可爱，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是他的种。有时候真怀疑这个叫李大肠的儿子是不是他的，从时间上推论是他的，三姑的丈夫当时不在梅县，五官是他的，他仔细从医院的门缝里瞧过。

第三天。三姑不管调查组如何软硬兼施，三姑低头沉默咬牙不松口。“他妈的，整个的一个刘胡兰。”组长说。

“你倒是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呀。”县委五同志终于急的大叫。

三姑流泪，泪如雨下。

五同志打小落下见女人流泪犯头昏的毛病甭管女人嚎啕大哭或是悄然饮泣或者默默坠泪，五同志的头照昏不误。多年以后他老婆以此招治他，每试必爽。

没法审下去了。三姑仿佛知道五同志的弱处，每逢五同志问话，她便哭，说哭就哭，眼泪如水龙头一拧就开从哗啦啦地下到嘀嘀哒哒地流抑或从嘀嘀哒哒地流到哗啦啦地下。五同志心急如焚可遇上眼泪的攻击他也没辙，渐渐地人消瘦了，有时说话又口齿不清。另一位刘同志在审三姑其间老家来电称母病危他告假奔丧。县委一时抽不人手，又逢省委书记亲临梅县，象三姑这种可大可小的事件正书记不愿节外生枝况且男女私情确实不好落实，水不落石难以出，最重要的是正书记怕出人命，冷不妨这三姑上吊抹了脖子咋办？县医院又来告急说护士们不愿再管三姑的儿子了，每天的奶粉钱谁出呀？来医院瞧混血儿的人太多，还有群众从外县赶来，实在是极大地影响医院的正常工作，护士们经过三个月的奋战新鲜劲一层又层地低。而且三姑每日高喊奶胀她要奶孩子谁进门她也敢当着面脱衣服。正书记下令第四天再问不出个所以然不妨将三姑放回继续监督以观后效。

说，你和谁干的，五同去已经心不在焉地问。

我和一个洋人做的。三姑抬头平静地说。

什么？你再说一遍。

三姑重复了一遍。

五同去记录下口供让三姑按个手印火速报告正书记。

这可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这个三姑实在是看不出，那些洋鬼子不是有毛吗她也不怕。

妇联张主任对共青团的刘书记说。逼急了嘛，俗话说女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她介于狼虎之间，同志们你们想想吧。刘书记高声笑道。于是随行的今天开会的干部领导都放声大笑。

雨过天晴。

正书记指示县县宣传部、统战部负责调查。部长亲自翻阅档案一致同意本县从民国二十年来过一个六十岁的传教士以后再没出现高个子、黄头发的洋鬼子连越南人、朝鲜人也不曾在这时候到达过梅县，梅县的开发是近年来的事。三姑在声东击西转移视线，告她里通外国的罪名不能成立。但这小孩子确实是混血儿的样儿，白肤、黄发这还有假。梅县人众说纷云，梅县的人民三三两两说说笑笑经过三姑的家门或绕道也要弯进三姑住的小道，街房邻居都心照不宣，大家谈论着天气打着哈哈眼睛不失时机地盯三姑紧闭的门。

三姑足不出户。她在家抱着小孩子撩开衣襟奶着娃娃。他丈夫早出晚归忙着在集市上收税，回到家蒙头便睡偶而瞥几眼小孩，眼光青绿青绿的，三姑顽强又小心护着生怕他出手伤了孩子。

“你不能生，有什么理由怨我，去抱一个还不如我自己生一个，他一样叫你爸，你一样是他爹。”

“是谁的种？”丈夫的手在洗脚盆中动作，脸抬起问道

“我不说的，这只有我知道，小孩长大我发誓也不告诉他。”三姑嘞地跪下说，“孩子你跟你爹叩一个头，喊声爹，我们从此是一家人，我们还有日子要过，你说呀孩子，你听妈的话，说呀！”

三姑的丈夫蹬地一下踢翻了洗脚盆，水花飞溅，洗脚盆咣咣当当滚向床角。他大喊一声：“我日你的妈哟。”

那天三姑做猪大肠，端着一大盆水在洗着，三姑洗得极乾淨，用盐浸泡用醋洗，洗得纯白。

德顺带领着他的一个排的兵打靶归来高唱着军歌，德顺问吃猪大肠呀？是呀，吃粉蒸肥肠。三姑笑吟吟地回答。三姑不知咋的看德顺顺眼的很莫名地心跳气急，德顺好像也有点意思老没话找话说。晚上部队熄了灯德顺出来乘凉和党校的熟人谈天，三姑端个小凳坐着打毛衣，德顺说嫂子帮我打一件吧。你老婆不会打？她会，不过她忙呀，家里有两个孩子。三姑最忌人说有孩子，她脸一沉。德顺自知失言，忙赔笑说，你看你打得这个花纹好看，嫂子要舍不得我出钱总可以吧。三姑哼了声有几丝撒娇地嚷，谁希罕你的钱？

吃粉蒸肥肠哟。开饭了！

三姑今天高兴，扯着嗓子喊。昨晚德顺走时回头冲她一笑，三姑认为笑的意谓深长，她记得看过一港片叫《三笑》，已经一笑了三笑还会远吗？

哎呀，三姑你这粉蒸肥肠咋做的，太好吃了。德顺凑到三姑身边说。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说出来听听呀，一夸你，你还真就顺杆爬。

你给杆，我就爬，我高兴人说我好话。三姑一扭腰进了厨房。

德顺洗好碗，故意用筷子敲着，嘴里七哼八哼地唱着歌，他呆在厨房不走，他装着很认真的样子读黑板上公布的菜单和价格，自言自语地说，这物价涨的也太快了，当兵没搞头，还是到地方好。

三姑打扫干净厨房，狠命地用肥皂洗手，换件新衣走出来，仍然端个小凳手拿着毛活。

德顺说这天气真闷热怕要下大雨。三姑冷笑说，那当然，晴了三天了嘛，久晴必有雨。三姑快步走到党校的操场空地，校长、处长和他们的太太都坐定在打牌了。

三姑的思想很矛盾，她渴望长期在党校食堂干下去，她不想惹出乱子来，但她又最想有个儿子，肚皮怎么这么不争气呢，能查的都查了都正常就是怀不上，天绝我后呵。小红那婆娘一年之内能刮三次宫她的男人怎么弄的！娘娘的！

停电。校长吩咐三姑回食堂取蜡烛，三姑不太乐意去。真把我当下人来使唤，我给你们拿蜡烛，你们坐着闲聊，我一个女的黑灯瞎火地来回跑。

喂，三姑，有没有蜡烛，借我一支使。德顺的声音传来。

三姑气哼哼地说，自己拿。德顺走进厨房，坐下。

蜡烛点然后，蜡烛光下三姑的脸突然温柔生动，德顺的笑容好像也是很专心生动的。

三姑想该发生的事你无论如何逃如何躲都白费力气，命里的事，没法。三姑走出门时德顺勇敢地手朝她的腰部一拧。

“我等你回来”德顺说。

“你真的不怕。”三姑说。

“你真心，我也真心。”德顺又说。

“你老婆不好？”三姑又说。

德顺一直认为他老婆正经，当然这也不是主要的，男人嘛那里一生只能有一个女人那不等于白活了吗，妻不如妾妾不如嫖嫖不如偷哟。德顺知道女人是要哄的，他把他能想起的好词都说出来了，哄得女人开心，女人什么都能做的。

三姑盘算着这次能不能怀上，德顺长相帅，个子又高，一不做二不休，我就要、要一个孩子，孩子呵。三姑怨自己命苦，一个女人嫁了男人可这个男人不能和自己生育，我就不能有自己的娃那有比这更不幸的吗？三姑坚信是她丈夫有问题。三姑听得出德顺纯粹是在哄她，说的不是真心话，可她已经不管真假了，她爱听好话，好话安慰人，那怕是假的。三姑嘴上却不服地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我算啥。

德顺大概不愿和三姑罗嗦他叫着三姑的名字说，

“你把门关死。”

“你还是怕的，怕影响了你的前程。”

“我是怕你吃你丈夫的亏。”德顺挤眉弄眼地说。

德顺和三姑或者三姑和德顺具体做爱的场面大家可以发挥想象，反正动作到位有声有色大部份时间宛如一场肉搏分不清谁是谁非更休论胜副结局。

三姑的丈夫原则上接受了孩子，意思是他不再打她吼她从此也不提这事了。三姑的丈夫想过和三姑离婚可是他们结婚十多年三姑对他一直温柔体贴当年也是三姑的爹使力让他进了税务所吃公家饭，况且如今这屋还是三姑家的，税务所又没房子。孩子算听话，总不能杀死他哟，三姑也吃了不少的苦。

三姑看丈夫原谅了他，告诉他那天晚上吃了猪大肠以后的事。三姑丈夫说他不说什么了，对三姑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每周吃一次猪大肠，粉蒸肥肠。

与三姑做爱的细节德顺几乎忘光了，三姑自是肥肥的象猪大肠尤其是

腰，完事之后他很不理解为何与一个相貌平常正常的女人造爱，真要找野食应该是年轻美貌身材苗条的呀。

秀秀是如此的性感，但秀秀在床上不主动任他搬弄也不多说话脸不红气不喘事到临头才尖叫一声随后一切便烟消云散。

德顺记的猪大肠的吃法及做法。

世过境迁，梅县人民的兴趣早转入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谁有海外关系近来是领导干部带头买股票谁家卡拉OK够档次谁的情妇漂亮。人们的生活更多姿多彩，生活内容一旦丰富，人们的注意力就分散了，谁还记得谁呀。我邻居小刘的老婆的姓我还不知道呢。然而活该有事，把梅县人民的记忆拉回到十八年前的公案。本县副县长的女儿自费出洋留学二年后嫁与洋人，生有一子。春节回家省亲，全县人民争相目睹真的混血儿。然而这位来路明确的混血儿更多地继承了母亲的基因头发为黄色且不论眼睛也是黑的只有鼻梁稍高而已。

于是旧话从提，三姑的儿子还是象洋人，鼻高、眼睛深陷、头发仍呈黄色稍淡而已，个头直冲一米八。三姑的儿子被选入县蓝球队，他崇拜巨星乔丹，那才叫打球。三姑儿子对自己的身世置之不理，别人传话给他，他常一脸的不耐烦，去去去，我不感兴趣。他对三姑的丈夫礼貌有加，从不逆他父亲的意志。三姑一直弄不懂她这个儿子的心思，他把心思都放在篮球上了，三姑以此想法安慰自己。

她生育过了，这就比什么都好。

德顺的一儿一女知道父亲的根底，在发育期对男女之事就敏感，一到结婚年龄就结婚象害怕什么出现似的压根儿不做长期抗战也不精挑细选，别人一介绍女儿便点头，半年后她二十岁办了七八桌酒席。儿子俏麻烦一些，换了二任女朋友，不过时间不长，三个月一个，春天一个另外一个在冬天。夏天的他终于也办了七八桌酒席。

德顺看着儿大女成人，心满意足。他偶尔想到和三姑生的儿子，想着他就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一吐就痛就怨恨难消。他想他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是他一生中最惨烈的经历。再坚持几天事情不就过去了，这种事当事人不说谁也定不了案。为何要去自首呢，难道真相信他们知道了我晚上在三姑房里的事，那天停电他们即使听见了声音也不能肯定是我，听她生出孩子我怕昏了头怕她以孩子要挟我离婚怕他先说出我处处被动反而受致于人？三姑被调查组放回家的当天，德顺自投罗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德顺招了。

“真的是你，这可不能乱认呵。”部队的政治部的领导说。

“是我。我错了，我请求处份。”

“这个我们会仔细调查的，我党的政策是绝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同志。”

部队领导要德顺具体地说说。德顺夸大其词说三姑先勾引他，逼着他干，他只差说三姑强奸了他，“是三姑想孩子想得发了疯。”德顺只承认意志不坚定，犯了生活错误。

话一出口德顺不由后悔了，德顺从惊诧的口气听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三姑什么都没说。他是做贼心虚了，以为调查组以及部队人们的眼睛都在说他指认是他。活见鬼，见活鬼了。这一生栽在这个婆娘的手中，德顺不知下一步该怎样，反正是复员回地方，拿一笔复员费找个好工作。

部队的王指导说地方上的事他们不好多插手，三姑是地方上的人，你的这件事先在我们这儿处理后再报地方，你一直努力工作积极肯干，这些都有益于你，处份当然会记在你的档案里，不过，能看到你的档案的人也就是你以后单位的领导，你先主动和他们谈清楚，争取他们的原谅和同情。

德顺受到党内警告处份。档案里记录在案。新的单位的几个头头知道他的丑事，虽没广为传播，但德顺不便太张狂，他不太爱说话了，很多时候是低头干活低头进低头出的直到第五年才只混个没实权的小股长还是副的。

儿子我也有，她就是要生，这个贱女人。德顺时常这么想，越想越后悔，女人是不能碰的，万恶的女人呵！不过三姑的猪大肠做的真是好。

县城有一好事者从父母口中得知三姑的事后突发对医学具体说是对遗传学的极大兴趣，她顺利考入医学院专攻人体变异基因。三姑是土生土长的梅县人，祖祖辈辈生产正常、生育正常。德顺查到祖上就面目模糊了，不知所始。

【附三姑猪大肠作法】尽量地洗第一次用盐翻来复去洗，第二次最好用醋里里外外地洗。尽量洗得发白，白花花地放入铁锅煮至沸开，起锅。切成片段，一寸宽，用五香粉（花椒、淀粉、胡椒、面粉、辣椒）涂抹平均，放入竹制蒸茏旺火半个小时可起锅。也可清蒸不放调料起茏后放少许盐和青辣椒拌匀照样味鲜色美。马兰九六年一月五号写毕

《阅读和对话》

第0章

对话人的故事：这事发生在纽约还是深圳是另外的一回事或者关系不大

我说过我要写一篇纯性爱的小说，我正写著呢。我没扯远吧。

男配角端著冲锋枪朴向两警察大叫，“我要让你们看看知识分子的活法。”男主角的女友死在他的床上，他和她同枕而眠，剧本没有交代凶手充满暗示。

我是谁？谁是我？我是非子？我是艾红？我是依平吗？我是她们的总和？我是她们中的一部份？我究竟是谁？或者艾红是非子？一个过去的名字？那依平的故事有我多少的成份呢？事实上我只是这篇文章的作者。我在苹果电脑上打著中文字。我使用五笔字型。我不过是通过机器打些字出来而已。但我确实怀疑一切，比如年龄、比如学生、比如中国人身份、以及身份本身除了女人长在脸上写在身上而外。

- 你觉得这电影怎样。 - 不错呀，张艺谋通过女人的视觉讲述女人的面对男人的故事，不知是不是因为和巩利的关系。 - 张艺谋是卖国贼，什么大红灯笼高高挂， - 你说他是卖国贼，我没听错吧。 - 他出中国人的丑，总拍中国的落后、贫穷。

艾红和刚认识姓名还记不全的男士并肩走向今晚将留宿的新村三楼二号。艾红到了改革开放的前哨阵地 - 深圳或者纽约，春节或者圣诞节的城市人去楼空，天又下著倾盆大雨，她背著齐腰高的牛仔包里面塞满土特产，将

带给曾经是现代派诗人如今下海名为长城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表叔。

我叫艾红，我表叔不在？开门的是和她年纪相仿的小伙子。他去贵州或者佛罗里达谈生意了，你请进来吧。小伙子眉眼生动，笑著做个请的手势。

表叔的房子很大，三一厅，月租三千，（这是她一年的工资）看来是发了。表叔以往在部队文工团跳芭蕾舞以《红色娘子军》的连长洪常青红极一时，小伙子跳小战士（这是在她和他有了肌肤之亲后得知。）小伙子说如今她表叔还是红色娘子军的连长而他仍然是小战士。

艾红笑著说，我表嫂可非等闲之辈。

表嫂游忍有余处理人际关系技巧令艾红大惑不解，平生算领教了什么叫女人的心计了。

逢丈夫外遇表嫂不是那种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平凡女人，她处变不惊以不变以万变，她和和气气找那个女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而且仿佛从女方的角度出发说，我理解你的感情，我相信是很真很纯的，你多年轻呀，年轻就是本钱嘛。他对你也有真情也在乎你，但他很为难你看他最近都瘦了，这是他写给你的信可是没有交这说明点问题吧，我们可以做朋友，这已经是历史了，我说得对吗？说得那十七岁小姑娘且羞且急只有点头称是的份。表叔每梦浪一次就更加对他的妻敬畏不已，平时的大小家事习惯性的唯命是从。表嫂长袖善舞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每次涨工资都少不了表嫂。表叔对妻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从心里拜服了。

小伙子说我们出去吃饭吧，我请你，你想吃什么，海鲜还是俺们的四川菜。

反正我不要吃龙虾，艾红说，龙虾肉象肉又不象肉怪怪的，没骨头，是鱼又没刺，我觉得可怕。中国人对吃怎么没一点顾忌，不禁任何一种食。

在异地和陌生的年轻的同乡男人闲聊、散步，共进晚餐又逢雨后、月明星稀的都市，而且还要回到除了他俩没别人只有三个卧房的大屋，这其中的多样可能性作为成年人他们不论不感到关系的有趣和微妙。当然艾红不希望今晚就和这个比她还浮浅却自以为是的男人有关系，她想象著学识丰富才华盖世的成熟男人或者幽默风趣单纯健康的愣小子。

即使如此她对男人一向是顺水推舟的态度，天时地利是她性生活的关键，如果凑巧有几分伤感、疲惫，屋内的灯光恰到好处，男人开始摸她，她会将男人的手挪走，咬唇低语，不要嘛不要这样不好真的不好，男人坚持摸她的敏感地，强硬说我就要就要你，我第一次见你我就知道我们会的，谁叫你要到这里来，你认命吧。

衣服已经敞开了。你的皮肤真好，很有弹性，很白。为什么中国男人喜欢白。白，性感吧。艾红有了性欲的喘息声，这是身体的要求是拒绝它还是满足它，我随随便便就和一个不爱的男人睡了，我是坏女人吗。从传统的角度说你是坏女人，他舔她的乳房说，你要吗，我要把这个放进去了。艾红不言语，任他动作，他猛然插入其间，艾红呀呀地习惯性嗯嗯，他认为身下的女人达到了高潮。你好淫，你其实是淫的是淫妇，你穿著白衬衫蓝色牛仔裙样子清纯的我差点不敢。言下之意我很容易就上手了，对不对？艾红突然一阵恶心，狠命摆动下体，她要把那个东西弄出来，让他滚得远远的，这是为什么呀，仅仅是性本身的问题或者我生来骨子里透著空洞轻浮的根？是什么让我堕落到和我不爱他不爱我的男人做爱。我从十七到二十三岁那么相信爱情只有彼此爱的人才能做爱否则是坏的地下地狱的而我是好女孩是崇高而优

美的。

就是我现在拿出来，我们也算做过了，你还装那门子的正经，我需要，我也能感到你需要，何苦和自己过不去。小伙子用双手掰著她的双跨加快了在里面的抽送并昂头挺胸一字一顿说

- 我日你，我日死你，我就不信我日不死你 -

粗野、血腥充满性暴力的句子让艾红心旌荡漾、艾红突然升腾起花枝招展的勃勃性欲。

艾红的身体崩得越来越紧，一浪接一浪的冲动使得她的臀部上下左右疯狂挪动去迎合他，如果他说我爱你我喜欢你你真美，艾红的情欲会停留在马马虎虎糊里糊涂的昏迷中至到小伙子鸣金收兵。事后最令她羞愧万分，她竟在顶峰时不由自主不要命地大呼小叫“我爱你”。于是在以后艾红的性经验中，她迷这个日字，没有它从男人的口中脱口而出她就不能达到高潮甚至没有性欲，我真贱到家了，她想，这真奇怪，简单的办法是把女人理解为渴望被征服天性需要鞭子抽打才痛快。几分钟前她的躯体象长满茂盛稻谷的水田此刻被收割的荒芜，点点滴滴浸入艾红沮丧的心。请把一块石头压在我身上

非子执意要去看心理医生，她认为自己脏极了。她在梦中想起那些陌生的男人，他们在她的身上爬上爬下来来去去，他们的长样时而清晰时而是空洞的无脸人。

非子每天晚上三点醒来就再难入眠，他们一个接一个出现，分别和她纠缠，笑著哭著或悄然而行，言行都非常夸张。春天的夜晚，非子的手不由自主在自己身体滑行，难免不想著某些色情的画面。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她看的录像）女人完全投入了看不出是做戏，她真疯真够痴，女人瘦削长脸眼睛很大。这是美国七十年代轰动一时名片。非子的右手在下身私处加速动作，左手食指捏弄乳房，可她达不到她想要的高潮，已经十分种了。她无非希望极度兴奋导致极度地疲惫之后能沉沉地睡去，（近来她闹失眠）她停止在呼吸加快，肌肉越紧越崩的性欲状态。以往她可是一触即发，欲不自禁喷薄而出痛快淋漓。她想是否应了欲速则不达的成语。

非子对自己非常失望，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奇怪的事她不但没有因睡眠不足形容枯槁，同学们反而说她四目生辉、神采奕奕。

第 1 章

对话之一：前面是墙，背后是水。生命是在左边还是右边。

依平看著日渐隆重的肚子和无所不吃的胃口大声地叹气，我完了，我李依平就此完了。

“四月真是残忍的日子，孕育著丁香。”

依平在皇后区森林小丘新租的房子里，房子明亮。她说她喜欢阳光，她说窗帘是用于晚上的绝对不象非子大白天才挂日落就撤。此刻非子卧在她的沙发里。

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反正你总得生个吧。非子说。

是呀，比儿的妈就想要个孙子，全世界的老人都一样。依平摆摆手，说。

他家是犹太人吧？非子随口问。

非子突然不知继续该说什么话，近来讲话很不流利，说了上句没下句。她不愿相信是因为他，她更宁愿就此推论出这其实还是和童年不善言辞大有关系，而现在被他称之能讲能说或许仍然是种回光反照是种对自己记忆的吃醋。

他要去华盛顿见那位桃色新闻不断会吹莎克斯风的总统他还要去加洲在阳光更明亮的房间写曲子。这场偶然不经意将影响智力语言表达的爱情戏，还没有落幕或者说已经收场。男人又不是没见过也早非眉清目秀一脸灿烂笑容的纯情处女了，我是不甘心，是拿不起放不下的女人吗？不是不知天下没有不散宴席。

这些事和依平启齿倾述并不很艰难而是非子怕说出后觉得奇怪。非子缺乏在女人面前痛说革命家史的习惯。看著依平进入了小妇人的实在、琐碎的快乐以及忧郁的家庭生活，就象看玫瑰花开，看母鸡下蛋。而我仍是在做些自以为是或者说自以为非分不清是肉体还是精神的游戏，不过总是无聊的很就是很无聊。

依平的丈夫是犹太人。犹太人和中国人皆迷信传宗接代。繁殖的欲望呵生生不息，人们在雨水中集合，雨水变成河流在这种欲望的繁殖中依稀看见人类的妇女们猖狂悍然的美。

犹太男孩仍然要割包皮。听说有无包皮是当时纳粹党徒在似是而非中鉴定是否为犹太人的特殊方法之一。

“你，脱下你的裤子”

是的。不过我就这样生下去吗。再生一个？我不知道我还能干什么。对了，你喝点什么。依平说。

橙子汁吧。

来美二年喝得最多的不是白水就是橙子汁。小姐，喝什么？橙汁。到哪都这样回答，不知为何不想换换口味。吃惯米饭的人对著面无可救药地难以下咽。习惯成自然，这真是警句。

那半个月他忙著论文答辩要死要活的作著垂死挣扎的姿态。他朝同居女友非子大发脾气。我的压力很大你能不能少说几句。她不知刚才说了什么，大概是说寄点钱回家，弟弟要结婚，妈要去做白内障手术。你看我们是不是换个房子不要与人合居，我想有单独的家。非子喋喋不休，她仿佛长时间没说话。

非子疲乏地给他一杯咖啡，他说，谢谢。非子给自己泡茶，水开了。她竟提起咖啡住杯里倒，也好，咖啡泡茶，饮料革命。非子喝著，整个人松松垮垮的看著墙上那无名女子搔手弄姿的色情照。他又埋头写曲子。非了站在他身后，伸手轻轻一抱，说，我走了。“人类已经病入膏荒，对这个世界我已经无话可说。”他是在自言自语。

走在街上尤其是中国人多的唐人街、发拉盛难免会恍若隔世，我真的是在美国纽约吗？这不是中国这是美国的纽约？她看见月光，美国的月亮不比中国圆但仿佛更亮更大，她相信这是视觉的错误。世上没有真实的客观，即使亲眼所见那也是你的眼睛的世界。事物与你之间总是有个载体。但非子还是无法做到心平气和，四十才能不惑，不是吗。

非子在赶考的路上，风尘仆仆，走过一排排齐整的象秧子插在田间的高楼。太阳明亮地晃眼，太阳下的非子半张著嘴，呼吸有些深重。心，突然空荡荡的不著边际的轻浮，她需要随手抓一把结结实实的生命来填满那怕被

他涨破被他蹂躏。渴望一种疼痛将飘著的心击到在地，在巨痛中得到解脱也说服自己生命其实真的很无聊很没劲。

非子喜欢在雨天外出，雨中的世界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太阳下的世界又是另外一个样子，相对来说非子在雨中散步不过是企图享受梦幻的感受。

这是一个一眼望去不亮丽少特色但属耐看的女人，非子的耐看是她拥有在亚洲人中少见的高挺的鼻梁和秀气的鼻尖，但非子还是认为依平比她更有女人态。依平没有风尘仆仆地赶考，依平不背功课，脱离了书本，依平是园园的，园出了女人难以言传的媚，对了就是媚。

坐家的女人好象永远睡不醒的憔悴样而这股睡眼惺松平添了女人的媚态。

第2章

对话人的背景之一：汗水开始蒸发，皮肤在灯下透明

非子是北大人，那年考上北大在她的青春史上写下最辉煌的一页，真是华彩乐章。非子处在青春的焦灼状态，痛苦不安万念俱灰又经常心跳气喘胸闷易感易伤易怒。她涨红脸和几个对国事兴趣盎然的男人争论大是大非问题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青年的出路。这是个女强人，他们私下说。只有非子知道自个是软弱的女人，外强中干。她还特别爱笑真正的开怀大笑笑得五官都错乱。幽默是外来词。

她好象使完了她的智力。象柴烧过了，如今只留下灰尽偶而星光点点。班上一共三十三名同学，如今走了二十四个人，她是第二十三个人走的。大家漂散在美国的东南西北。

去年夏天她在林肯中心看免费的音乐演出（他有支写笑的曲子在演出），她蓦然回首在群众中发现同班同学兼第二任男朋友小毛头，你也出来了？可不！日后开全班同学聚会在美国比在中国方便了。

非子来美一直在读书，快成职业学生了。她也不大想找工作，一个一个学校换著读，从西岸的加州读到东岸的纽约。从英美文学读到心理学又转行学了二年的电脑现在她货了款在哥伦比亚大学玩电影制作。

第3章

对话人的背景之二：为生活而生活，为祝福而祝福

依平的大提琴一本正经地面朝著床，白色缀有花边的窗帘是她去下西城的布店东挑西拣回家亲自动手做成，尽管花了她三个月时间。

她来美买的第一件东西是缝纫机。

家庭主妇是种职业。妓女当然是另外一种职业。区别仅是面对一个男人还是众多男人。

依平想。

以前在国内她深恶痛绝依靠男人过活的女人。她打小就带著她的大提琴走出了家庭走向了社会舞台。她风风火火地谈了几场恋爱大大咧咧地过日子。

团里的二百元工资她全用在交房租和雇小保姆，她一个人在广州，她

竟请了保姆。很多时候李依平对自己还是满意的。唯一的遗憾的是长相大众化不属于倾国倾城自然有几个男人认为至少是倾了团的。

当然她结了一次婚。

离了。

李依平下意识地摸摸似乎在活动的肚子。生孩子虽不是刻意的追求但她不愿拒绝生育。

B超显示是个女孩。从另一角度说这事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她不吃避孕药他不带避孕套如此而已。生个孩子来玩玩。她又转念一想。

生下小孩你这一关就算过了，你就可以拉你的琴去。非子说。

非子骨子里乐意劝慰女人让她们欣赏她的意见。非子喜欢看一个女孩痴迷弹琴的样子。小时候好象就爱盯著女人看，进入所谓的青春期便偷偷摸摸有几分鬼鬼崇崇地瞥，如今是进入第三境界，见女人是女人，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非子悠然自得地端详女人，她发现女人入迷做一件事情特别容光焕发。

女性是花朵她们柔软而美丽。非子还喜欢听女人故作神秘告诉她 - 她们的私情，附上一句你可不要告诉别人呀，这很有意思。

什么事都可以做就是不愿拉琴可他们说干的最的就是拉琴。依平无奈地说，我现在看见琴就烦有时还头痛。

难怪要把琴放在晚上才进的卧室。只要不发脚气。非子说，出生不由选择，道路是可以选择的。

其实这生活是依平自己选择的。她园的可爱的身体内有股不信邪的蛮劲时常爆发 - 后发治人。

“s o f a r , s o g o o d .”依平笑道，依平的英语越来越纽约腔更圆更轻，她不愿有人听得出她有大陆口音。

她要把过去的岁月彻底埋掉多么丑恶多么肮脏又是多么不可理喻不可思议。她那份少女的又纯又烈的感情被可恨的前夫打成了蜂窝煤状，透风空洞。她擦干、收拾起自己点点滴滴象水一样泼出去的感情重新包好。她要复仇，她的复仇是要好好活一次给他看。她不能丢这个脸尤其是他先甩了她。

依平发誓要嫁出去，嫁出去，找老外嫁出国门去。

从他和团里唱歌的小妖精鬼混被她逮个正著的那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开始。依平自认还有这份本钱，她年轻她能拉琴她还能说英语。依平按耐住象小野兽迷乱的心，她提醒自己要沉住气要一步一个脚印。她穿好衣服画好淡妆她外出奋斗，每晚去白天鹅大酒店“对牛弹琴”，她拉著琴，眼睛不失时机地扫射顾客，亢奋的激情冲击著她，然而她表面镇静如秋水。她不是去收复失地，她是重新开避战场。

依平干净亮丽完全彻底打赢了这场婚姻的战役。他不是黑人阿拉伯人不是七老八十儿女成群集队她不做后妈。他单身高大，硕士文凭，纯正的犹太人血统，银行家的儿子。

当他犹豫伸出手去握依平，问，“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过了。依平淡淡地回答。她知道船快靠岸了，这是黎明前的对话。她得沉住气，她屏息静气的时候眼睛就闪出层层朦胧女性的光辉。此处无声胜有声。

“我希望明年我能和你过生日。”他的语调越来越有感情色彩。

“你这是在求婚吗？”依平决定主动出击了。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美国。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不喜欢中国了。那好吧，我带你走，我爱你，我不能肯定你爱我，但我爱你。

还是爱的吧。依平好象想了想说。

决定婚姻的谈话是在马路边的小吃店进行，夏日炎炎，汗水满脸。依平觉得毫无浪漫，不是在玫瑰花、五星级宾馆靠窗的一角，笼罩在月朦胧水朦胧之下。然而当时依平惊喜异常，她整个人都轻松了下来，她被他扶著走下战场，她解除了武装。她要开始新的生活，她将远渡重洋。

依平在家乡 B 县的书摊上见一本名为《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书，曼哈顿是什么？二年之后这个一直要离开家乡的孩子被婚姻送到了曼哈顿的上城哥大，这个语言不同人种不同隔著大洋的国家，她已经住了二年了可能还将继续住下去。呵，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曼哈顿是这个句子的定句。

B 县到纽约其路途之遥远其变化之大是可想象的。

第 4 章

阅读之一：有多少情就抒多少情，有多少牢骚就发多少

顾城磨刀霍霍，他劈死了他的妻，一刀或者几刀。文人们的伤感、感怀的文章应云而生。看看杀人能不能杀出艺术来。当然杀人时常能杀出艺术来比如象武松一口气了结大小十几人口，英雄的行为也，反正书上是这么说的。诗人顾城杀妻自杀同样是艺术当代艺术家的行为主义的艺术。

女人是世界的布景是戏剧的底色。

女人是要被养的，这样才娇嫩才妩媚。做美的女人或者好的女人是要有气氛的。尘土飞扬的空气和混乱不堪的街道，女人很容易就粗燥了。夏天和男人同挤公共汽车男人的胳膊狠狠撞你的前胸。不轿车嗖地驶过溅你一身泥浆还骂你没长眼。新鞋明明是合成革店主硬说是牛皮且不能退货。你想想邻居说得出你昨天穿的是裤子还是裙子你谈过多少次恋爱你的彩电有多少英寸你睡的席梦丝是不是名牌，你那有脾气。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孙医生巫师般的预言飘荡在神州，中国人主要是男人的血在沸腾，推动著革命的车轮，中国男人仿佛不革命就全身发痒，手足无措。革命，再革命，“革命尚未成功”，革命仿佛真的就不能成功了。

在人类历史上总有知识分子自认真理在握，懂得怎么活，习惯性地出书教导别人，有几大包富国安民的良药要给大众吃，还有自觉良好的生活方试道德理念须输入民众且时刻不忘教育人民。而想当然认为农工阶级没有知识分子活得苦闷，人生本来就苦管你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毛病，我讨厌中国知识分子的那股优越感。改造社会很危险，很多人的生活就变了甚至一些人的命就没了，改造社会不妨胆子小些，战战兢兢比勇往直前的更少破坏青壮年的生命。

《我的父亲邓小平》，《我的姐姐刘小庆》。中国人现在公私分明了，以往可是习惯说我们的我们的什么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改革总设计师的女儿在接受 CNN 的电视专访。

第 5 章

对话人的家庭背景：手中的放大镜想把阳光点燃我希望我绝望我绝望我希望

非子的父亲恨了一辈子的上司，恨是他生活的主要动力，恨使他容光焕发生机勃勃。父亲抽了一辈子的烟，喝了一辈子的酒。恨会使他长命百岁的。

依平的老爸在朋友们中传为佳话的是他有过一个晚上和女人做七次的且每次必射精的丰功伟绩，不知可上得了世界记录？

依平的岳父二战时为美国空军技师，战后出于爱国主义不买日本车、德国车然而对美国车又不放心，买来买去只有买法国和瑞典车。

艾红，你妈年轻的时候象只山羊，爱爬山最喜欢钻山洞，她活泼热情大方，她一天不出门准憋得慌，在街上东张西望，或者出远门在名不见经传的小站下车，与现在是判若二人。

她是蚕，她出丝，密密实实。每次外出做客，她从不忘记准备一条干净手绢，我一出汗她不失时机递给我，我生日她买精致的礼物，她心细。她对我工作中的女同事出奇地敏感，我非常小心，我知道她是能和我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我记得历史上那些谋杀亲夫的女子。艾红，你的妈充满激情。

第6章

对话之二：梦和黄金

中国人觉得美国是什么。一位年轻在攻读政治学硕士的白种男人问非子。

谁知道。也许在一般中国年轻人心中美国是未来世界是年轻英俊的总统西部牛仔片是可口可乐玛当娜以及和大陆一样广袤的土地是美梦和黄金黄金分割。

非子，你呢，你的美国梦呢？

我还有梦吗？我不知道，很多迷一样的灾难罢了。来美国这前买了两本书，《美国梦寻》和《各届美国总统演讲集》。

中国人怎么爱吃补药，叫壮阳吧，中国男人为何对自己的性能力不自信，他们不能做吗。

其实他们很能做，说东方人性能力差是个误解，我们不是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吗。中国笃信生育。我有过些中国男人他们很行的，不知道是不是有包皮的原因，他们不早泄。这很重要对女人来说。

中国人讲究吃是不是由于爱身体或者称之为理解到生命的本质就是吃的学问，人不吃就要死。可为何要吃狗、吃鸽子？

中国人乐观世俗热爱生活，好死不如赖活著，除吃外缺乏别的娱乐只有饱口福之欲，做爱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事，不好与人分享。中国人喜欢集体生活喜欢热闹，吃有时是图个热闹。中国人在吃的方面无所顾忌，天不怕地不怕的再加上缺乏宗教的羞耻心，人尝可非人地对待何况动物。

（注：在美国大街上，十个胖子九个是穷人，富人们讲究避免吃粗燥的肉或者干脆追求素食，纽约的素食馆在名人演员中非常流行。然而在中国白白胖胖者几乎是当官的或者有钱的富人。美国有钱人去海滩把皮肤晒得黑黑的。）

你怎么不喜欢锻炼？

去健身房是消耗体力。我想躺著，休息。非子坚强地说。

不锻炼你要发胖。中国人都不爱锻炼吗？

在中国的生活就是一种锻炼了，劳动锻炼呀，我住的地方没电梯七层买了米得自己扛上去，去自由市场买鸡还是活的得自个动手杀，每天骑自行车上班。别以为这是中国人的智慧，有钱还不是疯一样买汽车。

中国的文化很神秘很有意思。

那倒不一定，你只要知道见面向人问候你吃了吗，过节向亲友道贺恭喜发财就行。这是中国的精华。

今年是中国猪年，我庆幸我喂过猪，上高中的时候。我先把扎完的猪草放在圈内接著我打扫猪圈。我把猪赶到右侧把它的屎尿扫入深不见底的大坑。

十六岁的我伫立在猪圈。十六岁的我青春美丽稚气逼人。

可惜我只喂过猫。他说。

你不是中国人吧？你很特别。

中国人是指母语为汉语的人吗？那新加坡人也说汉语，他们不叫中国人，我越来越不知道定义中国人的标准是什么，我只是出生在现在被称为中国的地方，我父母是回族，他们不吃猪肉。我不知道我的父辈是如何来到四川的，按理说我有阿拉伯人的血统，你说我该是那里的人。

如果当初是中國人在北美建国立业，不知美国是何种面目。

反正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非子笑道。

中国人如潮水涌来，这大概就是说了几百年的黄祸，中国人使用美国了。年轻的将来的国会议员我的朋友汤姆说，来美国是中国人的美梦，欧洲是我们美国人的迷梦。

欧洲是我们精神的故乡，是我们的家园。可欧洲人自认美国人是欧洲放出来的垃圾，可是早期有一大批雄才大略多才多艺且善良老实的政治家以及受迫害的新教徒来新大陆，他们非常杰出他们简直是新人类，他们在莽莽原野上建立了这个新的国家。

我知道我说过我是要写一篇纯性爱的小说，我又扯远了。何况政治是男人的事，国家也是男人们弄出来的，是男人占有了、瓜分女人之后再瓜分同性。

第7章

对话之三：前身和后世

你关灯让我好好看你，你的前生是一个伯爵的女儿，你生在中国，你十七岁被送到外国。是哪个国家？我还没有看清楚，反正在西边。我去干什么。和亲。你看清了我的脸了吗？你是安静的人但很好奇，人到了异国过得还不错，有人保护你，所以你现在到美国也顺理成章。我看出你的二个前生都在外国生活。

一个脸色腊黄的日本女人对非子说。在纽约打天下的日本女子都很人物。这位名叫佐治子的日本女孩在哥大学电影是非子的同学。她来自北海道，到美国已有七年之久。她一年前查出得了鼻癌，她自己开中药吃并且每天往屁股里灌水说是秘方。最近又图谋办电话公司，从芬兰引进的线便宜的很，打到中国才五角一分钟，她怂恿非子参加，据最新消息说几个家庭主妇成了

她的雇员。

日本女人佐治子三十岁，她不交男朋友。但她在男人的眼里是性感的，她曾获得二次性骚扰的赔偿分别来自一个医生和一个意大利同学。

非子，我真不懂你，你要那些臭男人来干什么，你真上了瘾了，戒男人好不好。佐字子说。

你没有和男人做过，碰过男人你就离不开了。非子嘻嘻笑道。（早晨醒来对镜梳妆，非子清凉、瘦削的脸明显充盈著血色丰润多了。此种性爱的光芒持续四五天逐渐消退，于是再做，又焕发回来。作曲家深知如何带动她，他做的刚柔相济。）

我才不要，没有性欲，不更好吗，我专心我的事业。我本来有绘画的天赋，非子你不很喜欢摄影吗，一天没男人就魂不守舍你还能拍什么？

男人是女人的生命，我属于生命，所谓事业是人的外在形式，是人的壳它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肉体、内心的体验。你自可去成为事业成功飘飘欲仙的中性人，我宁愿做遍尝男人、死于欲海的真女人。非子野心勃勃、夸下海口。

只可惜了你的聪明。

女人有什么真智慧，小聪明而已。好了，他要来了，我跟他说过你的事，他说真希望有个男人来解放你。

放他妈的屁。

第 8 章

阅读之三：写给 T 的情书

我怀念你 T。

那个夏天许多真实的素描变的虚幻模糊。我们坐在河堤下的石梯上，看河水一个台阶接一个台阶盖过我们赤裸的脚背。你说我笑著向你走来象个女妖那是怎样非现实的笑。

难道女人还怕水吗。你在一条河里呼唤我。

人就怕属于自己本原的东西。我在岸上以从容的语调回答。

你说我骨子里有股少数民族共同的那种野性蛮劲但又单纯得令你心惊肉跳仿佛我一触即溃不成军极易被伤害一幅苦大仇深的怨妇形象。

你结婚了，我知道。我在恐龙之乡的邮电局挂长话足足等三小时就为了听你的声音想说我很寂寞河水声一直在耳边轰鸣我如水般沉沦。记忆穿越我的终生嵌入皮肉骨血改变我的容貌。你叫我如何是好。我几乎快做傻事了，我陷得大深我为自己还有如此强烈的感情而感动而惊恐。如果一切重新开始，我会好好做你的女人，好好的，不任性、不乱发脾气，我要学习做女人，好女人是可以学的，除了读书一切都是百日之功。多想此刻把你带入我的体内。

要走 / 就别回头看 / 红蜘蛛在太阳下的死亡 /

我以往爱讥嘲同龄人很紧张费劲地动山摇总之很琼瑶的恋爱其实是站著说话不腰痛不识庐山真面目。我自以为不可能象一个纯碎的女人去爱我爱不上男人，我被我的谗语击的粉身碎骨。T，我想你。你夜间还梦见水吗？寻那些小白花的孤独。你看看星星吧，她是上帝给人类的圣品对我而言她使我虚无的坦然、绝望的宁静。让我索然寡味吧，成为一片荒漠。我恐惧成熟，

恐惧终极的结论，让一切本质的事实远离我。

我懒洋洋靠在床头，照书所说织件桔黄色的提包。心平气和是一种境界。我慢悠悠地织，不懂就问这很能培养好性情，类似于佛徒们的打坐参禅。

日子就这样被自己形容，任何动作和思想都在无奈中完成。

我知道我的全部悲剧在于我难以理智、纯客观待人观物又不能全身心浪漫感性地投入生活与其交融得体无完肤。我怯懦又执著，我天真又聪明，我忧郁孤独又开朗随和。我明白是梦却不肯放弃。天呵，我只好等待命运，等待自己。

很长的时光我在婚姻的边缘上徘徊瞻前顾后，小毛头坚定地说，“我娶你，我好好待你，你好好待我。”他说的无可厚非无懈可击，他还无微不至关怀我从我的衣饰到早餐的吃法。有次我心血来潮想外出，（我归结为我祖上流浪的血，）他竟跑到银行取出现钞二百塞给我，路上小心呵。

我预感我在等待一种蓄谋已久的发现，一段情意绵绵的故事。等待内心的风暴铺天盖地魂飞魄散。等待他情无反顾走向我无论我体内的内容和体外的形式。等等。对于异性世界，我不是积极主动争取的活泼女人，很奇怪象我这样的女人也常常面对男人的围追堵截更令我惊诧他们巨烈的反差，其中有潇洒的诗人冷静理智的医生还有自称腰缠万贯的个体户学物理的大学生解放军排长我为之困惑不安我如此雅俗共赏吗我看著镜中的我我一定出毛病了。

我很乐意溶入属于什么。一盏灯。一首歌。一个男人。一次梦境即使是一条街道。然而总有距离总是理性自省又无目的地逃遁。

你在哪里守候我的等待？

冬天里一把火之后是一无所有的我我是北方的一条狼潇洒走一回大海航行靠舵手。女人的裤角由喇叭裤变为小管裤从小到大。女人的臀位由小变大从穿直筒裤到萝卜裤。

就这样，噢。

“世上没有任何你能干而不让干的事，没有任何你能唱而不让唱的歌。”朋友，真能如此吗。活得飞扬活得肆无忌惮活得一活而不可收拾，活出百川归海大江东去的气势，活得含情脉脉眉来眼去活得真诚依依善良兮兮如小鸟依人那份乖模样。总之活得比女人更象女人宛入有人把徐悲鸿的马画得更象徐悲鸿的马。

而事实上，黑暗一片，一片黑暗。没有人分担你面对世界的孤独，你对往事的回忆。很多事情仅因为一步之差、一念之差其进程结局便大相径庭了。你理解命运的玄妙并非她的不可知而在于我们只能无可奈何接受它的判定，这就是命，你这样而没有那样，其实你可以那样而不这样呵。

那沙滩上磊沙器的红头巾小孩早不知去向 / 我们只是长大成人成为傻子和疯子世界中的一员 / 我们如花朵受难如噪音污染 / 我们殊途同归 / 回吧走吧 / 中国流行甲肝美国流行爱滋病 / 日本人背著钱包满世界疯串广东人捏著人民币全中国溜哒 / 你是祖国各地每周之歌厨房油烟麦氏咖啡味道好极了 / 还有什么不可放弃世界没有新鲜勾当 /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人的哲学长不大的中国人 / / /

对话中的回忆：看玫瑰花开，看母鸡下蛋
是你害了我，我指指肚皮，我不要，我不要。
你再想想，你实在不要，我明天带你去做掉。
我不知道，我的心太乱了。
你要生这个孩子，我离婚，这没得说。
我不，我还不想生孩子，这太早了。
那你要怎么样。
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嘛。

如果当初不流掉那个孩子，我自然顺量成章结婚并生下了孩子。据说婴儿通过产道产妇的快感无与伦比。那段时间心情太坏了，烦躁不安，毛手毛脚的乱发脾气。我想是天气太热外加怀孕之故可我主要不想要这个孩子，更不想结婚。兔年是我的本命年，我逃不过的。后来决定结婚的原因很简单。我怀孕了。我大难临头。

那天我和他大吵，他去了她妻子家很晚才回来，说她的妈生了癌从道义上不得不去。我说他还不如不回来呢。是有点不想回来，她家里有空调呀。他说。

那你回来干嘛。
想著你一个在这儿。
嗯，还想得起我，有点良心呀。我冷笑。
不好这么死缠烂打的，好不好，这不象你呀！
不喜欢了是不是，不喜欢了拉倒。
女人，女人真是没有发育完全。
炸弹终归是要爆炸的。

她终于得知我的存在冲进小屋大吵大闹，我靠在床边听她破口大骂。第三者，我脑子里回荡著这时髦词，老张自然表现出呵护我的架子。她挥起手掌，我笑了这太象电影了，生活怎么如此戏剧化根本不用彩排了。老张一把抓住他妻的手，你闹够了吧。

艾红不是知难而退的女人。
我们结婚吧。我脱口而出地说。

当然我还没有做一个好男人的好妻，一个快乐的家庭主妇，生儿育女，体验女人生活的全部的信心和决心。

但婚姻开始了，非常的具体，具体到麻木神经，我毕竟才二十四岁，我穿不上一件我很喜欢的长至脚裸黑底白花的连衣裙我感到怀孕是对我毁灭性的打击，我要牺牲肉体，我的肉体在变形、弯曲不成样子，我心跳气喘，呼吸不便，早晨呕吐，脸上长出青春豆，我不想上街不想见任何人。季节交替之时最易感冒，我一感冒必想吃零食。我叫他去买涝糟，他别出心裁搁进猪油，我讨厌猪油味，“我不吃，不吃有猪油味的涝糟。”

他很有脾气地笑道；“我再去买。”他转身出门并叮咛我好好躺著。

秋天，树叶开始飘零也将继续飘零一个季度。如果撑一把素伞在一条小巷，竖起大衣领子，踩著梧桐树的落叶，然后欣赏几块金黄色的叶子洒落在肩，你漫无目的地散步，以恬谈、愉悦的心结仿佛这就是生命的尽头，这是种幸福吗宛如你穿越阳光。

“我不吃，我要吃有红糖的。”我把放了白糖的涝糟推向桌边。

“你还有完没完，那个女人不结婚生子，没见过象你这样难伺候的。”他

怒目而视了，他说，“是的，我爱你，我愿意为你做事，可是你不要以为一切都是我应该的、必须的。”

我噗嗤笑了，“你是不是想把碗朝我扔过来。”我故作委屈地说。

他只有强压脾气无可奈何地握了握我的手，你无可救药更无可救药地是我爱你，你真是上帝派来收拾我的。

他比我大九岁他应该让我，他不是说爱上我了吗，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爱他，我们做爱很好的。我那时候坚持理解的爱情无非是要死要活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即纯情又浪漫的少女情怀，我一直在渴望被征服，而能征服我的男人是能拒绝我并不把我当回事，而他爱我，这就很危险了。

而最后决定流产也是偶然的，大半年前的托福成绩下来了我得了五百五十分，我再去考个GRE便容易拿个奖学金去美留学去美国便意味离开这个国家，离开流浪小说家离开老张还有小毛头离开熟悉的一切去完全陌生的太平洋的那一头。这无疑对我有无可非议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当代的人去美国是不是象男人看见美女有习惯性的条件反射活生生地有了生理冲动？女人更多时候使用肉体来思考。

他上班去了，我在房间内无所事是。对付毫不留情冲进屋的寂寞的办法之一是照镜子，我开始照镜子。我拿一条红色真丝围巾从头罩下。离还是不离呢？我似乎难以承受选择后的结果又本能地抗拒被选择的轻松。

我属兔，我只有逃跑。

小孩随风消灭了。风一吹树叶不得不继续飘零，落叶被踩在脚下。

在我买了飞机票的前几天，我们去登记离婚了。那天的雨绵长、寂寞。

我将在月光下漂泊终生。

我是第三者，这也是偶然的。第三者是种角度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在第三者的位置上我比较容易生活具体地说和男人在一起，男人的身后有另一个女性这太我想入非非、丧心病狂。

老张抚摸我，一丝不苟。我窘迫、尴尬的身体逐渐舒展，我流畅如水他敏捷有力锐不可挡。他深知我内心的暗河不停地涌动而外面的世界的诱惑翩翩而至，我随时突发奇想在命运的边缘无奈又凛然地出逃。

星星稀松但颇亮，窗外杳无声息。

第 1 0 章

对话之四：这不是选择关系这是命定

谈点你的事吧，依平，过得还好吗？非子喝完了一大杯橙汁，近来她总是口渴。

我还不错，很多人认为嫁给老外总有些文化上的斗争不合适甚至性生活，其实都是人嘛？一个人的肤色说明的问题是有限的，嫁给老外就没所谓的爱情嫁给中国人那怕打的头破血流也没见人说是文化的差别，很多时候是性格的冲突罢了。比儿他尊重人，他的教养让我心里舒服。我这个房间一个月一千二百，二室一厅比住曼哈顿便宜多了，房子是我找的。

比儿不管事，一切靠我打理，有时候我也很累。不过他人好，心不花，是一辈子过日子的人。中国男人笨的太笨；聪明的也太聪明，总之浮躁的很。偶而有点小趣味但转眼即死。来美国就想寻黄金，或者成名成家。咋咋呼呼手脚都不知往那里放一副天将降天任于他的样子，看著就替他们累。不是小

气就是装大方，还一个个自以为多么不得了。美国人没有对美国的惊喜和不宁的心。这样日子才能过。中国男人又没有宗教的罪恶感，不管不顾的，不知敬拜。说白了，他做爱比中国男人 - 我的前夫体贴也能想著你的感受。现在一看中国男人怎么就觉得都透著一股股淫气。不愧为能写出《肉蒲团》《金瓶梅》的民族。依平滔滔不绝中气十足地说，非子，我就想吃，才六个月已经长了三十斤，这怎么办？

你总不能不吃吧，吃吧。我说。

依平吞进一大块巧克力接著说，比儿是不会做家事的，被他妈宠坏了的犹太人，他妈是个标准的家庭主妇，厨房就是他妈的世界。

我告诉你有天我看见蟑螂，叫他去打他竟被蟑螂打出厨房，大喊大叫说，我要搬家搬家，我不要我的孩子出生在有蟑螂的地方。简直象个孩子，随他去反正这次我搬不动了。谁不想住得高级，我不过是想省省钱。当然钱多多用，钱少少用也差不多。我以前花钱如流水，我妈说我是不会变的可我现在学会了精打细算，哪便宜去哪，买东西老想折成人民币是多少，一换算就嫌贵了，真是的。

他每天下班回来无一例外喊饿，我先给他端水，他上了一天班也够累的。想来我没什么不满，可我不能拉琴了，没感觉没情绪没脾气，以前的激动激愤痛苦全没了，现在是平淡宁静。依平停了停问，你的那个书何时念完。

我想休学一学期。非子说。

干嘛。

我想到南方去玩，开车去，小毛头刚帮我在汽车拍买市场买了一仟块的旧车。小毛头的心理学读得他头皮发麻，他说他可能陪我出去。看心理医生也象毒品会上瘾的。我想去看看南方，我想看大农场。

你们够逍遥的呀。

我这几个月得拚命打工，有四五仟块钱就可以上路了。我的电影越学越烦，难道将来打入好莱坞或者回国拍片，好象也没多大意思。被成名成功的欲望压著很累人的。

非子直起身走到窗前，看到了风景，住得高不得不占能高瞻远瞩的便宜。

依平，我住的那个底层只要你敢推开窗准见汽车横卧在眼前，哎，我现在对汽车的牌子、哪年产的，一看便知，法眼呀。

你和作曲家玩真的了。依平似笑非笑问非子。

好象是吧，这次我管不住我自己。非子叹口气。

他，我了解，在国内一起学了四年琴，他心花，他是拴不住的男人，没有长性。你抓不住他，他还没有定心。没准要过了四十岁，四十而不惑，不是吗？

他不是没有真性情，他还是重感情的，也依恋人。非子一字一句地轻声说。非子心想依平不是自个喜欢他吧？

你陷深了，如果最后结不了婚，你一直都回不过神来，大伤原气。

我很多时候就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非子以一种伤兵的视死如归的语调凛然道。

非子自认没有好好恋爱过，她确定她是爱上作曲家了，也不知为什么就爱了。她缓缓地燃烧她敏感多疑的不宁的心，她愿为他做任何事也容忍他做任何事。她为自己的激情感动。

他长驱直入住进了她的心，现在手捧书本神智就不清，时常还语无伦次更何况拍戏。昨天拍一个片段缺枪非子自告奋勇去找了把玩具手枪回来，同学们大笑说你是怎么回事还以为你有真枪呢。

依平计划去加勒比海渡假打算到佛罗里达看迪斯尼寻找童年还特想要买一个巴比娃娃没有玩过巴比的人生一定残缺一半。她将走在巴黎的香谢尔街徜徉在意大利佛罗伦莎的古堡，这些一年前在国内还是想入非非的美梦转眼已紧握在手命运可真是深不可测说变就变仿佛冥冥中真要一双上帝之手说，看好，变了，孩子。

第 1 1 章

阅读之四：非子和他的日记、独白以及书信

一直在等他的电话，一直等。打到他的办公室，没人。

想他，忧伤而又温情脉脉的。

我们是在查经班认识的。宗教对我而言是神秘的而我天性要被神秘的东西吸引而且那里有不少的中国人，可以随便的聊聊天。我经常觉得非常的寂寞，就是寂寞。茫茫尘世我为谁而歌为谁而忧心忡忡这当然不是很重要的事然而我会为之感到寂寞的呵。

人是弱的，人需要超现实力量的支撑。

他来了，他在我的心里了。我想界定我的感情，这是为什么呢？我是在爱他吗，怎么又会爱呢？这让我不安，爱情是恐怖而危险的。爱情象小孩子的动作你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

可是一切太自然了，我没有警惕，我不相信我还能全身心地投入，我在崩溃，全线崩溃、崩不成军。

阑尾是普通的常见病，我在美国割盲肠，盲肠是没有用的器官。在医院做完手术的当晚，他一直陪著我，他说，今年不是你的本命年吧，人说本命年的运气不好，我来帮你看看手相。手握著的时候，突然平白无故长出对他的依恋一种久违的相亲的感觉。这有点不可思议，我宁愿相信是由于人在病中，极方便感悲人情。

“我要走了。”他说要深夜开车返回费城。

我尽力伸出一只手抱了他俯身向我亲来的身体。“开车，小心一点。”抱他的瞬间我知道等待我的是我要他想再抱他。

他第二天下班又开了近两小时的车赶到医院。

我吞吞吐吐慌乱紧张地诉说，我们不能做朋友了。

你说什么？出了什么事？

我，我。我说不出口，我期待著他觉悟。

药真影响了你的精神。

也许吧，我。

说出来，有什么就说。

好，我说。我想这是我的感受接不接受是他的事。

我要你。我说了。

怎么会这么快，你怎么会？

我要你！我要你！就是这样。

我自投罗网，有时觉得自己平静了，能从容不迫地对待他了。更多时

候是敏感和嫉妒，他无心说一句话，我突然就哭了。

他站在我的面前，那种东西又不经意来临。最后就舍不得。

温柔泛滥，温柔令人心碎，温柔更令人恐怖，这是溶身的恐怖。温柔让记忆收缩又扩大，一次又一次。

春天，我很容易绵绵柔情不绝、姹紫嫣红，我改晚起晚睡为早起早睡并施淡妆似乎有清丽雅之风度，几分淑女样子很有点可笑，这是季节的错误。

我是谁？知识妇女、东游西荡的浪女？电影导演、他的情妇？我是什么呢？不想追问下去了，我陷入身份年龄职业的困惑之中除了女人写在脸上每月一次的经血证明我拥有的是一具女体外。一旦表情严肃地追问所以然我可能接近某种危在旦夕的临界线了。

自杀和卖淫一样新鲜、刺激，都可化作艺术。

我是糊里糊涂走马观花的孩子。我不要洞察秋毫、深谋远虑。

我把自己放在第三者的角度。立于半山腰打哈欠吗？我做不到舍身跳崖，也许可以原地盘旋参禅打座。作为尘世之人，生命的本质被揭发是极其残酷的，可以庆幸的是我不知死期将至。

第一次主动走向一个男人，而且以孩子的倔强。

好想再抱抱他，头埋在他的胸前，坦坦然然轻松天真。

我不写了。晚安。

想著你的非子

不堪忍受 - 爱情

我叙述遥远的细节，记忆分裂出这个符号，爱情，不堪忍受。

很多时候我和记忆浑然一体，很多时候爱情是隐喻。温柔如水如水般沉沦或者如刺伤行人的荆棘宁死不屈。

爱情吊在头颅之上，神秘、诱人而难以判定，象殉情的古典少女，随著季节的变化而更为旗帜鲜明。

漂泊的灵魂容易执著于边缘的局部，我立于平面。

爱情便是这样，不堪忍受无法脱逃。这种病毒以上帝之手植于我们的身体象希望难以击破象尘埃难以拂去。

不堪忍受，爱情如同我们深不可测的命运如同年幼的命门一触即溃。

雨季来临了，无边无际的欲望滋生在雨中，那逃遁的温情不期而至并且喋喋不休。把自己摆上祭台和爱情，在雨水之中燃烧再燃烧。

火焰没有性别。

他是给我浇水洗澡的男人，在月光下。

你把你的双手放在乳房上，好吗。

好。

这样很好。我喜欢看你的乳房。

他的手揉著我。我在溶化，雨水一点一滴顺流而下。

我突然想到了死，死，是那么高深莫测、高不可攀；死，又是如此近在咫尺仿佛伸手可触。

我双手交隔著他厚厚的绒衣搂著他，头紧帖他的胸，轻松温情，他尽量用衣裹著我的前身。我坐在一平方尺的小橙上，他站在我的双腿之间。

我的手伸下去，我摸到了他的那里。

你抬下头，我想看你，他说。

不。人有时候是会不好意思的嘛。

你难道就一辈子不看我。

有什么了不起，看就看，我咬牙说，我得准备一下。

我抬眼注视。

你很漂亮。他说。

这是纽约42街的长途火车站。我们从哥大上了一线地铁，到42街下，又上上下下几次电梯。我送他回费城，（她的情人在费城，历史课本上说，费城打响了独立战争的第一枪，敲响了独立的钟声，这钟声鼓舞著为自由而奋斗的人们，讲说员用中文充满激情地朗诵著。）每一小时都有一班车去费城。我们到的时候是六点，再等一小时，坐下一班车，好吗？我说。

好的，可我想抽只烟，我到街上去。

这里不能抽？

是的。

我陪你。

早晨纽约还是阳光灿烂，此时突然乱风。他在秋风中吞烟，我看著五颜六色的人脸，大多数的人在匆匆赶路也有好事男女在街边公开调情挤眉弄眼，我也随之激动，很可观的风景呵。

她的情人上公车时用力抱了她要她好好睡觉不要象小女孩谈恋爱那样晚上睡不著要她好好保重自己不要搞得太沉重林妹妹似的敏感这样不好。非子有些悲哀夸张地喊你是不是在笑话我我不准你笑我。她的情人又用力抱她说我不会笑你，怎么会。谁叫你来碰我。

非子果然孩子气地推开他，赌气地低语，我不和你玩！你没有心。你很久不给我打电话。以后你打电话过来我也不接。咱还有志气！

女人就这样，毫无逻辑没理性，女人真是外星人。他急了。

男人的逻辑就是认为女人没有逻辑是吧，就象有些人的道德就保持在不准别人不道德上。非子也嚷。

作曲家按住非子的肩，教训道，还有多少事要做呀，我们真的过了可以随时赌气的时候，生活太具体了。

恋爱中的女人难免夸张感情，况且在季节交替时更易变化多端。不知为何在和他的斗嘴中我能得到乐趣，明明说的气话说著说著自己也就当真，真生气觉得他不懂我，我手捧著的这份爱究竟能走多远呢？每次我都希望他说软话来哄我，认错那怕是口是心非地认，我开始佯装不睬，他坚持著，直等他放弃努力我才反过来哄他说好了吧好了吧而我在他的讲和中说些都是我不好得废话最后言归于好好得比未吵之前更缠绵。这样你来我往几个回合倒是其乐无穷。

我和他之间的爱情姑且称之为爱情其实缺乏欢欣鼓舞的激动，多为对未来的无奈，寂寞中击中灵魂的心碎心痛。

从大处看，人生那有意思，生不能选择死不能避免，还要面对脏肮的人事看些白眼。人生退而求一点小趣味，小妇人的琐碎的小欢乐。女人守一份情感，男人以为还有社会还有事业还要去瞎搅，以为有真快乐大幸福，其实和女人殊途同归，一样地死。我不是看不清结局和人生的真相。我就是这份心不宁，你不准笑我。

沉住气！我们还有时间，不要急嘛。他说。

你要我沉住气，好，我沉给你看。你以为我做不到吗？我还能闭气呢。我先倒吸一口冷气，沉给你看。

日子还很长呢，我们又没分，只不过这几天忙没打电话而已。

我沉不住又怎样，我不要沉。何必吧。我离四十不惑还远呢？我就要活得放大一点，不过你放心，我会慢慢朝那个方向奔。那些走马观花的抽身世外，冷眼观之自以为的道呀禅呀超脱呀回自然呀。

一个三十岁的女人被一个三十四岁的男人教导你要沉得住气这是尴尬的事。最要命的是非子忍不住要解释说还不是因为动了真心，人就变得不洒脱，就急就不平。让他看到了我的可怜我的弱，我没包自己，也不会。做人一直这么直直地做。说他没有心也不过是使小性子女人恋爱时常用语。如果真觉得他没有心还用说出吗。他竟也信“你认为我没有心？”

“就没有”非子的气又堵上了，真是的。这个笨人。

沉默了一会非子终于忍不住先说，反正你不要勉强自己，不要有被逼的感觉。没有时间或者不想打电话就不打。

我只想告诉你，我的心明明白白，我只不过每天有一大堆事要做，我要写曲子我要打工，男人嘛，女人在情感上有天赋的才能，我没有你要求的那么细，但我心里有你。不要三天没打电话就乱发脾气说狠话。我要面对很多事。

十二月三号电话记录：

你不该这么说。我说。

你不该这么做。他说。

我做什么了，不就是一本书。如果是王明给我借，我不好说不借。

那就是说只见过一面的人你可以为他做事，那我宁愿做朋友，不做情人。

我那是真的不借你，不过说说。你如果再说一篇，我会给你的。

我这人不求人的，不说第二次，这你要知道。

我不知道。真是的。

我知道你的书多，一些人借了就不还，可我象不还的人吗。王明能借，李子能借，

我不能？

好的朋友只能从我这里偷书，不熟的人能借到。人，有时候对外人就好些，对家里人就苛刻些。

我就不理解，她也是这样回家对我发脾气，对外人可客气了，重话都不会说一句。我不，我对家里人好。

家更应该是无所顾忌的地方。

我想要你知道我的脾气，免得以后又误会。

我为什么要解释，见鬼了。

非子至今不明白为什么陷进去了呢，稀里糊涂没有一点戒备，放下了全副武装放下自尊象个没经世事的小丫头。她又是何苦呢，这不是谈恋爱的时代这是离婚或者说是水性扬花眉来眼去找情人的新时代。依非子的漂亮聪明以及幽默，幽默是妇女从男人的世界解放出来的最重要的标志。寻个比他具更好物质条件之男人从逻辑上不能不成立。女人是可以物质化或者庸俗化。他没有足够她奢侈的金钱（花钱的感觉很痛快尤其是化别人的钱）又没有令她仰视的身高一米八，只是刚刚翻了一小半身的写曲的。爱情使人丧失理性智力常识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傻妞。

然而事实上非子不管他真心不真心值不值，我不管了，我喜欢，我乐

意。他不坏，这就行了。我不管结局。抱著他，听他谈他的音乐看见他放肆地笑，说，非子你要对我好。

也许我一开始就错了，我不该的。可是有了这份心又怎么办呢？我恨我自己。我受不了这种感情的敲打，她越来越烈越来越旺。

不理我就算了，那有过不去的坎。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不是不知，可是即知终要散又何必聚呢？这事后的伤心疼痛却是绵绵无期余音不绝不休。

第 1 2 章

对话人的背景之三：鹿死谁手

作曲家要去加洲，他在洛杉矶很有名的乐团拿到了一年作曲的合同。女人在他眼里皆为好看的风景都很美丽很可爱不管是坏女人还是好女人她们都有意思。他有时候尤其是夜深一个人作完一曲或者听一支熟悉的歌会突然一阵疼痛掠过。女人、音乐，他弹奏著。他想娶了非子可是上次婚姻失败的阴影奇怪地深厚，太败兴。他怎么能保证婚后的非子象今日这么容忍他，一不顺心发个小姐脾气，大家又是一场人仰马翻地吵。如果遇见另一种纯情处女，时常会不好意思在床上手脚拮据紧添尴尬，事情将更弄得不可收拾。总之伤身体的很。四十五岁以前不谈结婚。作曲家下定决心要把非子从爱情泥淖里带出来。让她轻装前进，落落大方，洒脱自在。

她叫非子，这个字是透著暧昧，将和男女私情扯上关系的字。非子呵。

一个女人漂亮配王子都行的呀，还有她的悟性、灵气耍一点女人的小把戏也很可爱，难得她保留童稚的心态。买了一件新衣她高兴的什么的，吃到了粉蒸猪大肠她那么快乐，“有了猪大肠，世界就有希望，生活就充满阳光。”

“你真是有一碗肥肠吃就满足的人吗？就一碗肥肠？这不是自欺就是欺人。”我说。

非子收起笑容说还能怎样，我何尝不知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生活，没有真，没有美，然而我们还是身不由己冲进滚滚红尘的红尘男女，最后不过是鱼死网破，半张著嘴咻咻地呼吸。

这就对了，人就象蚂蚁一样地活著，大多数是好死不如赖活著。与女人争论问题最好赶快下结论，不能跟她们打持久战。

还是有一点希望在，如果没有希望，很多人就活不下去。都是以为还有希望，自欺也好欺人也好。

她靠著我的肩，拉著我的手紧紧不放。她说只要一份真心的感情，唯有一份真情值得依赖，“你是我在美国唯一的亲人了。”她低声说。受惊般把我的手拉得更紧了，仿佛随时会出现不可征服的力量击碎她的理想。我早没了好象也不能有和她同等、全身心对异性倒出的激情，这是不公平的。爱太精致，太琐碎，我背不动这份温柔和仔细。我又不能害她、伤她，只希望她慢慢冷却下去。我不知她是这么认真的人，总之要与我同归于尽。

作曲家不知如何面对非子了，对未来更是茫然。女人和女人真太不一样了。国内的老婆完全是另一种女人。

第 1 3 章

对话之五：继续对话

对话：

在你之前，我有个女朋友。我们订了婚，我用了所有的钱给她买了一只钻戒，三千美金。她再坚持三个月，我们就结婚了。她提出结婚，我说我要找到工作，我的心才安。只差三个月，她坚持不住了，她以为我找不到我可以继续作曲的工作了，她叫我换职业干别的去学学电脑或者会计，我拒绝了。她走了。后来她又回来了。我的心总硬著那事。我不能原谅。同富贵容易，共患难难，女人尤其如此。不过她已经做的很不错了，我在美国最困难的二年是她陪著我渡过的。她跟著我吃了不少苦。我这个人很难打整，脾气大，不好哄开心。

要在这个世界上叫一个女人没有物质的考虑也是不公平的。可是我结婚的话是要一个女人和我过一辈子，我不想再离婚了。

她是香港人，香港女人差不多不能看，但她好看。她是个混血儿，她妈是朝鲜人。她说不好中国话，她的那点广东话象鸟语。她在日本住了六年，在美国十年。我们好的时候常有男人追她，她太引人注目了，她在公众场合很有气质很会交际应酬。她做律师工作，小小年纪年薪七万。她是独生女，从小娇生惯养，不会做饭，她做过一次鸡蛋炒饭，甯提多难吃，我还不好说，得鼓励她不是，可她倒好说反正我做的不好吃，还是你来做吧并且说他爸在家承包了一日三餐，她妈啥事不干。她是那种习惯男人围著她转的女人，人不坏，就是不象妻子，我好象找的女人一个个都不象妻子。

她现在怎么样了，在哪里？非子问。

我不知道了。

不知道，一点联系都没有。

我们断的很干净彻底。

非了心头一凛，你们毕竟好过吧。

我只知道她后来匆匆嫁了人，一年以后，她的丈夫出车祸死了，又听说她回香港去了，又说她生了子宫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偏要问我这些事呢。

随便说说吧。看你是如何对待别的女人，和一个现在躺在你床上的女人谈另外一个和你有过性关系的女人这很有意思吧。

很少女人象你这样逼我谈别的女人。

我吃不进女人的醋。

你太骄傲了不过你这点好，不乱吃醋，她的醋劲很大，胡搅蛮缠的。我在街上看别的女人一眼，她也生气，我一说她，她还抹泪。还动手，叫著，我打你，就打你。我反正不会和她动手，只好躲著她扔过来的花瓶、碗筷事后得哄著她。男女关系不就是彼此讨好吗？可她不懂得男人的耐心是有限的，有时候让她给弄烦了，她又觉得委屈，说我不爱她。不是说“一哭二闹三上吊”是女人的三大法宝吗，她真能哭，不要命地哭。她混了那么几次的血呵。

我怀抱著不知将来或者根本没有未来的情爱，我该往何处去呢，这是下雪的天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雪，白呀到处都是白，市长在电视上警告市民不要外出说太危险了，市长还说今年扫雪的预算已经化掉了一千万，再下雪超支则难免了。我无论如何要出去，我武装到了牙齿我穿了来美之后从未穿过的毛裤，手套耳套围巾全用上了身。我走在街上，店都关了除了食品超市。

多好，过百老汇不用看红绿灯，街上没车，车埋在雪堆里，我一个人走著，深一脚浅一脚，毫开目的，整个城市安静下来了，几乎没有行人。

我怎么才能放下他，一天没有听到他的声音或者没有他送来的 E - M A I L 我无一例外坐卧不宁，他突如其来不期而至。爱，真是没有道理可讲。雪太大了，雪任性地舞著，也有风，风一吹更添生平未见之气焰。雪仍然下著。

几十年很快会过去的，我想开个玩笑把伤口遮住。

“想吃点什么。”他问。

“随便。”我说。

我喜欢这个时代，我喜欢操作机器，复印机、传真机、电脑、电话。我生对了时代。希望等我七十岁时也不要纸张了。我兴奋地说，我希望我不动脑了，只要会操作机器就行了。当然这是个奇异的时代井水没犯河水，河水倒自作多情犯井水。老鼠过街人人不喊打，人们对老鼠敬而远之以示清高。

他每次付账得意洋洋，小费给到百分之二十。买单的动作很洒脱，轻笑著。这对我是种压力，我好象不能正常地表达自己，一到他出钱时心情便别扭。

他说，我现在好了，我得到了联邦艺术家基金会、洲政府少数民族艺术基金的支助。我要作曲，作曲。我要打入抑或说已经打入了美国主流社会。我想把“平沙落雁”和“高山流水”这支古琴混合改编小号或者莎克斯风演奏。

非子你看这就是列侬被暗杀时的小道，他们走在中央公园，这是列侬曾住过的房子。我还是纳闷他为什么要杀列侬，他是列侬的歌迷，他买了他很多的唱片，杀他前一天凶手还看了列侬的演出。

凶手一定是太爱列侬，爱到极致就不能忍受他的所爱还存在世上，他的爱死了他才能活。非子说。

也许吧，反正现在没有偶像了，偶像全被杀了暗杀或者自杀。今年是列侬被杀十五周年。

今年是甲克虫诞生二十五周年，二十五周年前四个小伙子背著鼓、唱著歌从利物蒲来到了纽约。列侬和一位日本女子结婚，她叫由可和拉。她现在有五十岁了吧，她在下城做些形为艺术，算起来他们不是我们同时代的人。

一个有才华的人应该活到头不是为公众是为自己。他写了那么多出色的歌。他是一个时代的人物。作曲家喟叹不已。

非子对音乐仍然停留在喜欢港台流行歌曲的水准，“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我是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偷心”“吻别”“忘情水。”她对作曲家品味抱同情态度。然而她爱听他高谈 J A Z , R O C K 和 B L U 。

我遇到过几位杰出的女孩子，可惜没有缘份。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要喜欢我。我个子又没有一米七算二级残废而且不很会哄女人开心，也没学会几门业余爱好钓鱼呀集邮呀让生活充满所谓的情调，只有长相不太平庸。知道吗，我很怕和女人上商店最怕女人大呼小叫在我写曲子的时候在我睡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喜欢你，是的喜欢。我还不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非子的意思说在床上。她要走近他，把他带到体内。这是一种疯狂。这个男人她不了解又何苦了解，我连我妈都不了解呵。但他现在的声誉对她是负

担是一个巨大的阴影，她用无奈的微笑来支撑自己的不平。

他意志坚定，身体结实，许多事她无法说服他这个O型血的园脸男人。但她还是变得唠叨象个结婚多年的小妇人，劝他吃水果喝牛奶，他被逼不过才说声吃吧吃吧，“这才对了，牛奶对胃好。”非子面露喜色，“可我一喝牛奶就拉肚子。”

女人难道就不能洋洋自得以貌取人吗？一见钟情往往归结于天生丽质自难弃。美貌的男人和女人必将在异性世界大放异彩写满警句、传奇以及血泪。

她的身体象嘴一样地张开了。她要她的肉体被他重新塑造，她妄想做爱后越发漂亮越发光彩照人。她渴望一种撕裂的疼痛，他踊跃深入她的身体。他进去了，她深深地呼吸，她想控制她身体的抖动，但腿一直抖又仿佛崩的很紧。嘴张开了，吸进去。他突然抽出。白色的液体在她的小腹上。

对不起，我会让你有完美的性享受的。

你说声爱我。

这是显然的吧。

你要你亲口说。

这是显然的吧。

你还是不肯说，是吧。

你不要把我逼到墙角，不要搞得太紧张。我很担心女人激烈的感情，最后大家都会受伤。

我恨我自己，恨我的感情，我不要受爱情的折磨，可我没办法。我恨。你为什么接受我。你不准说我先来惹你。

你那么漂亮。这就象我一直在说服我自己没有音乐的创造力，想以此逃避音乐，不行。

音乐太迷人了，我也上了音乐的当。我要作曲。

非子直躺著，她不动。他摸她的那里，非常有节奉不愧职业音乐家。她最后在他的十指下彻底放松了。白茫茫的大地蓝蓝的天空牛羊成群少女和鲜花阳光和雨露。今天我是你的，你想怎么样都行，随打随骂。我喜欢你打我，用皮鞭，用手打我的脸，罚我脱光了衣服站在墙角不准动。非子紧紧地抱著他，不停地亲吻，激情洋溢地喘息。

你要我打了你，你才感觉我是你的男人吗？

是的。我喜欢你折磨我。我没有被人打过，我要皮鞭打在我屁股上的感觉。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作曲家狠狠朝非子脸上打了一巴掌，你这个贱女人。非子欢乐地呻吟著，我就是你的贱女人。

你要我日你。

你只有日我，你不日我，我就上街随便找个男人，我让你吃醋。

我吃醋？我把你当成妓女，我吃醋。

我就是你的妓女。你打吧，你打我吧！

随后非子在呼喊几乎是怪叫中结束了这场几近完美的作爱。“生活呵。”

非子喜欢看睡醒时揉著眼睛，说，几点了，几点了。孩子似的动作。然后伸手抱她，哎，中午好。你睡好了吗。

太阳出来了。非子说。

这是来美国后第一次找的房子能看得见树，你看风吹著树。他天真无邪地笑道。是的，风在吹。风不知朝哪个方向吹。

非子感到风朝她吹来了，她的身体颤抖象树叶，摇摇晃晃。

二十岁到三十岁觉得生活很难过，老过不去，今天是自己最后一天似的，和自己过不去地进行思想斗争。而现在好象好过多了，时间越来越快。

有时候太容易了。作曲家说。

你别给自己找事，能安安静静过就不错了。

我还有好多事要做。

对，你还要有四个孩子。非子想起去参加依平为女儿周岁生日开的PARTY，作曲家对依平只生了一个女儿就喊生活幸福极为不满，除非他生了四个女儿，作曲家说。

你不能苛求她，过生日有蜡光有女儿的笑脸，一切显得是那么合情合理象造得很通顺的句子，她感到幸福也是有道理的。

第 1 4 章

对话中的回忆：我的故乡在远方

在地铁站我的耳朵飘浮著回响著德语、法语、俄语和我听不懂的声音。语言，还是语言伟大，语言是迷。

“几嘛眼”我冲瑞说，他是我的同学，我们在名为河边的教堂学英语，这是免费为新移民提供的语言课，每天九点到下三点。中国人很少，几乎都是东欧、俄罗斯人讲法语的海地人、古巴人以及南美讲西班牙语的同学。我和瑞接近，接近了之后我才知道他是伊郎人。“什么，你在说阿拉伯语吗”

“face?”他懂我的意思了，一个真正的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My god，你怎么会说？

我的父母是回民，中国有不少的信伊斯兰教的回民。

每当我想起我的祖先豪情万丈、千辛万苦穿越沙漠放牧著骆驼事到华夏大地生息繁衍，我激动无比。阿拉法特、侯赛因、莎达姆，天呵，这些名字神秘地透出宗教的法力和游离工业社会、现代化生活的远古气息。但我无法想象我的祖先是怎样踏上“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历程进入了四川的首府成都定居。母亲的家在人民南路那个清真寺的巷子里。逢丧事才见他们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出来，裹著白帽子，把“无长”的亲友放进石棺，请阿訇念念经，然后直奔凤皇山的回民公墓。宗教的气息如一丝丝流云飘散在空中，种族成为莫名的象征。

母亲迄今不吃猪肉，因此她的工资比她同级人多五元钱的津贴，退休之后便没了。我的同学还不知道中国有清真寺，我很怀念我这位喜欢请我吃饭的同学。他说他在纽约没有朋友，我说我也是没有朋友，我与人交流很困难，谈不拢。他们认为我偏激，不通人情世故。

是的，汉人的哲学开宗讲人伦说人际关系“三纲五常”什么的流传在民间的增广贤文“逢人只说三分话”等等体现汉民族的处世原则，汉人是多么丰富复杂呵象他们吃的技巧。

兔年的除夕我的本命年在成都市名为绿园的小酒店，一个在川大念植物学的小伙子紧握我的手说：“别忘了我们的根。”我神经兮兮回望他。他是回民和我同宗同族，他全骨高耸，眼眶深陷而我完全彻底是细眉细眼的汉族

丫头模样。我只有血液为证，只有飘浮、流浪、梦幻的血液为证。我掌心至今留有陌生小伙子酒后的温热和他的姓名。久违了，兄弟。

你此刻在何处晃荡你的日子，如果你还记得本命年的除夕之夜所有骚乱的语言和朴素的泪水，你和我一样梦死故乡。兄弟，真主在上，安拉万能。

世上有一种东西是可以誓死捍卫的。

我们梦死故乡

我说过我要写一篇纯性爱的小说。我又扯远了。

第 1 5 章

对话人的背景之四：我站在谁的屋檐下眺望你

我是在美国纽约吗？难道颠倒了时差白天和夜晚宛如就阴阳倒错改头换面不成？苏芮不是唱过“一样的月光”照著你和我吗？

很多记忆也乱了她以为发生在美国的某市仔想才是中国的成都昆明西安或北京，在她长达十年的东奔西跑中错地人名人名事情的具体经过想必也是事出有因、情由可愿。

艾红酷爱旅游，但她并不热衷名胜古迹，仅仅喜欢走动。一个季节也叫一个季度假如她原地踏步，她便黯然失色皮肤粗糙心神不宁。火车站是她通向男人的契机地。

艾红归结为她来历不清。

如果她单纯是个漂亮的女孩子倒也罢了，她还爱看书而且买了不少书，最令非子不可思议的是她生在一个南方的小县城，她的所言所行很容易鹤立鸡群，开始她浑然不觉慢慢地不知所措直至惊慌失措，她在县城的谣言中踽踽独行。要离开这里，非得走不可，不管是以什么方式。

艾红，我知道，她为人处事怪怪的，你说她孤僻嘛又常有外地的陌生男人找她，不清楚跟她是什么关系。她和大家显得格格不入，和同事没话可说。她呀，她会突然紧张兮兮的，在发神经似的。样子倒是长得不错可脾气太得很，我劝你还是别跟她作媒。她不正常，女孩子那有不讲究穿得，她又不是穿不起，她可能不知道怎么穿衣服。

艾红第一次听到人议论她，说她的坏话，她百思不解，我还以为我是很好的人呢，我大方我肯思想我真诚我不世故我待人热情说我闲话的这些女的是怎么回事，必须要在她背后说我的坏话吗？随著流言的增多和广为流传，渐渐地非子听麻木了，不伤心不难过了。这是个小小县城，你稍有不同的举动很容易导致饭后的谈资而且漂亮女人陷入是非似乎顺理成章。

她掉进了陷阱。人言可畏，她尝试随和再随和，女孩子谈衣服她积极参与，但总在繁杂的混纺面料以及颜色的搭配败下阵来。

女人是我通向男人的必经之路。但女人最终都弃我而去，只要我们中间出现了男人。所谓的友谊就嘎然扎断，我们或怒目相向反目成仇或视若路人各人心中自有一本账的样子。

她的乳房在冬天的阳光下显得猖狂颇有份量。她叫小艳。这是我的毛病，每次和一个陌生的女子碰面我的眼睛绝不会放过她的乳房。我是个被称为艾红的女人。

做女人也做了些年头了，年轻时把女人分为好看和不好看两大类，如今认定女人无非是假正经和不正经而已。

是假正经女人不得不上街买菜做饭洗衣恋爱结婚生子上床睡觉对那些不结婚只找情人不生育身材依然故我凭著单身的诱惑在男人的世界跳来跳去的不正经的女人充满怅然的嫉妒。

故我热爱世俗小妇人，热爱物质小女人。同时热爱想作不正经女人而不得的假正经的女人。

我希望我有个儿子他不生病即使生病也不得尿频便秘脚气这类非人的折磨的病。我希望青春永在青春多么好简直太好了，你说还有什么比青春好。是的，女人就是这样没有逻辑女人就是一堆泛情主义者，女人就是用来生孩子还有什么用，女人最多表现出一点美我最怕女人谈哲学谈爱国女人一旦爱国来还有家吗女人也不能求真她们在是事而非之际最易肯定。

我与女人有缘，我真欢喜看漂亮的女人。

她们梦幻般的表情，她们咯咯地笑，她们遇事一惊一乍的天真包括她们勾心斗角的小把戏。当然我对经历了男人的成熟妇人同样感兴趣，她们学会不少对付生活的计谋，那种老娘决不放过你之朝气蓬勃煞是好看。几个女人和几个男人在一起的气氛别致奇异彼此妒忌又装模作样冷不妨酸酸地来几句热讽。

不过想必即使最丑最蠢的女人一生中都有场梦至少是白马王了梦，唯梦想使她们周而复始有时几乎陷入灭顶之灾生活添份诱人的亮色。她们也随之生动活泼。

不知是不是由于打小我骨子里倾向女性，以至于对男人平添层隔膜。二十三岁以前对男人可说是若视无睹不住心里去。在作女人的意思方面我成熟的太晚。怪事呵。

那几天天气都很好，太阳亮晶晶的，虽然闷热难捱热浪逼人。夏天是属于女人的，属于半遮半掩的衣裙属于色迷迷眺望原野的眼睛。女同学小艳说，从昆明来了个流浪小说家，他要学艾芜行万里路读万本书。那又怎样，我是说和我有关系吗。他是男的呀，我要你去见见他。女同学小艳几乎很急地说。

你先告诉我他和你是怎么回事，我说。

我实话告诉你，他竟说他爱我，我不跟他走他就不走了，他就自杀在这里。

你把我当你的替身呀，我才不帮你消这个灾。

你知道我和冬冬刚好上，我不想大家闹的一团糟，他现在暂时住在老张家，你也应该见见老张，他也是个人物。

小艳带著正患脚气，目光朦胧的我穿过些七拐八拐的小巷，我第一次显眼在

老张面前，他细端样了我二分钟，一针见血指出我有同性恋倾向，说我对男人要求太苛刻。

女同学小艳风尘女子的苦像，三岁母亲跟一个印尼老华侨远嫁他国。她在班上率先涂脂抹粉，有次上体育课他和高年级的男生躲进树林，被政治课教师逮个正著，他们正在亲吻。

这还了得，当众检讨，劝其退学。小艳只同意在班上做检查宁愿被开除也不在全校示众。我们的班长王明在私下说小艳要屁股没屁股要胸没胸要，别看她现在狂，将来没准没人要。

我觉得你的小说中女人的形象很生动很有趣而且对男人采取主动，男

人则显得抽象，他们活得倒也纯洁是一种象征一种人生哲学态度似的。

男人太干燥。男人的体形不就说明男人单调吗。男作家说，男人们痛苦是因为书害的。

女人更痛苦，是我们的身体，身体是我们痛苦的源泉。我分辨道。

这是在一个缺乏水份的下午，空气干燥、阳光艳丽，艾红很有些精神也可称之为精神抖手骑车到小艳家。艾红装著不在乎自顾和女友闲扯。男作家主动问及她对他小说的意见，艾红说，

你作品中充满仇恨具有毁灭般的力量。

我觉得人满好玩，也很可怜。美都是要被毁灭的。这是宿命。

你很痛苦吗？我问你痛苦吗？我们不约而同哑然失笑，问著痛苦的时候已经象在说一句笑话了。我不明白女人为何写不好女人，都是男人在写女人，不管是好女人还是淫妇金莲或者是不坏不好的女人安娜。妇女写作又以男人为主要叙述、倾说对象，也许女人是主观性的，不能客观地看世界尤其是男人。

女人我真的不了解，女人太象中国文化复杂微妙变化多端模糊缺乏可以理解的逻辑性。

男作家说。

作家是部队文艺工作者，中国的军队不仅有战士将军有运动员还有作家、舞蹈家是一支有文化的军队。奇怪的是美国的作家诗人那怕你获了诺贝尔奖也执教在大学课堂，没有作协或部队可藏身。而专业写作者几乎都制造流行通俗小说。

他猛然地按艾红的手，艾红恍恍惚惚，没有拒绝。他保持著，他保持著他的姿态，艾红的头不由自主低下，他迎上去，他亲了她。他把艾红扶到床上。我这是怎么了象贱女人，第一天就和人上床。作家明显是生手，他在外面进不去，艾红伸出援手扶他向自己的那里扔，他进了。他在里面动了几下，艾红还是恍恍惚惚觉得肉体的空隙被填满，她等待自己忘乎所以地大叫，作家冷不防抽出在体外射精，艾红咬咬唇，我是饥饿的口。身体是我的，我回到了我的身体。

是的，把性作技术性处理，她是一个器官，满足它，把性赋予爱情是我们自讨苦吃的想象。爱情是“上帝”惩罚人类的酷刑是过来人的安魂曲 - 一个美丽的弥天大谎。男人和女人是如此地不同，两性关系又被人类添加了太多的虚幻色彩，人们为此而迷失也情有可原。

部队流浪小说家住在医生老张家，艾红鬼使神差随他到了医生家。医生家烟气腾腾窗帘紧闭，屋内的人喝著酒三五成群高谈阔论著生意经，你有多少碱我有多少平价钢你的是几园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商品经济的海洋中学习。他们磨拳擦掌形迹可疑在痛苦中调适自己的身份胆大者早以当年投身革命的激情献身于家庭的经济动向。毕竟时代不同了人们谈起金钱绝不会面红耳赤。

在又一个阳光灿烂不下雨的午后，小说家轻手轻脚走到艾红睡的行军床边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你想说什么。没什么。一定有什么。我不好说，你不是那种人。是什么人没关系，说吧。老张他，他已经半年没跟女人了。嗯？他是在故意锻炼毅力，他想要你你去他那里躺躺，仅仅是躺。

那好吧。

你同意？

你不觉得这很刺激吗？

我不是把你作为礼物送人，我住在他这里，你知道的。

也好，也许我和他更合适。

艾红的头站在两间房子的门栏边，老张的屋内没有开灯，只有他抽烟的星火，艾红看不清他的脸但相信他躺在床上也正打量著她。一片的沉默。

你进来吧。老张说话了。

艾红一步一步走了进去。

老张一层层地帮她脱衣服，轻轻地吻她，她赤裸了，老张看了一会，拿出毛巾被替她盖好。艾红闭上眼，一下一下地呼吸，她放平四肢，流浪小说家一定在隔避心乱如麻地听著这边的动静，艾红觉得生活荒唐有趣。

老张有张有弛地做著，艾红承受著，她温温柔柔摸他的背。

你是假老炼，我一看就知道。你没有性爱经验。

艾红不言语，她感到他的动作在里面变化多端。

他是个毛头小子吧，很快就出来了吧。老张问。

艾红不好意思明说。

他跟我说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做，老张说，他帮了你。什么？他说他帮我？艾说不相信地问。他扯谎了对吗，他总吹嘘他对女人的魅力，自己能做半小时不下马。老张笑了。

他欠揍。艾红恶狠狠说。

几天以后老张把流浪小说家赶出家门，艾红想多半因为她。艾红有次做爱后突然哭又大喊要渴水，老张认为是转买的行为了艾红尽管他得到了艾红她不是他的风景名胜是一种宿命他粗燥的生活需要这种鲜活有梦幻能哭能笑看得睡得谈得被他称为“三得”的女人。他妻早被岁月风化了风干了被岁月偷了去。她的抱怨她的脾气纠缠在太真实的生活她一目了然一览无遗。他越来越恐惧生命一点一滴丧失但他妻对生活的热情并没就此减低她仍然风风火火大刀阔斧买股票替人说媳妇通宵达旦地打麻将走在街上扯开嗓门招呼人并且做爱时她习惯骑上他的身体摇头晃脑大呼小叫泪流满面完事之后还抒情生活多美好多瘾。

艾红第一次体验到了性高潮，她惊骇不已。欲望一直在体内孤独地运行著，我被我自己浪费了。性真是怪事一桩。她第一次控制不住，狂乱中对老张喊出“我爱你”，她控制不住呼喊“我爱你”。她不能不喊，她欲死欲仙，全身松软。性欲真是一件离奇的事。

“我让你有真正的性高潮，有真正的性关系，做次真女人。”老张以普渡众身的口气说。

你凭什么说我没有过，我有过男朋友的。你们没做过吧。当然做过。不像。我真做过爱，你听清楚。那他就是性无能。胡说八道。从你的脸色我看得出，清凉苍白，而且有一股莫名的肝火。

“我知道你说爱我不是真心的，不过是你的高潮表现而已。我见多了，你其实是很容易达到高潮的，回家把你那个男朋友甩了，他不配你。你别说感情爱情什么的，性爱是基础，你和我有了这一次以后就难以忍受他了，女人嘛，做过一回就想第二回，别不好意思。我是过来人，我孩子都八岁了。我这几天有事，你如果实在想那个，就c a l l我。”

艾红把被子往身上一裹，靠墙没吱声，医生微微笑了，好好休息一会，

我现在要出去，等我晚上回来我们出去吃火锅。

艾红仍然不发音。

我心疼你的，小傻瓜。医生俯身亲了亲她。

寂寞中怕毫无理由被人关怀，怕某种温软的情愫闯入似乎刀枪不入的心。我以为砸碎自己能收获一个完整的自我，我相信我能把我所有的梦识破。

那几天没有黄昏天空一直很白净。我们就算认识了主要是交谈，我们谈得太辽阔太广泛太深入以至后来我们无话可说，说了也是白说。

日子就这样过了大半年，艾红白天道貌按然满面春风在G市大学教儿童心理学，下了课慌慌张张跑到医生家或者到他上班的手术室等他。医生和他老婆分居也有一年之久了，老婆住在娘家，她妈得了癌。但他妻子的记者生活却如日中天，这是块每天都有目瞪口呆之离奇事件发生的时代。

医生的小屋飘荡著弗尔马林的气息，很久以后我的皮肤我在小屋出现过的衣服时隐时现飘浮著那药味余味不散直视我伤感的记忆。

女人的历史往往重演，非子再一次陷入第三者的角色。难道我只充当第三者在第三者的位置才能爱男人？我注定要与另外一个女人争夺他的丈夫如此我的激情方能趾高气扬地正常发挥卷土重来？

我等你，我不嫁人。别，你不要抱太多的幻想，我不会主动和她谈离婚的事，只能等她先不要了我，但这又是不可能，她太要强要面子，她以前真的爱我以我为主为生命。我不管，我反正等你，你经常来看我，我就满足了，我离不开你。我怕我辜负了你，让你错过好的男人比我更好更适合你的，我做不好一个好丈夫当然我心里也装人就是做不好，不是职业丈夫，我看小毛头不错他是很爱你的。你不要再说这种话，我的事我自己知道。你又知道多少，当时者迷，我不愿你吃不必要的苦，女人终归是女人，你反抗不了自己的天性。

非子吻著他的胸舔他的下身亲他的生殖器，她觉得自己可以为这个男人去死，她命中注定是他的，爱莫名其妙如同仇恨无缘无故。

一个女人今生不能和她所爱的男人正大光明堂堂正正生活将是多么悲惨，前途未卜的爱情象刀迟早要刺向她，她听见了他妻子的脚步将不期而至手握佩剑悄然逼近，他妻子敢公然当著她的面搂抱作曲家微笑著而她只有干吃醋的份，非子看见他们已经在了一起了。非子开始祷告：如果他的老婆出事故死了就好了一切都好了比方说在风雪之夜在高速公路上车毁人亡或者得个绝征怎么医怎么死。

爱情要么使女人良善美丽要么恶毒凶狠，那些古今中外谋杀亲夫的女子心中燃烧著怎样一团视死如归执死地而后生的情爱呵。我又是怎么回事呢？

第 1 6 章

对话人的背景之五：疼痛就疼痛吧

作曲家近来忙著给他的老婆张罗签证的事，他刚拿到被称为“六四血卡”的永久居留权。老婆在他当初到美时很是冲锋陷阵只差使美人计了，她又特别想来美国，尽管她不谙英语不喜欢喝咖啡说害怕看见长毛的男人，但她能扯著嗓子高歌一曲“南泥湾”（这是她的保留曲目）以及烧火做饭。“你不用担心我的生活，我幼儿园总能教吧，有钱我就去学美声唱法，说不定哪

一天我能在卡内基音乐厅开演唱会。”女人的梦一旦开做难免无边无际、漫天过海从中倒也窥视出妻内心的骚动坚强的生命力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他要帮他的妻来成美国，让她梦想成真一次。当初他是爱她的。至于她来了之后是马上离婚还是保持一段时间离了之后又是不是一定和非子结婚或者让两个女人自决谁先忍受不了就走人。作曲家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一个是不再可爱但有恩于他的老婆一个是可爱的美丽情人，这些组合暗示多种的可能性生活多变谁知明天会怎样但而今现在眼目下是要把妻办过来，来了再说叫随缘吧这是托词也是安慰。

第 17 章

阅读和对话之一：我手握一条被单，你叫我如何藏身

非子在地铁站，她在考虑是去下城的纽约大学找小毛头鬼混还是反方向向上城和作曲家谈恋爱，抱著他做那些下流的事。他打她，骂她是下残的女人，每想到此她就来性欲，他狠命地进去，激烈地做爱使她忘记很多事，虽然只是十几分钟的忘乎所以之后一切便烟消云散身心仍是贫乏、平淡无奇的寂寞。然而忘乎所以是多么难得她因此忘记她住在哪里在干什么忘记作为一具女体必将衰老的丑陋不堪。

非子回忆自己的性反应，我要死了，爆发般地高喊，地震似的快乐这是第一境界；第二是我爱你并叫出他的名字，蓝天碧海轻松舒畅回家的感觉；一般性的哼哼叽叽可有可无。

人是多么喜欢性交的动物，象狗象猴子，其实多么地好。

我只有肉体，我只感到肉体的存在，虽然是瞬间的快乐也足慰平生。人生苦短，生不能选择，死不可避免，充满离愁别恨，步步为营的陷阱，十面埋伏的战场。性是不用花钱的娱乐交流且与人同乐，走进另一个人的身体真好。

非子和作曲家象一对夫妻在节假日走进人群涌动的美西百货公司。

要不要买点什么，买点化妆品，镜上添花一下。作曲家提醒她说。

我那知我的我的头发我的皮肤适合何种商品，非子无奈地笑笑说。

选择是痛苦的，面对琳琅满目泛滥成灾的化妆用品。非子一筹莫展站在橱窗前，索性省下钱买玩具给自己。隔壁大头男孩有什么我有什么，关上门捣弄得神彩飞扬欢喜地。

买点香水，或者不易退色的口红。

得了，行行好吧，你不怕我把自个弄成一个妖精样。

也没关系，改头换面未尝不可。

好，你说买什么就买什么。

非了手捧两件大衣，她咬咬牙狠心化了二百七十五元买了灰色质地的毛料又可防水的风衣，另外是一件极大众化也是灰色的翻领象上班族穿的软羊毛大衣值二百三十三元，这个冬天可以招摇过市了。

真可惜了你的这张脸。十八岁时一个年轻的男子、一个男人阴沉的声音通过滚滚的人潮传达耳边，真可惜了你的这张脸。此言没有暗示，太明白了不过是说非子很漂亮，漂亮的女人的青春有限而一个漂亮的女人竟没有一身与之相配的漂亮的衣服。那个时候穿衣很没样子，压根儿不会穿也不愿穿，上衣宽大以不显乳房为总体述求，裤子永远黑、永远地大、永远长总之不量

体裁衣，认为讲吃讲穿是无聊小妇人之爱好而我是有追求的人。何必在衣服上花时间和金钱。而现在具体地说从二十三岁开始走进百货公司不由自主喜气洋洋、精神抖擞，买了衣服就欢天喜地，三天不窜进花花绿绿的商店则手痒脚痛。女人的变化真大呵也真能改变呵。

非子想到与自己有性关系的人，肉体连著我们，人与人接触最紧张最密切不过还是我们的肉。

这是我的身体。我的乳房我的阴户我随风飘飞的头发。回到自恋。我们本能的身体的力量呵。

子宫。阴道。消失在幕后，她的丰富越来越被神秘化成为阴脰的附属品，而女人仿佛羞于描绘男人的性想象把男人作性的技术处理。

第 1 8 章

偶而的对话之一：对话人和陌生人之间的对话

“你好，我查了电话簿你和我过去的名字一样，你叫非子对吗？然而我现在变了彻底变了，我改了我的名字改了名字就象改变了人生，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我的生活真正开始了，你不要打断我，你不准放下电话又不要你出钱，你和我有一样的名字我不忙你为何要猴急急的呢？这不公平你知道我现在是谁了吗？你不知道当然你不知道了。你还是叫非子叫非子的女人都是没有睡醒的女人。你还在做那些肮脏的性爱梦多脏呀你赶快到我这儿来，我可能住在你隔壁你可能早就看见过我，你想想，我经常头戴红色的帽子，你想不起来没关系，我会给你打段时间的电话之后我就亲自来拜访你，好了，我马上告诉你我现在是谁，我是林妹妹，我是当代薛宝钗。我出身名门我年轻美貌我自幼体弱多病，我写的诗好好呵一级棒。

几十个男孩说他们不知道世上有如此伟大如此闲静如此聪明绝色的女子，最重要的是最了不起的是最最具爆炸性的是我仍然是处女人，天上的云彩不是处女膜，我有处女膜呵生活呀，非子你不要挂电话你怎么也没有耐心了和男人在一块搂抱你就不怕时间长，女人要团结起来爱女人，这样男人就会更主动找女人，女人不该表现出在彼此争风吃醋，这样才能不让男人得了便宜还卖乖呵。我的白色的处女膜对了是白色我看见过我深入到我的体内看过了你的也是白色的吗？哟，你的早让男人拿走了对吗？你是守不住的你还叫非子你就是潘金莲你就是必将谋杀亲夫的女子，你改名吧。明明白我的心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不会看见我流泪。我美呀我美，我美如天仙我美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美得一塌糊涂美如十二级地震不把人们震昏势不为美女人。”女人说著说著突然大唱大笑不已，非子放下听筒按下放音按钮，女人可歌可泣的声音在房间飘来飘去回肠荡气女人仍然大唱大笑听不清词了甚至分不清是中文还是英语或者根本不是人的语言。

这场电话是在非子应女人的要求说出一句话之后结束的。

“精液能改变女人的容貌也能改变智力结构。你结婚吧，何必守著呢，真的是物以稀为贵吗。”非子说。

女人的声音突然戛然而止，愣头愣脑停在关空中划出一道痕非子迎头撞上。“你是同性恋，你爱上我了。”

见活鬼了。

你住在曼哈顿？

是的。

曼哈顿的哪里？

非子不想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楼。似乎她在大作学问的架子。我住在121街，Morningside Drive街的名字是早晨的边的意思她说。那不是近黑人区吗。

是，山下就是。

那不太可怕了吗。

有什么可怕的，我经常走那里，去125街的地铁站。

我不敢，我一看见黑人就发麻，你可真大胆。

那是什么大胆只不过不自己吓唬自己，生死有命罢了。

我不知中国人是怎么搞的，提起黑人区就恐惧的离谱，说黑人讨厌，不聪明。中国人其实比白人还歧视黑人。有位黑人同学对我说中国人不喜欢黑人，在课堂上不关注黑人学生，（她正在学中文）说到黑人就说我们做爱如何如何，别的就低人一等。你可以批评某一个不好，不该说一个种族都不好，这就是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黑人同学说全纽约最脏最臭假货最多的就是唐人街。

我的黄皮肤是夹在黑白之间的缓冲地带，可白可黑象白象黑真是造物主的神来之笔奇迹呵。

家乡人王工程师极度愤怒地声明他不喜欢美国，他说在英国你只是个二等公民在这儿你不知是哪一等，那些黑人、墨西哥人都来歧视你。

何必太敏感，老认为别人在歧视你。也许人家还没那个闲工夫呢。比如你不喜欢一个黄肤色的汉人不和他来往，他不能告你歧视他吧。怎么象得了“被迫害妄想狂”这是一种精神病。我义正词严地说，我也不知我在激动什么，有什么好激动的呢？今年是鼠年，鼠年打打地洞而还有脾气好发，这难道是季节交替的时候？

话不能这么说，还有英国看病不要钱。

真不愧为老牌帝国主义，姜还是老的辣。我笑了。

非子走在街上继续独自发笑，只要她想到那叫非子的女人的电话。

李太太说（从前的李小姐来自大陆在一所名牌大学混到了硕士，她教了两个月美国高中历史却打死也不去上班了，她速战速决结了婚。）：我不想工作，不想上班呆在家顶好，我呆得住。我早上起不来，早上八点起床这简直是酷刑。

非子我不象你好动，生活态度积极，我二十岁最大的志向无非是做家庭主妇主要是煮饭煮菜再养几个孩子。看看闲书或者看风吹过的书。

今天早上我去复查眼睛，下了地铁，很多上班族衣冠楚楚在街上前赴后继，进了办公室想必又是冲锋陷阵的日子。我突然强烈地感到幸福，我不用早起有丈夫养着，他挣的钱不多，但我快乐，我的愿望实现了。在国内你不工作说不过去，知道吗在税务司工作时我最羡慕的就是我每天打开办公室对面楼上的女士才慢慢地起床，走到阳台上好象瞧著我似的，你说气人不气人，她们家有房出租，吃利息就够了。我是个胸无大翅的幸福女人。

李太太长的白白胖胖，已生有一子。儿子也白白胖胖。

非子恍然自己也有份量了，瘦，穿衣服好看但不实惠在床上摸则瘦可见骨晚上会做恶梦。这是作曲家对女人的品味，看得顺眼，摸著顺手。他对非子说宁愿她胖不愿她瘦，三十岁的女人嘛，应该丰满些。

非子缺乏丈夫，即使将来有望和作曲家结婚她难以想象闲在家无所事是被人供著的日子，非子对安心做主妇的李太太充满敬意。二十四小时只能面对一个男人，日久必生厌，如果这个男人有个三长两短出现外遇还有些刺激性，生活也不至于太乏味。如今女权主义方兴未艾，“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之口号已经把女人从走出家庭还是走回家庭的困惑中解放了出来。自杀还是杀他还是个问题。

第 1 9 章

阅读之五：谁怕谁呀！

依平：

你好。你可以想象在国内收到一封海外来信的高兴劲而且从你处我得知更多他的事，谢谢你！

你决定开顾问公司这很好，反正现在大陆地机会多，我能帮你我会尽力而为的反正我老爸还在台上，多少有些好处。

前年股票市场很好，我得了消息小发了一笔。钱来的轻松我就不珍视，狠狠地奢侈了一番，买了不少的衣服还去香港玩了半个月。他说我的签证快办好了，那么我们明年的冬天就可以见面了。不知道美国究竟是什么样，美国，一个个地都走了象逃难似的，这世上如果没美国，大家又去哪呢？

他去了死活要走，你，我最好的朋友嫁人嫁走了，这下和美帝国主义有血缘关系了，我弟这段时间也不知发那门子疯也捣鼓著去美国，想在纽约国贸设办事处他是做生意的人。想著想著就觉得这股移民潮走过万水千山倒是壮观。

我的英语仍然长进不大，听著你们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我羡慕死了，以后我来了你可得多帮我练英语，我就不信他那种完全没有生活能力连衣服都不知道买哪样好的男人能活下来，我就不能。

他现在有没有女人或者有什么样的女人我懒得想，早难过完了，男人嘛，一个人在那种花花世界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随他的便去。我不怕离婚，现在这个世界上谁怕谁呀，我就想看如何求我跟他离，象欣赏他当年如何求婚。他不想离我还想呢，我就不信这世上男人死绝了，十年的梦该结束了，也好。反正我来美国，从新开始，我没有过去我只有新生活。

好了，碰见那个女人告诉她，我祝她走运祝她青春永在永远在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你的朋友小红于某年某月

以下是非子写给作曲家的信，题目是：与阿某的绝交书。

但非子写好之后并没寄出。

正文是：

今天是平常的日子。有些雨和冷，但这都是很正常的。

具体的内容我不说了。

阿某这是结论：

阿某，即然你认为我没把你当成什么人，即然你又不知我为何人，那么，就此别过，相忘于江湖吧。

阿某这是我的感受：

你的话说出来我被你的汉语刺伤，也许你是无意的下意思的但真因此更感恐怖和真实。

语言是有生命力的。语言真是有力量。

许久以来，我自信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去乌山不是云。无论是深刻相知的沉默

还是傻乎乎的地动山摇的爱。曾经沧海。人们在恋爱，我如同成人看小孩子的游戏

过来人的惆怅而已，但偶而听到一支熟悉的歌或者看见谁象谁，我开始怀念，怀念的忧伤，彻底地追悔：如果当初如果重新从十九岁开始生活之类。

青春不再了，我没有好好地恋爱过，我总在怀疑难以判定是否在爱？爱是什么？什么样的感情是爱？相知是爱吗或者和某人做爱很轻松愉快是爱吗或者是我久久等待的让我魂不守舍愿为他死情感是爱吗？

我万分警惕伤痛重现，我害怕我滑入陷阱。

爱情使我变成非人，难怪有人说爱情是反自然是很奇怪的。

如你所言我们没有青梅竹马的幸运，是的，我们还没有共同的经历，说得通俗点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也不尽相同，但这些从何处来的事情和爱情关系不大。

我们到何处去？这是问题在时间的层次上说这也不是问题。

时间是园的时间能收缩能放大时间是谜。我说过的。

我们是偶然的。偶然美丽。

生命是短暂而充满忧伤的生命又是一场必将散场的欢宴。

经历了这么多，你还这么纯真。一个旧友叹息。

我享受著我保留在成人世界的真性情，我洋洋自得我的纯真这是我的高贵。

你知道吗你之于我是一种久违的亲切亲情照拂著我，我几乎是身不由己。我来不及也不愿考虑结局或者道德不道德。我做自己面对自己的心。我不要我后悔我没有随心所欲过。我不能把你当成我的哥哥什么的，没有血亲关系的兄妹情非常病态，欲盖弥彰暧昧的很。你要离开我，要走就直说吧。当然我相信男女关系可以超越情爱但须经过情爱，由色才能空。否则是假空也是不长久、不纯结的。

就是这样让自己无所顾忌地表达，让你走近我。

你接受了我。

你不该说那句话的，你难道不知道你的话带著鲜血射伤我吗。我不坚强我在乎的，我敏感你关于我的语言，也许我太敏感但我没办法，爱情不是我能控制的。我也恨受这事的折磨。

生命如朝露，花开花谢朝夕之功。

我不知道我会这样地爱，这样地没有自尊，不可理喻的疯狂的激情。不是说除去乌山不是云了吗？还是一个为情所困为情所苦的种，女人的可怜无法脱避无法超越男人。注定要纠缠在一起要么四目生辉要么血肉糊涂生死死不生不死生死不明。

我会慢慢地医好我的病，我会好起来没事似的也就是平静如秋水吧。爱情是陷阱，我绕开她，我轻装而行，我就健步如飞成熟理智。

然而最后我还是贼心不死希望梦见爱情，一个男人，他集合我所有的想象，这是梦了。

这是两全其美的人生，一天能睡八小时呀。

今天是农历立冬的日子。天将冬天于我，在这样的天气写一封给阿某你的绝交书，日后又在某年立冬的日子回忆是种凄美的享受，往事如梦如烟。

把生命汉捡来的儿子，把自己当过河的兵

用断肢来表达爱情，用孤独来打击孤独

我希望我绝望

我绝望我希望。

非子在电脑上打完信，准备 E - M A I L 给他，心情不由自主激动，她先点燃了一支带香味的蜡竹，香气弥漫，她突然把自己扔到床上，抱住枕头，床好象在摇晃，伸缩又扩张。

非子死死地扯上被单裹了自己，她想一切都无聊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她爱这个男人爱他，她知道她陷得多么地深了，然而孤独不可征服无论在何时何地。

第 2 0 章

对话人的格言：

男人是被讲述出来，是我们的一大套话语。

我以为男人是真的呢？

第 2 1 章

对话人的结局：

婚姻的平实使依平慢慢地浮躁，她需要另避新径发泄她产后忧郁征。依平怀抱孩子坐在黄昏之中，孩子很漂亮我怎么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中来，我以后如何保护她呢？她是这么地漂亮，依平泪流满面，她觉得自己生了孩子以后莫名地脆弱。女人是用肉体来生活的。

依平把父母接来帮带孩子，孩子长得不太象外国人，眼睛大，爱笑不爱哭。

顾问公司已经注册，依平不断地打电话，第一年不求赚钱学点经验，一步一步地来也绝不放过机会。

依平坚持自己喂孩子的奶，她把奶头放入孩子嘴中，即麻又有几分胀奇怪的令她喜欢的感受鼓励著依平不怕日后乳房缩小、乳房塌方的严重后果。

非子纠缠著的作曲家死于车祸。平常的车祸。他的车迎头碰上高速奔驰的大货车在风雨之夜象极了通俗的电影镜头，他死了，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越真实的场面越给非子不真实的印象假做真时真亦假。非子如释重负，他在她的心里永生和她的爱情同归于尽了。

作曲家的老婆顺利得到签证赴美奔丧，非子考虑了三天之后决定去接机。作曲家的老婆作为非子的情敌已经存在了整整三年，她有时候怀疑如果作曲家没老婆他们的关系能维持到他死吗？有了竞争者非子的激情汹涌而出仿佛无穷无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一个平庸的时代没有敌人对女人来说尤其是没有情敌该如何找到生活的理由呢？

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在画那个女人，没有音乐，用墨。在舞台上。被画的女人变化著姿态，穿短裙，作画的女人长裙。一个男的画

外声：自制区。妇女。空间。人类存在。女权主义。转变。自制区。

非子先到中央公园看二个女人跳现代舞。

白肤的人在太阳下直晒，黄色的同胞在树阴下乘凉。

非子直接奔向肯尼迪国际机场，她全神贯注目不斜视。是她了，信上说穿灰色的风衣，架墨镜，手持一朵红色的玫瑰，将笑著走下飞机。这是个精明强干、精力充沛的女人，女人一步步向非子走来，非子强装镇定，她不过是个未亡人，未亡人！作曲家躺在殡仪馆，上面还有我的体液。往事涌上心头，往事不堪回首。非子相信一切不过是梦幻一切必将烟消云散。

非子迈出一小步，抿嘴而笑作好上前招呼的准备工作，说是迟那是快，离非子三步之遥窜出一男人笔直向作曲家老婆迎去，“来了。”男人说。

非子的嗨声停在半空中，左边脸的笑容倒收住了，右边则僵著不知所措。

“是的，来了。”女人说。

男人伸手接过作曲家老婆的行李，作曲家老婆熟练地挽著男人的手臂从非子身边擦肩而过，留给非子他们上出租车的背影。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写了一篇纯性爱的小说，我说过我要写的。

马兰九六年三月改定于纽约

窥视者

作者：马兰

1：我不知道她现身在何处，我也从没在我窥视过的人群中寻找她。

自从我眼睛近视以来，我就变得喜欢打量人群了。经过二年的时间由三百度激速增添到六百度还带散光一佰。但我拒绝眼镜，其实我的眼睛并不大，眼珠并没因深度近视而突出，对此我自慰不已。我相信这全在于我毫无顾忌地看人脸色之故，行不行事得视心情而定。每天我起床第一件事，先打开门帘，瞅下面街道的人群，当然人们大多时候在汽车内，但不妨碍他们露出头来。这之后我洗刷，慢慢地。我自然不做那些骗人的眼保健操，我深恶痛绝小时候每天在胖子的号令声中揉擦太阳穴，弄得整天没精打彩，关键是我就看不清前排的秀秀。

秀秀是天生丽质的女子，她似乎不在意她的脸蛋或者说还不懂得一个女人漂亮将是多么不寻常的事，也就是说她的生活无可怀疑会被她的美貌极大地影响和改组。可我不知道她现身在何处，我也从没在我窥视过的人群中寻找她。

那时候，我是说在国内的时候我是个近视但却爱文学的青年，爱文学等同于爱生活，爱生活等同于爱女人。我这样说是因为我看那些征婚广告很少有人写爱好数学、物理，爱好文学则可以广而告之。

2：我的眼珠看见了许多美丽的景物，长时间不能消沉。

看人的脸部表情和腰以下的身体语言对我而言为精神会餐象过一次组织生活并且逐渐上瘾了。刚来美国开头一年半我住在东部的小镇，推门只见

树木，花草，没有人烟，心里陡然惊动，直发毛，神智便恍惚起来。你知道我从人口密度厚实的四川来，这区别之明显也太显而易见。我感到痛苦之深重，于是举手投足锋芒毕露。我的房东是位台湾来的不大不小的太太，看样子四十多岁。她在前园、后园养了数不清我叫不出名字的花卉，或迎风怒放或含苞待放，全部和盘托出青春以及随时准备牺牲的架子。房东一周五天去照顾一位不知从哪里来的八十多岁的老老太婆。房东周末回家，跑进跑出著实地看顾她的花卉，平时中午她开车回来稍稍打理。我住在花儿朵朵，落叶缤纷之中。很多时候我无所事事，但不一定意味著我能胡思乱想。我不过为了对付时光，让时光流逝，在流逝中我会慢慢地平静。吸毒的嗜好来源于我那些画家朋友，当然我也摇摇欲试。我们在一起寻欢作乐，男男女女混沌一体。我的眼珠看见了许多美丽的景物，长时间不能消沉。房东身材短小，无儿无女，却满墙贴满小孩子的照片，她说是她这个姐姐那个哥哥的。她浇完花喜欢双手摊开，手臂朝天，有风的时候姿态就颇象文学家鲁迅的一张照片。

我注意到房东浇花时，尤其面对牡丹花，她腰部的几分抖擞，臀位则拉得很紧张。我一般站在离她三尺有余的地线上观摩。我谎称我对花也

有不少兴趣，并问每年冬春交替之际费城规模庞大的花会，她一定去过了？老太太听到费城两字，突然转身，“请你以后不要提这个城市。”我点头，我相信有一段隐蔽的感情藏在某个角落，女人的一生在感情深处难免会细腻地埋伏些线条，事过境迁之后结怨越深，因之注入了许多想象力包括苍茫岁月中的煞有介事。

我有时候想给房东画张像，随手所欲把色彩、线条抹到一张白布上。可是很久不握画笔，一张简单的素描恐怕都难以完成。

3：我得有所准备，我已经过了让命运打得措手不及的年龄了

窥视久了我的背上仿佛长出一只眼睛，通常走在街上会不自觉地回头，似有人在打量我。听说远古的人们在眉心确有第三只眼。窥视的日子越过越平淡，看房东浇花，看汽车里的人们奔驰而去。还有什么呢？我自己则是不看则已一看吓自己一跳。脸定是惨无人道地黄，头发却黑得离奇。目光锋利，四肢潮湿、混乱。然而四月的阳光冲进前园，阳光下的花朵非常地明亮，亮闪闪地，竟让轻风一吹，那种温柔、温暖扑面飘摇而来。我拿一张沙滩椅坐著，眼睛半睁半闭。我想平淡是我今日所追求，但我怀疑在平淡之下有一天异军突起，打破一切积蓄的平衡。我以往不祥的经历告诉我，事事都不甘寂寞。我得有所准备，我已经过了让命运打得措手不及的年龄了。

“亚民，你还没有吃吧，我们一起吃。”

自从般进来之后，这是房东第一次主动请吃，我觉得很奇怪，我是知道房东是很奇怪的女人。第一天来时，彼此打过招呼，我当然记得不打听女人的年龄以及婚否为绅士的教养。

她却主动地介绍说，她今年刚好四十九岁。第二天她又主动指出她是有丈夫的，丈夫在德洲。

好吧。我说，反正我今天还没吃晚饭。吃什么呢，我问她。

出去吃。她说她新发现了一家自助中餐，海鲜很好呵。

房东今天的气色前所未有地亮。我心里微微一笑，女人呵。对于象我这样在女人堆里摸爬滚打出来的男人；对于象我这样十四岁在火车上把童贞献给一位女兵的男人；对于象我这样镇定自诺陪著女人或少女或少妇进出工流产室的男人来说，我知道独居女人的约会意味著什么。

刚般进来的第二天，我把书架放好，在房间里闭目养神，很多不同类别的花香。花瓣开放的性事，我想到女人的私处，花香袭入。秀秀坐在我的前排，落寞、孤独而美丽。她太要强又太单纯了。她不堪班上的大部份女同学的孤立，独自转学到一个公社初中。胖子告诉我秀秀的爸爸不住在城里，她转学的向阳公社中学便是她爸所在的供销社。事情的起因我后来听大胖说那天秀秀去文化馆参加跳舞班，班上的女同学就起哄说她不要脸，自己就去了。秀秀涨红脸小声地说是音乐老师要她去的，那天刘老师家有客人，于是叫她一个人去。秀秀的解释在女学生持续的哄笑声中，显得力不胜任，秀秀说著说著泪水就在眼眶里打转。秀秀跑出了教室，几天不敢来上课。她走的那天静静地站过来，还我她借的一支削笔刀。

此时忽然听到极轻的脚步声，我猛然拉开门。四十九岁的女房东站在面前，她已经来不及躲开我的眼睛。我说，有事吗？她讪讪笑道，我来看你吸烟没有。

我没有吸烟。

可我怎么闻到烟味。

我那知道。

房东转身说，晚安。

我吸烟会到走廊里去的。我的丈夫在德洲。

这是哪给哪的话，女人真是没有逻辑，对此我坚信不疑。

4：我看著她们一惊一诧的皮肤，心情会比较形而上学了

刚般进来的第三天，我开车去 G 大帮一位法学教授整理清史的刑法部份。这是我来美的主要原因。我做的主要工作便为审核大清三百年的江山一共宣判了多少死刑。

顺治年间有一案件引起我的注意。四十九岁的王姓京城妇人，诱杀赶考的房客 三十岁的湘籍秀才张氏，事后消尸灭迹，埋葬在地坑内。三年过去了，张氏突发眼疾，在她完全失眠的当天自首。此案轰动京城在于王姓妇人告白他爱上了秀才，强行房事不成，脑羞成怒，在秀才熟睡之际行凶。张氏伏法前强烈要求和几乎化成灰的秀才合葬，并言明把她的头发缠绕秀才的骨骼。

帮教授整理好笔记，开车回屋，远远地闻著花香，在我查阅到的一些江湖大盗常带巨毒的香粉作案，来无踪去无影，暗香伤人，如同利剑。房东的黑色丰田-凯摸瑞停在前园。今夜，房东请吃晚餐。前天早晨，我打开窗，花香又扑来，很快、很浓。也就在这时我听到轻微的脚步声。我照例拉开门，房东又来不及转身站在我的面前。有什么事吗？

你昨天没有倒垃圾吧。

我倒了呀。

你看，这不是垃圾吗？

房东说完对著我轻笑，四十九岁的她显得苍老、瘦小但她目光湿润、有力。我再倒了一次垃圾，回头看见房东正在吃鸡蛋，她专心地剥蛋壳。我走进房间她突然大声叫，“你以后不要偷听我的电话。”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每次是你的电话我都放下听筒了。”

“我知道，你骗不了我。”

“反正我没有偷听你的电话，信不信由你了。”见鬼了，女人不是傻瓜就是疯子，我开始怀疑房东是精神病患者。

我听见班上的女同学追著秀秀叫，“神经病，神经病。”

秀秀拿著小板凳，那次是开批林批孔誓师大会。惊恐之下的秀秀，呆如木鸡，神经病的叫唤在我的头顶盘绕。我没有冲上去，给那几个无事生非欺侮秀秀的女生一耳光，我知道我的男同学们要大笑我帮女同学。我看著泪水在秀秀的眼眶里打滚。“张老师来了，张老师来了，二猫还不快坐下”我只试图转移同学的视线。多年以后，我是说我们已经长大成人，我们已经十八、九岁的时候我告诉秀秀，还记得吗，我事后报告了张老师，小红欺侮你。

秀秀说，哟，你告了老师。我记不得这事了。

秀秀无辜地微笑，还有张胖子把她的文具盒打垮在地，她还记得吗。童年中那些残忍的游戏刻痕在记忆中有时候如生铁锤之钝击。秀秀不是群体之中的小姑娘，直到她长到大姑娘也不是。我在人群中看著孤独的秀秀一意孤行。她结婚的时候据传达室的张老头说她打过电话来，那时我正在乡下等候一位大盗的归来。我错过了她的婚礼，我想结婚后她就会好了，至少有一个家了，也会有孩子，毕竟她会比我先做长辈。结婚后的秀秀仍然脸色清凉，长发，不经意地落寞地笑。她好象没有看见我，她的目光越过人们的视线。我看见了她们，看见她们的当晚我的房间总会出现一两位姑娘，她们神情欢愉，请我讲些侦查故事。那个碎尸案这个盗宝案，姑娘们充实好奇的眼睛，我一般会有条有理讲述来龙去脉大多时候我胡编乱造。

我看著她们一惊一诧的皮肤，心情会比较形而上学了。

5：房东又站在她花儿们面前，臀部一紧一缩的，小有波澜

自从电话事件后，我便自己申请了一个号码，不再和处于更年期的女房东共用。租这房时先和房东的嫂子交涉，她说这原是他公公的房子，现归他妹住。我想我才不管这是谁的房子，这房租比别处便宜一百块，离学校又近，并且和女士同屋总给平淡的生活一些新的想象。我流利地交出订金三佰，第一月租金四佰。女房东是奇怪，可谁又不奇怪呢？所谓的正常不过是社会概念。但房东发展到偷吃我的早餐，我刚买了二天的二磅牛奶，只留下一小杯了。当天买的一打鸡蛋第二天变成三个了。

“你为什么要偷吃我的鸡蛋。”我终于忍不住，冲房东说。

“我才没有呢，你才偷吃我的三明治。”房东正在浇花的手指著我。

我想起大胖的妈就是这样四十多岁时变得越来越不可理喻，乱发脾气，偷人东西，弄全单位的人都讨厌她，最后才有人提醒是不是神经有问题。全家人连哄带骗送到医院，结论是早期狂燥精神病。

从这次口角之后，我中午就不再回家，随便在街头的快餐店吃块皮沙，然后在东亚图书馆查资料或者看文革时期红卫兵的小报。房东一如既往中途回来烧花，花是她的命，幸而她还没发展到说我偷吃她的花，掐死她的花。从那天指控我偷吃她三明治后，我早睡早起，很少到客厅里去看电视，下午回屋关门带上耳机上网络玩，半夜三更出门倒一次垃圾，吸烟到走廊。我快成五好住户了。以致四十岁的女房东找我的碴的机会逐渐减少。偶尔早晨起床碰见，她会热情打个招呼，“早安。”我也回声音早安。有次她问我，“人们说，我根本不象四十九岁的女人。”

“当然，四十女人一枝花。成熟，性感。”对女人说好话总没错。

“那你看看我养的花性感不性感。”房东问道。

“全开了，当然性感了。”

提到花，房东的话题势必打开，我不想跟她罗嗦，托口说老板今天有急事我得先走了。

我可以想象房东又站在她的花儿们面前，臀部一紧一缩，小有波澜。

6：我记不得我是否摸过秀秀的手，但她的头发我确信摸过无疑

好象很长时间脑里没秀秀的影子了，她成为我青春期关于女人的全部梦想。客观地说，现在想起来她也不算太漂亮，归于好看之列，倾国倾城的女子是男人情感生活中的障碍。幸而秀秀不是，秀秀是可以接近的象皮肤摸上去温暖、光滑。我记不得我是否摸过秀秀的手，但她的头发我确信摸过无疑。上课的时候我座在她后排，伸手可触。

秀秀的丈夫我一直没有看见过，据说是外乡人。可能她谈变爱的那段时间正是我离家出走，跑到H市和一帮画家鬼混的时候。我们就这样错过了吗？我后悔没能好好和她谈谈，我那些时候心绪混乱又意气风发，无法安静下来和秀秀有一次深入的交谈。秀秀每次碰见我，沉着镇定，我看不出有异样的表情和心情。我便在心里给自己说，等等吧，急什么呢。我们还有时间，有一天她总归会是我的。让她确定以后再走向我吧，让她再自由自在地渡著她的少女时光吧，我默默地祝福她，也等待著她。

有时候看著房东会偶然联想到秀秀，四十九岁的秀秀会不会养花，反正肯定不会偷吃房客牛奶。然而我走在街上睁大眼睛盯人时，从不会回忆秀秀的面容。这不过只是习惯的问题。

白天在浩如烟海、剪不断理还乱的清史中挣扎。满清一个异域的马背上的民族，杀于关内，并打入新疆，把中国的领土扩大了一圈，可三百年江山，说倒也就倒了。汉人的怒吼排山倒海，武昌城催命的枪声，皇帝年小无知，裕隆皇后却颇为大方地下诏宣布退位。这是【四库全书】，【红楼梦】，【康熙字典】的年代，于是清史的电影，电视连续剧层出不穷，中心围绕一个或几个女人。孝庄皇太后，慈禧，珍妃。女人如蚕丝般的计谋，女人的美丽激情，在深宫里以纤纤玉手轻挑历史。

捉奸捉双，可把两男女的头砍下来，无罪，大清律法某某条。时常我便恍惚起来，以为我找到了一些线索，只要有了女人，日后的历史便有好戏看了，至少拍起电影来不容愁戏剧性。

5：我来美国还没到处走走，在美国坐火车一定别有意思

我进屋后，房东并没有在家。花朵们开得更艳丽了，清水粘在叶片上，天真无邪。时间已到六点。我决定独自赴约。没想到房东和一壮年男子已经坐在名叫“五粮液”的餐厅中央。

“你好。”壮年男子起身相迎，“我是她的哥哥。”

我伸出手笑道，“我是你们的房客。”

房东的哥哥热情地说，知道我是四川人特意挑了这家正中川菜馆，全是直接从四川请来的一级厨师。我说我早知道这家，一直没来过。女房东则很和气与昨天判若两人，说，我怎么对她爱理不理的，问住在这里有什么不方便，不喜欢，说出来，看看我们能不能帮你的忙。

你不要说我偷吃你的东西就好了。我笑道。

我说过吗？有这种事吗？

她哥哥在一旁解释，说她妹妹确实精神受过刺激，丈夫跑到外面去了，情绪极不稳定，家里的人都让著她，你也看到了，她不记得她说过的话，你就不要往心里去了。你没有打算换房吧，继续住在这里吧。我妹妹情绪好时，

人是很好的人，今天就是她提出请你吃饭，说你一个人常吃方便面。我妹妹去照顾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婆是不收钱的，她是做义工，她还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呢。

我吃著家乡的回锅肉，急忙说误会了，我的脾气也不好，多有得罪。

最后房东的哥哥交给我一张火车月票，说我这个月去什么地方都可以，本是买给他自己用的，因公司有要事，一时走不开，而不用就作废了。我说好呀，我反正来美国还没到处走走，在美国坐火车一定别有意思。皆大欢喜。

6：我分明看见一个无胸脯的女人在广告板上展览乳罩

火车很多人，因为人多就上了。车开的不快，我确定是慢车，不放过每个小站，上下的游客人数相对平均，所以车上仍然饱满。他们手持【纽约时报】，我相信是【纽约时报】星期日版，厚厚的一大迭。他们从长相上看不出年纪的区别。差不多的领带，衬衫。

坐在我前面的那位一直在涂指甲，很认真很职业。上车之前，我曾去找过几家曼哈顿中国人开的指甲店，她们竟一口同声说不要男性。我笑她们没有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基本常识，来修指甲的少女少妇老妈老妇看到一位青年男子捧著她们的玉手不是更幸福更有刺激力吗？我知道指甲店已成为女白领阶层最舒服的修闲活动，男人们则到下城的那些吹吹唱唱还讲笑话的酒吧。

外面的景物时亮时黑但我分明看见一个无胸脯的女人在广告板上展览乳罩。我其实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拿了房东的票，我向教授请了一周的假。上车之前我在四十二街时报广场，巨大的索尼大彩电不翼而飞，夜境气魄便逊色多了。我看十号门的人多，就上了。美国的火车人比中国差别太显眼，总不缺坐位。坐著当然比站著舒服了，而躺著又比坐著舒服这也是不言而喻的了。

从重庆到北京的特快火车上挤满了北上打工的民工，行李架上也挂著人，当我披荆斩棘抵达厕所，门却打不开，里面有四个壮年人其中一位还抱著哭啼不已的婴孩，“孩子口渴，带得的水喝完了。”我只好把我身上仅存易拉罐交给孩子的父亲。他们四位北上打工的农民才使命地挤出，门还不能关紧。我要出国，出国，即使只为了在火车上能自由地方便一次。

当我跌跌撞撞返回车厢，坐位已被一位年青女子占领了。

来美国 C 大仿佛如有神助，高教授到我们大学访问，我交给他的我博士论文“通奸在大清律中”。高教授问有没有意愿到美国作一年的访问学者。我说当然好。如果哥伦布没有发现美洲或者亚洲人最先移民到北美，不知是否还会有今日汹涌的出国潮。我上车之前立于四十二街大中央站，早期许多好莱坞电影就常拍这景象，从高处往下拍仿佛大家围著一个圆弧在快速转移，男人居多很体面手持公文包象无头的蝇。

现在是七点三十分，我看了看表，昨天这时候我在和一位从上海来的按摩女谈心。她竟不会浪笑、调情，纯古典气派，如同老实安份的秘书，唯有她的樱桃嘴，细腰，象日本平安时代的仕女图。她说她力气不够，客人不愿找她。我长时间地注视她，听她倾述，做她们这行的，来的男子骨子里都看不起她们，以为出了点钱就随便可以怎么地。我交给她一百元，说，去吃一餐吧。秀秀也是没有力气的，记得学农时她昏倒在麦地里，她的小指姆划破一道深深的口子，前面是望不到头的麦田，赤烈的太阳下秀秀脸非常苍白、无助。我挥舞著链刀帮她铲除麦子。

“去把伤口包好，大胖那有红药水。”

秀秀的忍住眼泪说不要紧，血一会就凝固了。

今天这么多奇怪的人，有几位特别漂亮，大厅亮晶晶的，难道又在拍电影，或许是我的一个梦境的翻版。我现在经常做怪梦，很多时候从梦中吓醒，好象从二维生活到三维空间了。人不再是平面的人，都具备了高度。我看到死去的人也能知晓将来要死的人是谁，我通眼。

我位著我妈手说，你不要生我但我知道你终于还是生下了我。我控制不住，吓得脸都白了，我便不停地放屁还很响亮。

生我紧要关头我的老爸还是没有出现。后来明白爸是漂亮的男人，我很快就原谅他不在我出生的现场。我妈说生我很难，生完了才吃了两个鸡蛋还是接生员从自个家拿出。长到六七岁我才有我爸形象的记忆，他很少回家。我不明白为什么，每次他又要走，我总是莫名地难受，人空空的。确实是拍电影，我认出指挥者是艺坛长青树芭芭拉。一排的男人在走动，另一排的女人原地不动。小孩子跑来跑去没有规律。我挤进他们的队伍，我的手臂舞著，我口渴。他们没有赶我走的意思。相反芭芭拉发现我这个陌生人，要我说话。我说什么呢？没关系，反正我听不懂，这样最好，你要一直不停地对，她指指一位戴红头巾的女子，你跟她说话，千万不要停止。我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你走了进来，你说著我听不懂的语言，我们付你钱，演完后给。多少？一百，行吗？芭芭拉温柔地叫唤重新再来，重新再来。我床下的按摩女也在叫唤重新再来，重新再来，不过她较急迫。

胖子列车员把车票收回，拿出一纸牌插到我坐位的缝子里，这样就证明我买了票。我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列车好象已经开了许多时候了，每到一站我都伸长脖子看钟，竟没有一个钟这是很少见的事实。没有钟的存在使我越来越恐惧了，我到哪里去呢这不重要，我要明白时间。我问列车员胖子，这车去哪。“NEWHAVEN”。我一时没听清，请他再说一遍，他说了“NEWHAVEN”。我几近笑逐颜开，新天堂，有趣的名字。

7：我发现女房东的头脑还是有她清醒之处

女房东在我走的那天晚上，轻轻地站在我门口，我出去倒拉吸，她把整个脸涂成红色，又穿一身的红衣，还笑著。我想房东又犯病了。忙说晚安。房东笑著问，你不去费城看樱花吗？我说樱花不是在华盛顿吗？

樱花就在费城开，你老外了。房东斩钉截铁地发誓。

好，好，樱花在费城。我去费城。

我也想去费城，我们同路好吗？女房东温柔地说。

看著房东的眼睛变得迷恋起来，我情急生智说我忘了告诉她，我有了女朋友，女朋友陪我，明年我再陪她看樱花。

明年，不知我还在不在，人有时候说死就死了，没准的。

我发现女房东的头脑还是有她清醒之处。我倒完垃圾回屋房东的灯已熄了，我猜她一定在黑夜里守著墙壁倾听我这面的动静。这个学期完了我真该搬家了，还是回到城里去住，晚上便去酒吧喝酒、听歌。现在和一位四十九岁的神经质女房东共屋，说不定那天我会被她传染，慢慢地养一屋的花，硬要说樱花开在费城而不是华盛顿。这不是没有可能成客观的事实，尤其对我这样本来吃过毒还绘过画也还算年轻的单身男子。

我立即联想到了那些吃毒的日子。许多颜色、人影、成一团一团，我还看见虫子，我吃进去的蝇头在我的肚子里游来游去，秀秀已经远走，早看

不见了。

我所遗忘的肯定比记忆中的要多的多。

秀秀的牙整齐，洁白，当她笑起来更为突出。可秀秀不是笑口常开的女人，我希望秀秀是。如果此刻秀秀坐在我身旁和我一起说笑一起到华盛顿看樱花就好了，我顿觉口腔发酸，我咬咬牙，准确地说是咬牙切齿。但我坚决地想如果秀秀在就好了。在我出生以后的世界找一位心爱的女人真太不容易了，万水千山，多少光阴。我被生下来从逻辑上说便有一位情侣为我而生，也可以说我为她而生。命中注定我们可能失之交臂可能我们相逢之时还不认识彼此有前世之缘。或许秀秀早到了美国，她那么美那么聪明主要是她有一意孤行的先例。

8：她会秀秀，我怎么会认不出秀秀？

到了“HEWHAVEN”后，我再转车到费城然后再转车至华盛顿 DC。那修指甲的女子继续修个没完没了。我说很漂亮了，你的手。我赞美女人住住不自觉地出口成章，“是吗，还没有最后做完。”她没抬头。

我曾听人告诉过，看女人爱不爱家，看她的指甲就行了。

我也曾听说过，看男人爱不爱家，看他是不是厚嘴皮。

修指甲的女子仍然没有抬头。我便侧身看窗外变幻不停的高耸立的广告牌。

火车突然猛烈地停下，修指甲的女人顺惯性一仰头，“亚民，是你，真是的，怎么会是你呢？”她惊喜莫名地嚷。

一张陌生而美丽的脸，象我平时看习惯的那些不再风华正茂但风韵犹存的青年妇女。

“对不起，小姐”我的口齿极为清楚，“我想不起你是谁了，你以前见过我？”

你认不出我来，要么就是我认错人了。

可我确实叫亚民，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我急急地说。

我叫秀秀，我在北一中。我们是同班同学。你这下清楚了吧。

她会秀秀，我怎么会认不出秀秀，这不是在开玩笑吗？难道我脑子出问题了，可怕到了我已经认不出秀秀，这可能性究竟有多大，我为何会失去关于她面容的记忆，而对我们小学班主任的名字还记忆犹新。我是不是只记得名字、事件而全部丧失对面孔的记忆？可能吗，我吸毒太多还是我想她太多导致抹杀了本来面目。

火车又继续开动，列车员走到车厢解释，因发动机出故障，请大家原谅。后来怎么样了呢？我拚命地想认出她究竟是不是秀秀，我迅速在想到秀秀的左小指有那次割麦留下的小伤疤。这位自称秀秀而我不认识的女子左手手指也有一小伤疤，尽管涂了指甲油不是太明显。难道她真是秀秀，而我已经认不得了象所有街上陌生而美丽的女子，我们擦肩而过不过如此。我害怕，我再以不敢看她。

“亚民，你认不出我来了，亚民，我要下车了。再见吧。”我全身透气，风哗啦啦地吹破我的身体，面无人色，我又开始放屁很响亮一个接一个。

9：满天的春阳，满眼樱花。樱花如剑。关于花的记忆。战败的日本国往战胜国送樱花。

10：我揉揉眼睛，要来的终于来了

从华盛顿的樱花树下回屋，远远地看著许多警察，警车上的红绿灯一

闪一闪。“你是这儿的房客，王先生吧。”警察靠近我问。我说是的，“出什么事了吗？”

“张太太涉嫌纵火并杀死他丈夫，希望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警方能得到你的合作。”

“我会的。”我不加思索地问答。我揉揉眼睛，要来的终于来了，从认不出秀秀那时起我还有什么可回避什么可拒绝的？我整个身体轻松有力，如释重负。

我曾听同事小张告诉我，他已经接到三次要他去做陪审员的通知。小张借口英文不好推辞。后来他又接到第二次要他去做陪审员通知，他笑道，他已经不再纽约了，怎么还在找他。他回信解释了情况。“不在纽约，请出示一待从你所在地写出的信以及报税资料。”

我倒是愿意做陪审员听检察官和律师舌战，然后作出有罪无罪的决定。

女房东的哥哥当晚就来找我，说这次他妹妹的案子我一定要凭良心。“只有你能有效地证明我妹妹有精神病，你就把你们相处时的情况说出来就行了。”他哥哥声称他们已请到一位好律师，作无罪辩护，精神不正常，不对自身行为负责。他妹妹是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才放火烧了房子，不幸把在屋睡觉的丈夫烧死。现在他妹妹根本不记得有这件事了，她不停地哭，说想她的那些花，还没跟花浇水呢。

我说好吧，我会去法庭作证，她是很奇怪，精神不稳，说话颠三倒四。

11：与其说是她误杀了她丈夫不如说是花

女房东在法庭上楚楚可怜，不断地低吟，我要回去浇花，花口渴了。

律师以充满同情深情地语调说，看吧，坐在这儿受审地是一位爱花如命，几年来一直坚持到教会做义工，帮助老人的妇女，只是因一时精神受到刺激，放火烧了房子。与其说是她误杀了她丈夫不如说是花。根据医院的报告，我的当事人长期以来对花粉过敏，当鲜花盛开时，她的精神就极不稳定。但是她还是爱花。她以为她是再给花浇水，那知她浇得是汽油，事发当天太阳很大，一根火柴刚好被她的化妆镜借著太阳的光点燃了。是花引发精神病，她对花极为过敏，有的人是伤风感冒，而她是错把汽油当成矿泉水了。

火一烧起来，我的当事完全吓坏了，她已经失掉了关于那天的所有记忆。陪审员们你们忍心看到这位失去丈夫、失去家园、失去她最心爱的花的女人再失去自由吗？现在我请求我的证人，我当事人的房客谈谈他与我的当事人相处时的情况。她是不是有精神不稳的习性。

我瞟一眼律师，再看看女房东，又扫了几眼公诉人，老老实实把我与女房东相处的情况大概地陈述一番。我的结论是她的神经确实不正常，因为我都自认不正常。公诉人愤怒地盯视我。公诉人在我结束证言后大声批驳，这套精神病的说词全是无稽之谈，全是谎言，如果一位杀人凶手以精神病为由逍遥法外是对所有善良人的犯罪，是对法律的亵渎。这位杀人凶手有杀人动机，杀人时间，她又在杀人现场。丈夫离家出走多年，长期与其夫感情不和，而其夫新近买了巨额保险。花是她的掩饰，如果她直接把丈夫杀了，精神病的成立很难找到证据，那用什么火柴引发大火强词夺理，有火柴在现场那就说明是太阳引了的大火而不是这位刘姓妇女亲手的杰作吗？

这是早就设计好的，一个长期预谋好了的一级谋杀。为了杀死丈夫，先是低价把房子租于一男子，装得疯疯颠颠，为以后杀人打下精神病的伏笔，然后送免费票给房客让其离开，如此机关算尽。我手里有一次她打往费城受

害者的电话记录。这位被告席上的妇女把丈夫引诱到回家说是同意离婚或者说有紧急事相谈，具体内容如何我们除了她说出真话我们不得而知了，死者已死。她把丈夫骗回来后则把门反锁，放火烧房。然后当然装成什么都不记得，精神受到极刺激。这就是全案真实的过程。

长达三个月的出庭，检辨双方你来我往。女房东的哥哥再三感谢我说我的证词对他妹妹非常有利，陪审员们很看重证人的说法。我说不客气，不客气。其实我自己也开始怀疑女房东是不是确有精神病，公诉人所言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我在心里还是自我暗示坚信房东确有精神病，否则我如何面对我的证词。

12：去酒吧，我单身的时候每天都去酒吧的，找人聊天调情

自从女房东把房子烧后，我便搬到城里去了。工作也忙起来，加之走到街上恍惚经常看见那天在火车上自称是秀秀的女子，搞得整天神经兮兮。秀秀呵。以至教授都问我是不是工作太紧张了，那件杀人案给我心里造成压力，要不要看看心理医生，他认识一亚裔心理医生，在这方面很有经验。我谢过教授笑说有这份闲钱，还不如去看脱衣舞。

“对不起，我是说你该找一位伴侣了。”教授认真地说。

“正找著呢。”

“去酒吧，我单身的时候每天都去酒吧的，找人聊天、调情。”

“好吧，我会试试的。”

我倒不一定真想去美国人的酒吧，我已经不太年轻了。看著那些活泼的年轻人，老了的感觉犹为深刻甚至生出已婚的感觉。闲闲地坐在阳光下，或叭在草地上，有没有花香倒无所谓，然后，蓦然回首，我希望我所希望的，她在灯火阑珊处，如歌如梦，遥远，可望而不可及，我都将悲喜交集、感恩不已。可是我已认不出秀秀了。

女房东的哥哥打来电话说明天是最后一天了，法庭调查结束，由陪审团作出有罪无罪的结论，请我务必到场。我说好吧，反正教授给了我一星期的假说也可以此案写一报告，诸如精神病在法律上的问题诺干。

陪审团经过一个下午的讨论。裁定房东无罪。法庭最后宣判：九六年七月，涉嫌纵火杀死其夫，因其精神病成立，无罪释放。

14：他死的那天花真香呀

“他死的那天花真香呀。”

今天早晨进法院前他哥哥说如果打赢了这官司，他们准备把房子卖了，保险公司会陪一部份钱。他妹妹的丈夫生前买了一大笔人寿保险，女房东以未忘人的身份继承。下半辈子可生活无虑。我说那就好了。

“他死的那天的花开得真好呀。”女房东迷恋般地说。

“你不是说你完全不记得所发生的事了吗？”我猛醒般地问。

“算你说对了，可我自由了。”

马兰九七年四月二十六号纽海汶。COPYRIGHT

